

鐵霍諾夫著

茅盾譯



爭

戰

文化生活叢刊

VIII

爭 戰

N. S. TIKHONOV

譯 盾 茅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種 八 第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版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八 種

巴 金 主 編

刊 行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 海 昆 明 路 德 安 里 十 二 號

印 刷 者

三 一 印 刷 公 司

上 海 昆 明 路 七 九 七 號

特 約 經 售 處

開 明 書 店

上 海 福 州 路

四 川 特 約 經 售 處

成 都 開 明 書 店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戰 爭

鐵 雷 諾 夫 著

茅 盾 譯

精 裝 實 價 四 角 六 分

目錄

第一章	前進.....	一
第二章	密談.....	一五
第三章	「焚」.....	二七
第四章	毒氣彈.....	三九
第五章	甘痕賽.....	四九
第六章	快車.....	五七
第七章	急救手術.....	六九
第八章	吸煙室.....	七七
第九章	黑點.....	八五
第十章	庫房.....	九五

第十一章	小不幸	一〇三
第十二章	大不幸	一〇七
第十三章	顯勒克福司乾乾燥燥出來了	一一三
第十四章	「好像是這麼的」	一二一
第十五章	勝利者們	一二五
第十六章	火腿	一二九
第十七章	約翰·科別歇	一四一
第十八章	發拜爾教授聳聳肩	一五九
第十九章	美妙的夢想	一六五
第二十章	「今天我們幹些什麼事」	一七五
鐵霍洛夫自傳		一
譯後記		1

第一章 前進

「前進！前進！豬獾！懶骨頭，快快！」

小兵們立刻從地上起來，彎着腰跑着，跑進了一叢矮樹，立刻又伏在地上了。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命令不得不立刻服從。這麼着他們就伏在那裏。這叫做「攻擊前進」呵。

中尉魯濱賴歇忒·顯勒克福司——他的朋友們叫他爲魯特的，跪在火線後面。他渾身是那種天生成的——然而還沒有經過試驗的勇往直前的軍人氣魄。只有打仗，魯特·顯勒克福司絕不馬虎。除此以外，他老實是一個營混子，一個中尉，閒常賭賭錢，欠債，不量力亂化一通，借了人家的汽車就吹法螺說是自己的，並且編造出他的馬棚的故事，實際上他從來沒有馬棚什麼的。要是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他的兵被他鞭打到不
得不進醫院，那也不過因爲他的脾氣躁急一點，不算怎麼一回事。

「在大家庭裏頭，」他會理直氣壯地說，「有時候孩兒們要受爹娘的嚴厲管教的；作頭打徒弟，爲的是要打得他們不糊塗；丈夫打老婆也無非是要老婆歸正路。」

世界上一切都有理的，特別是在今天那樣一個熱的夏天演習野戰。

今天他覺得樣樣東西都是好的：火熱的太陽，好的；他的兵躲在那裏的一叢矮樹，兵們鋼盔上綠的保護色，天空，全是好的；吉列察吉列察開槍的聲音，理論上的大炮的吼聲，遠遠地平線邊跑着馬的傳令兵，嗒——嗒的口笛，假設的機關槍聲：達拉達拉達達達，一切演習時的活靈活現的雜亂，沒有一樣不是好的；——不過，演習總是演習，不是打仗。魯特·顯勒克福司中尉崇拜打仗，然而他從沒打過仗。

「藍軍的要塞支持不下了……看呀，那邊，魯特！」一個同僚高聲喊着，揮動他手裏的軍用望遠鏡。

軍隊和紀律是要緊的。農村種出來給軍隊吃，廠裏做出來給軍隊穿，兵工廠供給武器和彈藥。新式的掘戰壕的鐵鏟萬歲！他軍服上的新式的沒有閃光的肩章萬歲！最新的

新奇品——倒鈞鐵線萬歲！

中尉魯特·顯勒克福司一跳跳了起來：

「前進！前進！」

小兵們撒腿就跑，忘記了預定的規程了。他們跑的太顯露了。

「孚拉迭克！魯特幾乎一怒成瘋——」低下頭去，你的鎗再低一點！斯羅文種的蠢鵝呀是彎腰潛進呀！孚拉迭克，咱老子叫的是你！」

要那麼彎着腰跑跑停停又跑跑，延長到好幾個鐘頭之久，委實是累人的，然而挨到這個時候無論如何得把那座要塞攻下來了。從那決定的震耳的大炮聲和那摹擬的達拉達拉的機關槍聲，從那些兵士們（中尉魯特·顯勒克福司以及別的尉官跟在後邊）爬過草地將陣線逼緊，——這種種判斷起來，那要塞已經被包圍。

陣線裏時時發生歎息樣的呼聲。突然間，在他們右方，他們這一早晨來辛苦的目標聳現在眼前了；這是那「要塞」的灰色的牆圈，牆頭的雉堞和槍眼。而且在這叫人一看

便覺得極像舞台佈景的灰色的假要塞上邊，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敵人已經用完了所有的軍火。

於是魯特等不及徵求任何人的同意就喊出了最後的命令：

「衝鋒！肉搏！」

他眼前有一個戰場在那裏跳呢，那是像麥茲 (Metz) 戰役或是色丹 (Sedan) 大勝那時的戰場呢。這也怪不得他：從早上起，他還沒吃過東西。一個人肚子餓的時候他的幻想會作怪地清楚的。

他的部下就要攻進這座灰色的要塞。少校霍爾司忒大人就要謝他的勤勞服務，要塞的司令官就要走出來迎接他，並且獻上佩刀呢。

那是值得吹一吹的，魯特！人們要當做怎樣的美談呢！一個紀念中尉魯特·顯勒克福司正這樣幻想到得意的時候，他部下的日耳曼大兵已經衝到那沒有水的護城河，跳了下去，可是，喫驚地一下裏站住。

要塞牆頭沒有投降的白旗却是救火隊。進攻軍你看我我看你，瘡頭瘡腦的好好一個攻勢弄糟了。這是開玩笑呢，還是作戰呢？幹麼這裏要用救火隊——這些赤臉大眼睛北方佬的救火員，好像嘲笑人家似的大眼睛。可是不，嘲笑沒有來。他們手裏拿着水龍頭，都對準了魯特的得勝的兵士。

「這算什麼呢？」魯特怒極了咆哮着。「這都是幹麼的？」

要塞內發了命令，那些水龍頭立即凶猛地射出了泥水。泥水射在鋼盔上，臉上，肩上，以及胸肺。兵士們丟了來復槍，亂作一堆，跌倒的也有，像馬兒似的噴着氣，逃出了護城溝。是的，他們逃走，渾身水淋淋，而且垂頭喪氣，泥水射擊他們的身背。

這是演習規程裏從來沒有的，這會在陸軍俱樂部——從萊因 (Rhine) 到維斯士拉 (Vistula) 每一個陸軍俱樂部裏當作笑話講上幾十年呢。魯特自己也是從頭到腳濕淋淋。早上那種威武的軍容一點兒也不剩。

「那一個豬獐想出來用救火隊的？」

「就算是要塞司令官發了瘋，這個責任也要他負的！」

「公證人呢？他躲到那裏去？」

要塞上明晃晃地全是救火員的銅盔，好像是真的火燒場呢。水龍頭撒野地噴射。進攻軍完全被拒退了。簡直沒有一個兵敢走近那堡壘。他們在離開要塞略遠的地點集合成一堆，喘着氣詛罵，朝天放空槍，措着面孔，擰一擰袴子上的水。魯特幾乎要哭出來。泥水從他那硬領裏流下去。他的軍服也糟塌掉了，那新式的沒有閃光的肩章完全潰軟了。他那樣子極像是從浮橋上掉落河裏然後用鈎子鈎住了一條腿拖了上來的。他說不出話來——他只能在他那水淋淋的可憐相的兵士中間走來走去。

少校霍爾司忒大人從那邊穿過那一叢矮樹騎馬來了。公證員和少校在一起。他的公證員的袖章就表明他差不多是局外人似的，他的地位是特殊的。他是不會受傷也不會死的。一個公證員既不會被殺也不會被俘。他每走一步就帶些禍患給那邊待命的水淋的軍隊。傳令兵牽着公證員的馬——一匹栗色的獵馬，額頭有一塊白星兒。

「報告大人……」魯特只這幾個字就說不出來了，他準備立刻被捕，他知道他穿了那身濕淋淋的軍服在軍隊中就是大不敬。這是破天荒的事，自有御駕檢閱以來德意志陸軍裏發生這樣的笑柄這還是第一次。

「退下！」

要塞的門開了。一個精壯結實的人，紫臉，鼓起的腮巴，彎到像老鷹嘴的鼻子，走了出來，他的將佐們跟在他後邊。公證員對他歡呼，一點也不打算掩藏他那會傷害了別人的對於要塞司令官的滿意：

「妙極的防守，呀！想不出再好的來了！謝謝。閣下做了一樁偉大的發見了！」

廣集在後面的，是水淋的兵士和軍官。那邊，是救火員的銅盔排成一行在要塞司令官背後。有人輕聲說話。這位要塞司令官早就有個綽號，「薩克森的小丑」。幹麼叫他「薩克森的小丑」呢，沒有人知道，可是個個人都喜歡這個綽號。

要塞司令官的紫臉漲紅了，只有他那對興奮地睜得大大的眼睛釘住了公證員的

面孔看着。也許他又在計算什麼別樣的鬼把戲罷——野戰演習規程所不許的鬼把戲。

少校霍爾司忒大人正想說話。可是沒有他開口的機會，因為有一個字低聲地在隊伍中傳開來，而這個字立刻使得隊伍像觸了電。那些濕淋淋的兵士站在那裏僵了似的，那班濕淋淋的軍官變成了木偶了。公證員立刻雙手垂直，緊貼在兩邊的屁股邊，他的馬立刻不再用蹄頓着地面。要塞也屏息。救火員的銅盔也不再搖動着反射出閃光來。

「凱撤！敬——禮！凱撤！」

穿一套稱身的銀灰色軍服的人，威風凜凜地正在走來。他的眼光是威重的，一閃也不閃。一張青銅色的臉，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尖頭上翹的怒氣沖沖似的老虎鬚，額骨是高的。在這叮叮地響着馬刺走近來的怪物的面前，一切都會僵凍了似的，一切都失掉了牠自己，卑屈地退後。這怪物，他是什麼都仔細計算過的：他的走路的姿勢，他的生活，以及他的德意志帝國。他也要仔細計算他的命運的，可是，每逢他將臂膊一揮的時候，他那對眼睛就會閃了一閃，而這是一個不好的兆頭。每次他那對眼睛閃一閃總是爲的有特殊

的疑難。最近一次疑難的名兒叫做亞加提爾 (Asadin) 爲了這小小的亞非利加的地名，他能夠動員了他的軍隊，然而他的眼睛不能不閃一閃。

他不是個未卜先知者，雖然在他追逐命運的當兒他插身於東方了。那也對的，他的命運在東方。命運在東方，地點，日期，全有在那邊。這命運就叫做「薩拉也復」(Sarajevo) 也叫做——「大公爵」。但在這時候，那大公爵却在易士爾 (Ischl) 自尋消遣，而且他的頭上受了一點點兒涼，只這麼一點點。

現在，這位銀灰色軍服的人筆直朝魯潑賴歇忒·顯勒克福司中尉走去，不左不右一直走去。他實在是筆直朝軍隊走，因爲在一切的怪事中他最喜歡一種把戲：這就是軍隊。這是最寵愛的把戲，而且一切都不過爲了這把戲而存在的。如果奪去了他這把戲——這閃閃放光的，步伐整齊的，白袴子青綠制服的東西，有怒吼的大炮，噴着氣的馬，而且排成箭一般直的行列的東西，那麼他的生活還有什麼意思？

是銀灰色軍服，長統馬靴和小小一根棒兒，——他不在乎一把刀，他管不到他的右

手，他這右手是僵廢的死手。銀灰色的軍服，還有長統馬靴和頭盔，就頂配他的胃口了。這些，也有另外一個名兒：戰爭。難道不是爲了「戰爭」他這正要預備這一切的活動玩具麼？可不是有朝一日他的參謀部的紅鉛筆像電擊似的在法蘭西，比利時，波蘭和英吉利的地圖上劃了一道線，他這些長期準備着的活動玩具就要依照命令出動麼？

中尉魯特·顯勒克福司今兒在圍繞那該詛咒的「要塞」四周的草地上和矮樹叢裏爬過鑽過，難道不是爲了「他」麼？救火隊幫着守軍拚命射水，難道不是爲了「他」麼？要塞司令官的異想天開，難道不是爲了「他」麼？

現在，這個「他」——凱撒，帶着他的全副執事走得更近了。金鑲邊制服的是驃騎兵，黑漆返光的是烏蘭（Ulan）式的「削科」（Shako）軍帽，炮隊是一式黑衣，帥旂則五彩，昂藏的御前武官長，綠軍服的步隊，無數的長劍短刀以及無數的奇形怪狀的馬刺，伴着「他」前前後後。

要塞司令官的臉色轉青了，好像遭了雷擊。簡直是青到指尖頭。

凱撒的眼光瞥過了那些水濕的頭盔和制服。他站住了，嘉許那位要塞司令官的緊張的臉上發青，他是嘉許着這架軍事機器的「誠惶誠恐」呢。

「司令官」像喇叭似的他喊了一聲，他那青銅色的臉孔變得更加冷酷無情。

「噠！陛下！臣——上尉奧都·豐·斯塔爾克參見。」

要塞司令官立正着回答。

「倒好像你用過魔法在這兒下了一場雨？」

噯，不成呢，現在中尉魯特無論如何不能和那要塞司令官換一個地位。可是這該死的軍服一次漬了水，吸足了水，就是一輩子那麼冷冰冰的。魯特渾身微微抖了一抖。

「陛下——」斯塔爾克上尉喊着，他害怕得甚至忘記了他的口吃，而且他的額上的皮膚儘管打縲。「在帝國陸軍後備隊當一名軍官，我的責任是常常想法要改良作戰的技術。我負了防守這要塞的重任，既然我們的軍火都用完，而且一切防守的方法都用盡的時候，我不得不採用任何方法只要能夠把多過我們數倍的敵人拒退。至於講到

野戰演習的老規矩呢……」

說到這裏，上尉斯塔爾克氣急到說不下去了。凱撒用他的小棒兒敲着他那烏黑晶亮的長靴子。這就是他的許多姿勢中的一個，而且人人都知道這是表示着不高興的姿勢。

「哦！那麼，講到野戰演習的老規矩的話，你就給他們一個冷水浴了。你是個不好的心理學家……」

要塞司令官回過一口氣來了。現在他簡直是大叫了，爲的他忠心過分，也爲的他興奮過度：

「講到野戰演習的老例，我下的命令是要將燒着的火油注射那進攻的軍隊。」

立時寂靜無聲，而在此寂靜中，那水龍頭的偶然事件擴張爲不止是偶然事件了，但仍舊有回復爲偶然事件的可能。現在一切都要看那小棒兒的位置而決定。小棒兒是舉起來了，可是並不敲着那長統靴子。這小棒兒在半空中停住，因爲擊這棒兒的手彎了過

去放在屁股邊了。這一個姿勢表示着高興。

「那是可能的麼？」凱撒問了。「用燒着的火油打敗進攻的敵軍是辦得到的麼？」這一樁「奇談」暫時中止。但驚異是留在那裏。留下的不過是按照軍事附屬技術的一切規則說起來直所謂痴人說夢而已。但是沒有人知道怎樣回凱撒的話。「削科」和軍盔攢在一處低聲商議。而這「奇談」又一次以全力升了起來，但這一次，就連凱撒的神氣也有點優些。

於是，凱撒朝那要塞司令官眼對眼看了一眼，哼着一句「辛苦你了」就像是裝在鉸鏈上似的轉過身去向着他的侍從武官們，甚至於他們要交換一個眼色都來不及。

「現在，我們來分析這次的演習罷，各位。」

折疊椅子和露營用的小桌子和大桌子，牠們的腿兒都咕吱咕吱響着。從文件皮包裏和行軍箱子裏抽出地圖來，霍霍地做結論的莊嚴的時間到了。

上尉斯塔爾克揩着前額，摸平那上面的縐紋，渾身發抖就像一架摩托腳踏車剛剛

開動。一個很高很壯健的軍官挽住了斯塔爾克的臂膊，把一張薄嘴唇的剃得光光的亞鉛色的嘴巴湊在斯塔爾克的耳朵邊，清清楚楚說道：

「你把你那個提議，快快的完完全全寫在紙上，交給我。明白麼？上尉。」

第二章 密談

坐在高背靠手椅子裏的高個子軍官的面容好像是亞鉛製的。倘使一位觀察家要想在這張臉上找出些人類的表情來，那大概不會成功。可是這樣一張沒有熱情的面孔剛剛合着上尉斯塔爾克的愿心。他要想說出來的那件事最需要的就是最冷靜的注意。

「蒙大人賞光了。我準備逐一說明。大人能夠抽出多少時間來聽我的說話呢？」那位將軍就釘住了斯塔爾克看了一會兒，似乎先要估量好了他的身體有多少重，然後由此可以測定他的故事有多少價值。

於是將軍就說出一番話來，這番話在斯塔爾克聽來是一種超人的聲浪，而且就在斯塔爾克眼前引起了一個戰場的幻象。是一個排滿了軍隊，馬匹和大炮的戰場。他的脚

好像生根在地板上了，一種肅然的冷感流過他的背脊骨。他攔下了雪茄，一動不動地靜聽那將軍的說話。

「第一，我要曉得你從什麼觀察引到這個意料外的結論。把你的思想經過詳細告訴我，不要脫略，不要遺漏。像這樣一件可以作為新奇的戰術的物事，牠本身就是個嚴格的祕密，應得讓我們完全曉得，却不讓另外任何人知道。現在國際的情勢緊張到萬分了。我老實告訴你，也許是今年春天的事罷，也許是夏天——總而言之，就請你說給我聽罷。」

斯塔爾克等到將軍仰臉靠在椅背上，這才站了起來。將軍略擺着手，示意他可以坐了。於是斯塔爾克再坐下。他是常常對人講着講不完的火的故事的，這使他在私人朋友中間以及正式會議席上都很出名，但是目前這故事却跟以前的不同。未來希望的海橫在他面前，洶湧的波浪已經打到他脚上了。那不知何日的揚眉吐氣的泡沫已經濺及他的膝蓋了。他必須集中精神而且毅然決然走進——這要比他，比方說，就穿了他身上

這一身的制服開開門在這濃霜的夜裏到街上到戲園裏買一張門票去看薩安格弗烈德 (Stegfried) 自然可怕得多。然而他把門拉開來了。

「大人，您是知道的，我不過是救火隊的督辦。小小的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人。保護私有財產，不讓那無感覺的原素（火）來侵吞。我是每天看見火的一個人，一個月裏所見的火比別人一生所見的要多得多。火可以說是各種不同的顏色，不同的力量，和不同的種類。火是一個大藝術家。我見過火怎樣出奇地玩弄房子，傢具，以及人，玩弄過了這才燒燬他們。火會搖搖擺擺走，會跳舞，會成了長的黃色行列向前進，火會埋伏着，躲藏着，等候着，騙人們落牠的圈套。火的形相學，我知道得太多了，我常常覺得火是我的仇人。我以為漁夫對於海也有那樣同樣的感覺。我懂得我所領導着的反對火的那種權力。我愛我的勇敢的部下，他們在新油過的梯上爬到空中去，多麼勇敢呀！我愛射出來的一道一道的水。有一次我親自看到，可怪的意外，一條長而薄的火舌忽然跳起來殺死了路德威格。
• 科別歇，我手下一個最好的副手。他遺下一個兒子，約翰，一個好的聰明的孩子。我永遠

不能忘記那十碼長的火焰以及我那部下的燒焦的屍身。那一夜裏我睡不着覺。我坐在那裏吸煙，直到天亮。在第二天早晨，地板上撒滿了雪茄煙頭，但是從雪茄煙裏我認到的那個理想却是太偉大了，以至我嚇怕了，我一時不敢再想。早晨我走着，疲倦得臉色發青，可是得意洋洋。我對我自己說，爲什麼我們不應該把輕便的乾脆燒死了敵人的火焰發射器什麼的代替那化錢很多的炮隊呢？爲什麼我們不能用燃燒的火油來代替水呢？我想像着我們的勇敢的孩兒們燒死敵人像燒蘆葦。我是信仰上帝的，大人，而且我是一個自好的人。作蠢事我是不來的。我的職位，我的職業和我的責任，都不容我想得太遠。但是如果上帝將那個理想賜給我，如果上帝以爲我配做他的工具，那麼我如何能夠不尊重這個理想呢，雖然開頭時——我承認，我被牠嚇怕。我那時以爲這是一種誘惑，以爲這不是我的微弱能力所能勝任的，我擱開這個理想，但是這理想愈來愈強項。我自己還想不到牠怎樣把我緊緊抓住了呢。這就逢到演習，派我守那座要塞，命令是死守到底。那時我自己也想不到打了十個鐘頭以後我會被那個叫我癡想過的理想所抓住，我會下命

令用噴火器，我會召喚救火隊到城頭上。那時我實在只想像着噴火，並不是噴水。我幹出來的正像一個青皮小夥子。他們不了解我。我能斷定，他們把我當作瘋子。大人，您是親眼看見那一仗的——而且您免了我的罪。」

將軍的洞穿一切的眼光釘住在斯塔爾克那醬色臉上的一簇汗珠。將軍的冰冷的灰色的亞鉛的手攔在椅臂上一動也不動。當斯塔爾克頓住了話頭的時候，將軍的眉毛就稍稍一縐。于是乎斯塔爾克繼續說下去：

「奉了大人的命令，我就去和大人指派的幾位接洽。自然囉，我們沒有在六天之內創造了世界。這要更多的日子。但是現在我懂得我那噴火器的規律就同我懂得我自己的禱告似的。容易發火燃燒的火油用氣壓的力量，看那噴射器的大小和能力而定，能夠從救火車用的皮帶射遠到二十米達至五十米達。你把火筭上的機鈕振轉，那火油就會自己發火，射出很大的火焰，隨便那個人碰着了一定死。我們極盼望用活人來試驗一次。我們考查過幾百種的火油，和火油的混合物，幾百種的貯油筭，火筭和皮帶。我們早已放

棄了通常用的救火皮帶，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的火焰炮的模型——對敵人是致命的，在我方是很安全的一種武器。當我們第一次試演時，我們的神經震動得什麼似的。我們繫了幾十個稻草人，跟活人一般高一般大，作為朝我們攻擊過來的敵軍。當我喊出了「開火」的口令時，我竟幾乎發暈。從前那些失眠的夜裏的緊張惶惑又開始演一度。我覺得要是我下令「開火」，而那噴射器竟不聽令，那麼這些稻草人就會發一聲可怖的吶喊衝進了那要塞，將我們全部吃瀟，將我們踹在他們脚下，在我們身上跳舞。然而呵——天大的奇事！火焰的飛泉將他們全部燒掉了。他們燒着了，必剝必剝爆響。濃煙掩蔽了太陽，可是那煙味我們嗅着怪高興。我穿過了這些燒焦的稻草屍身的行列。他們從雲梯上跌落，他們躺在壕溝裏，而我在他們中間走過，像收穫後的收割人。

「於是我們再演一次，叫了醫生進來。醫生們都吃驚得跳起來。我只問他們一個問題：是不是這件武器的力量足夠使一隊敵軍沒有活動能力呢？」

「他們中間有一個笑了，但其餘的人都說他們一生從來沒有見過比這再致命的

了——於是我們一齊大笑。」

將軍的肩膀輕輕一動。

「我指派給你的機器師莫列支幹得怎樣？」

斯塔爾克像是冷水澆了頭似的。他知道將軍對於他那誇耀的抽象的報告不滿意，他知道將軍要帶他回地上來。

「機器師莫列支，」他回答，「幹得像一個標準的愛國者。他說我用重油——灑青和火油的混合物，爲的這重油燃燒的當兒會發出好火焰和許多的濃煙這煙會使敵人喪膽……」

「你用來噴射那火燄的是什麼氣體？」

「氮氣。氧氣爆破了我們三支噴射管。氧氣是不合式的。壓緊的空氣也不能用。我們的理想越來越發展了。機器師莫列支曾在非洲住過，他告訴我，那邊的黑人常常放火燒野草。整片的草原會一時成了火焰。火過了後，黑人們就把這樣大批烤熟了的野味拾起

來吃。

「聽了這話以後，我發明了應用那噴火器的新方法。在敵人進攻以前，先將敵人快要前進來的那塊戰地用火油注射個透濕，於是乎，等到進攻的隊伍到了這地帶時，我們就從噴火器裏噴出火去，噴在那地帶。那就一下裏整片地都是火焰了，這是真的一個火團。我們把噴火器排成曲線，波浪形，使得敵人無路可逃。敵軍的士兵燒着了像蝗蟲似的爆響着，這是未來的軍樂。」

「而最後，大人，有朝一日又一色丹（Sedan）大戰的歷史紀念日來了時，我們不能忘記在我們陣線後邊將有些假德國人——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者，和平派，革命黨，和工人，他們會搨了紅旂闖到大街上乘我們的地位困難從中取利。大人，請您想像一下，那時他們這班人驀生地看見我那噴火器的美麗的閃光的鋼管當頭攔住，管教他們發昏。一聲「預備放」的口令以後，街道就可以掃淨。」

於是這晚上第一次一個淡淡的微笑展開在將軍的臉上。

「你給這噴火器作戰的行動取了個什麼名兒？」將軍問。

「我們叫牠爲 Fang (焚)——從 Feuerangriff——火攻。這是一個好字眼。」

「焚，」這說明了我們的理想而且含有警告的意思。」

「你這間屋子裏有沒有留得有這噴火器的甚麼圖樣和說明書呢？」

斯塔爾克雙手一伸，那得意的神氣幾乎近於輕狂了。

「連一支圖畫尺都沒有。每一件東西都遵照您的命令藏在武庫裏。」

「除了你自己，有沒有甚麼旁人知道這件事麼？你的老婆，姪女，僕人，知道不？」

「這屋子裏只有兩個人知道這件事，您大人和我。」

將軍立起身來，在房裏踱着。

「你是不是以爲，我的好斯塔爾克，」將軍的語氣，幾乎是對老朋友似的，「這東西

在戰史上會是新階段的小小的開場戲呢？」

斯塔爾克感到意外的快樂波浪兜頭罩了來了。將軍這話不單是嘉勉而已，簡直是

誇獎呢，這跟勳章有同等價值的。斯塔爾克，他站得直挺挺的，他那青筋直梗起的手攔在桌面，他惘然微笑，自己也不知道竟然微笑了。

「我不枉了爲人在世，」他說，像一個小學生記起了久已忘記的功課。

將軍停止了牠的踱步。他朝斯塔爾克走，眼對眼看住了他，把一手放在他肩上，這麼站着有一分鐘。於是將軍慢慢地收回了手，臉色一板，他那亞鉛的面目這就閃閃地發着燥熱，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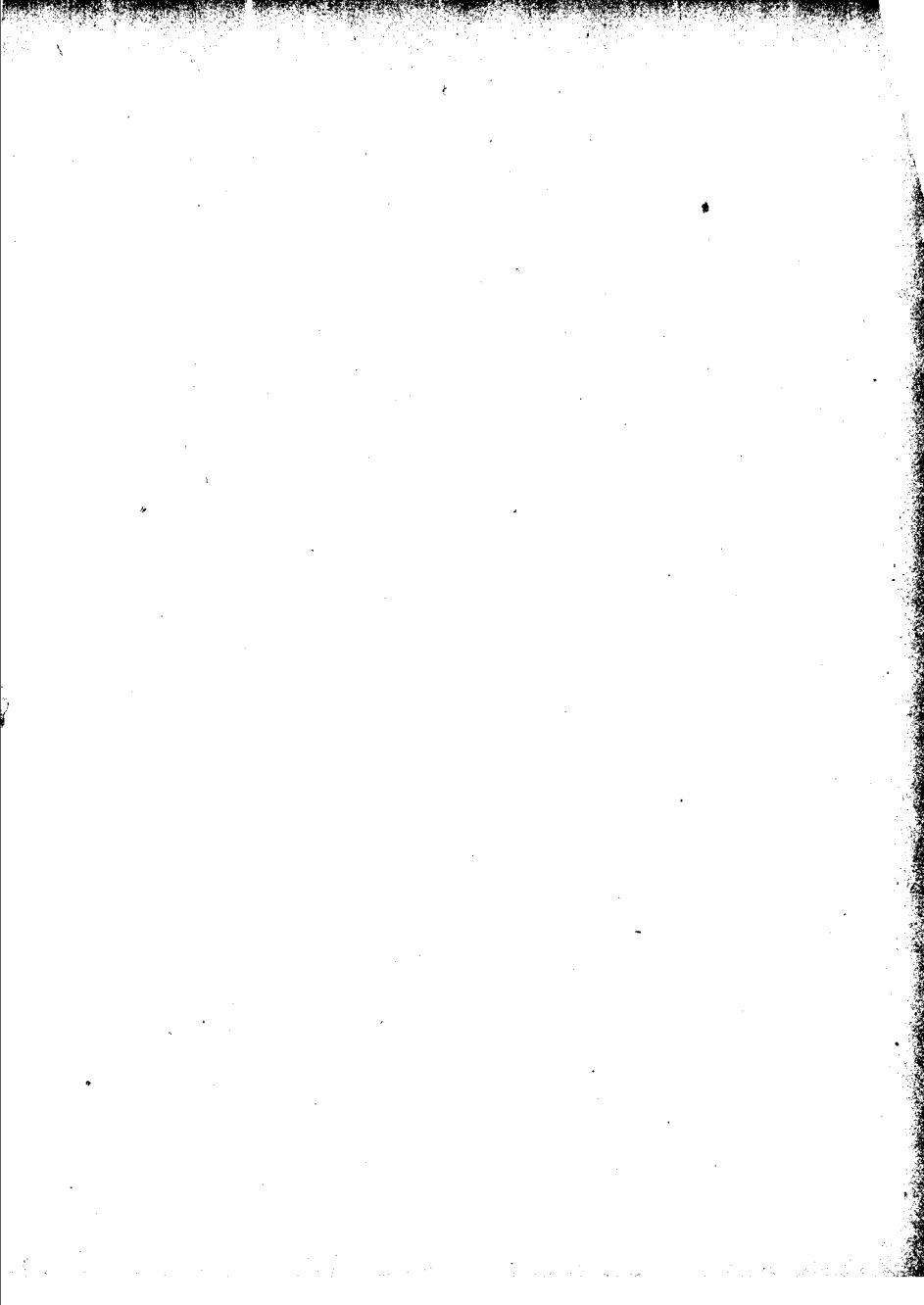
「軍事最高當局覺得你這試驗還有點意思。」

他們重復坐下，密談了整整一個鐘頭。

當他們走出到外邊客廳時，斯塔爾克伺候將軍穿上了外套。將軍站在那裏，像一座鐵像，既不懂得說笑話，而且也不許說笑話的，可是他到底說了句笑話。他招手叫斯塔爾克走近些，而且似乎有點躊躇又似乎竭力要減輕他的話語的嚴重性，他只是隨便說道：

「哦，帶便罷，你的姪女應得斷絕了她和歐恩斯得·奧斯頓的交情。我們不喜歡交

情。而况，我們得了報告……」



第三章 「焚」

斯塔爾克從來——甚至在童年——不愛樹木。他也憎恨一切木頭的建築，因為木頭的建築遇到火警就很快地燒掉了，使得他這「火之老仇人」所有的知識和效率都歸於無用。

然而，現在，一點不含糊，現在他所在的樹林當真跟普通的樹林只有一點點相似。第一，那些樹木全是沒有頂的。樹頂兒全躺在地面。被砲彈所炸碎的樹幹和樹枝，樣子是這麼淒慘——特別在太陽落山的當兒，以至斯塔爾克亦爲之不歡。樹木是毫無理由地受罪了。有幾處地方，經過了重砲彈繼續不斷數小時的破壞工作以後，成爲大大的裂口。一部分的樹木早已用爲戰壕的襯板或用作掩蔽物。灌木叢和矮樹糾纏着大批的倒鈎鐵絲。沒有鳥啼，沒有走獸的聲響。

有幾千人藏在這樹林的地下，有些一進去以後就永遠不再出來了。代替他們本人回到他們家裏的，是一張字條，寫着——「業已爲國捐軀，戰死沙場。」可是這實在是樹林不是沙場。

而在這樹林裏，站着斯塔爾克，獨抱着他那至高至大的理想。這理想比這樹林還要廣大，比最高的警衛軍還要高。他在斯塔爾克靈魂上，燃起了特別的光焰，當他從他的瞭望地點遠矚樹林的深處，靜候那使他一舉而成民族英雄的時機。站在甲板上第一次看見新大陸的哥倫布和此時的斯塔爾克一比不過是一個鄉下佬專能愚弄裸體的野蠻人而已，然而離斯塔爾克五十米遠之遠却埋伏着凱撒的敵人，從頭到腳武裝着。可是幾分鐘內，斯塔爾克能夠叫他們像綿羊似的逃走，不敢有絲毫的抵抗。斯塔爾克的「亞美利加」是在到巴黎去的路上，而巴黎是戰爭的終點。「戰爭」應被燒成灰。而把「戰爭」一燒了結的，就是他——斯塔爾克，更沒有第二個。

各級的參謀部裏的人們不大信任他。坐在那邊的是一些看慣了各式各樣新奇幻

術的人們。不容易使他們驚詫。而況已經有過那麼多的發明家的獻策都幹得不甚好。唯一可靠的武器是忠實的砲彈，幾千的砲彈，幾百萬的砲彈。砲彈是開墾戰場的真正的犁耙。不，參謀部的人們並沒完全信賴斯塔爾克呵。

斯塔爾克把身子一挺，斜射的光線照明了樹林的暗黑的一塊，這幾道光併合成一片了，然後又裂成無數條子。斥堠隊正在往後退呢。

在障礙物的前面那狹坡上，人們正在悶聲工作，靠近鐵絲架。他們在竭力想把那狹小的地段——一堆堆的乾木頭和亂石頭掃除清楚。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們非這樣做不可。況且他們隨時會被射倒。他們在戰爭的長時期內已經習慣了像野獸似的生活着——爬行，幾小時的肚皮貼地伏着；他們像老鼠一般鑽在地洞裏，像狗一般把食品藏在洞裏，像瘋了的眼睛發紅的公牛一般往前衝，他們的刺刀碰到什麼就攻。他們被永沒完結的粗重醜惡的工作弄成了愚笨而且呆木，除了恐怖更沒有別的思慮感覺，他們現在正在障礙物和鐵絲架之間爬着，而且工作着，同時竭力不使發出聲響。

「風向不利呵，」斯塔爾克說。

「最近一次報告是：速度五米達。這算不了什麼。」擔任瞭望崗的人回答。

「看那障礙物前面什麼都沒有了罷？」斯塔爾克說。

「倒鈎鐵絲上有兩具死屍，可是不礙事。」

有幾個人跳進了戰壕。泥土一塊一塊的從他們那污穢的肩頭落下。他們剛剛在鐵絲架中間爬行着把那過路掃除乾淨了。他們的破爛縹污的褂子現在又被鐵絲撕碎，到處開了口，似乎在訴說牠們那非常受苦的故事。

斯塔爾克不以他們爲念。照他的觀念，人們總是像捏在「國家」手裏的一塊軟的蠟。而且這樣的蠟多得很，或者無論如何不怕不夠用。

他朝那些噴火器走去。這里，漆着保護色的，他的心血和腦汁的產兒成排地站着。他拍拍牠們。

他除了「凱撒」和「噴火器」這兩個字，還有什麼也許他自己就根本是不存在

的呢。在戰壕的煙氣裏，在影子似的人們中間，用了「斯塔爾克」的名目穿着上尉服式站着的，只不過是凝結的毅力的象徵，只不過是物質化了的理想。

斯塔爾克和他的手下人很小心地吸着雪茄。他們把雪茄藏在掌心，像後備兵，又用袖子來遮住。這些雪茄在「戰爭」辭典裏已經有了地位。借了牠們那調皮的紅的慢慢燃着的煙捲頭上的一星星的光，人們檢查那壓力表。那些氮氣笛是灰色的，一動也不動，看相是不害人的。孩子們也許會在垃圾堆裏找得這樣的笛，拏着玩耍。但在這裏，牠們的地位可了不起。一點點的失敗就可以破壞了他們的全部事業了。

「火水是包含着燃燒的火油和燃燒的煤氣……叫上你那班人來。」斯塔爾克說。士兵們站在第二線上。他們的數目不多。斯塔爾克對他們說了不多幾句話。實在是沒有話可說的，然而按照規律，總得說幾句。在斯塔爾克的心靈上，除了規律更沒有別的東西是忠心的象徵。

「孩子們，」他說，「你們必須鼓起精神來，首先第一要鼓起精神。你們是戰爭的選

手，你們必須奪得錦標歸。迎頭痛擊，燒得他們不能開口，留心漏油，要記得口令「立——定」就立刻站住。不要撒爛污，要曉得我們的工作是光榮的事業。帶起你們的噴火器衝過敵人掩護攻擊部隊的炮火，不顧一切，不顧一切，記好不顧一切往前衝！往前衝！往前衝！

士兵們像挑出來屠宰的小公牛似的站着。他們是漂亮而強壯的小夥子，他們得帶着噴火器衝過炮火。他們是戰爭的選手，是不是呢，他們？哦，算他們是罷，爲什麼不是？這個年紀大一些的傢伙光景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選手也罷，什麼也罷，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他們必須跳出這戰壕把燃燒的火油射出去燒人，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回。他們從前在鄉村裏休息日的玩意兒自然要有趣一點兒，然而你在家裏就看不到這樣的大場面。何況他們會報酬你一小片兒的銅葉子或者一條黑白的緞帶。也許你得的報酬是中了一槍彈，但無論如何，你總得了報酬呵！

斯塔爾克覺得心軟了一下。他搜索枯腸想找出一些適當的話來，然而牠們攪住了

他的舌頭格格不吐。他有幾句話要對這班孩子講。這好像他正站在大火面前而他的手下救火員正撲進火去，而且他的最好的副手已經送命了。

「孩子們！」他又說起來了——「今天請你們吃過臘腸，好的臘腸，是不是？今天你們得了煙捲兒和可可，明天你們將得榮耀，那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得過。振作精神，我們來吶喊三聲——在你們心裏吶喊——給我們軍隊的最高統帥三呼萬歲。」

出聲喊是禁止的。到底士兵們有沒有在心裏三呼萬歲，斯塔爾克也無暇仔細計較。他相信他們是喊了的。可不是已經請他們吃過臘腸，喝過可可，吸過香煙。在此非常時期，這是例外的恩典了。

斯塔爾克霍地舉手齊到他的鋼盔霍地就放下。他吸着雪茄，好久。他手腕上的手錶幻化為極大的鐘面的，答的聲音響到足使全樹林到處都聽得。哨兵們亂放的槍聲穿過樹林而來，像離羣的黃蜂嗡嗡的聲音。

錶上的針猛然跳了一下就不動了。

時間到了！

許多人會說是就在那時，一顆砲彈飛過，彗星似的，穿過樹林，牠那發青的光照耀着黑暗的天空，光過後空中充滿了煙氣。立時人們從戰壕裏湧上來了。陣陣的黑煙在樹林中飛過，而黑煙中嗤嗤地射出了燃燒着的火油。燒着了掩護物，燒着了樹枝，燒着了木樁，燒着了倒鈎鐵絲，燒着了機關槍巢，也燒着了衣服，步槍和鋼盔——燒得吱吱的，必剝必剝的。

這熾熱的火水迎頭打在敵人身上。皮和肉先燒着了，眼睛和血管開始爆裂。全樹林一片慘呼聲，而在這慘呼聲中站着斯塔爾克，——古代北方神話中一個鐵心腸的戰士。而這古代神話正在他面前展開。他的火已經把一切東西燒光。火阱已經奏功。這眩目的火水不斷地噴射。一會兒，牠們的圈子移高了，一會兒，轉了方向，牠們從兩翼向敵人掃射。炮彈爆裂的尖音，炮彈着地轟發的巨聲，混成一片跟平常的夜戰一樣。敵人已經陷入了火的陷阱。然而敵人仍在掙扎，拚命地亂放槍。

一個使用噴火器的，在斯塔爾克眼前跌倒了，顯然是頭部受了傷。他舉起手來，可是永遠不能舉到他面部。噴火器也受了彈擊，火油在滲漏。這傢伙噴着火焰，在地上滾，在發洩牠肚子裏的作料。斯塔爾克俯身關閉了那機括。他已經和他聯隊中最年青的兵士一樣地手脚靈敏了。

火焰正在燒掉樹木，人，以及攔阻在牠前面的一切。敵人不是死了就是閉了眼睛。驚怖地狂叫。人們常常閉了他們的眼睛，他們最怕的是失明，他們要看見各樣事物看到底。

德國的步兵跟在噴火隊一旁向前進。斯塔爾克躍進了一道戰壕。這是法國的障礙

● 古代北方神話指北歐的 *Yggdrasill*。據北歐神話，有生於天地之前的大巨人，在神與魔大決戰時伏

火焰刀助魔，他的火焰刀發火燒掉了幽明三界，一切神與一切魔。此處謂斯塔爾克如古神話中之戰士，

或即指此。——譯者。

物的上面和底下都躺着一些人，但他們已經不像人樣。他們已經是那些烏黑的燒焦的當作人的東西——簡直就是斯塔爾克的噴火器初期的試驗時所燒燬的那些稻草人。火油在斯塔爾克周圍發狂地跳躍。似乎火油在人間的長歷史上就專為等待這一夜的跳躍，叫嘯，焚燒和燬滅。退却的命令必須發出去了。這威猛的火流，應當不讓他發洩淨盡。

一個人出現在戰壕上。三條火焰將他擊倒，像一隻甲蟲。他倒在地上亂滾，好像四面八方有人將他踢來踢去玩弄。他用獨隻腳狂跳，他的燃燒着的衣服發光熊熊，照見了他的着了火的頭髮和焦黑的前額。他的嘴張大着，痛苦地咬緊着牙齒。他完了。突然，他的身體像炮仗似的爆炸起來了，因為火焰觸着了他那不及解去的彈藥帶。那些彈藥燃着了，爆炸了，一陣火光照明了這人的灰色的燒成蜂巢似的面孔。第二次的彈藥的爆發；這人就象一隻撲燈蛾撲進去了。燈火裏似的蜷曲為一團而且變成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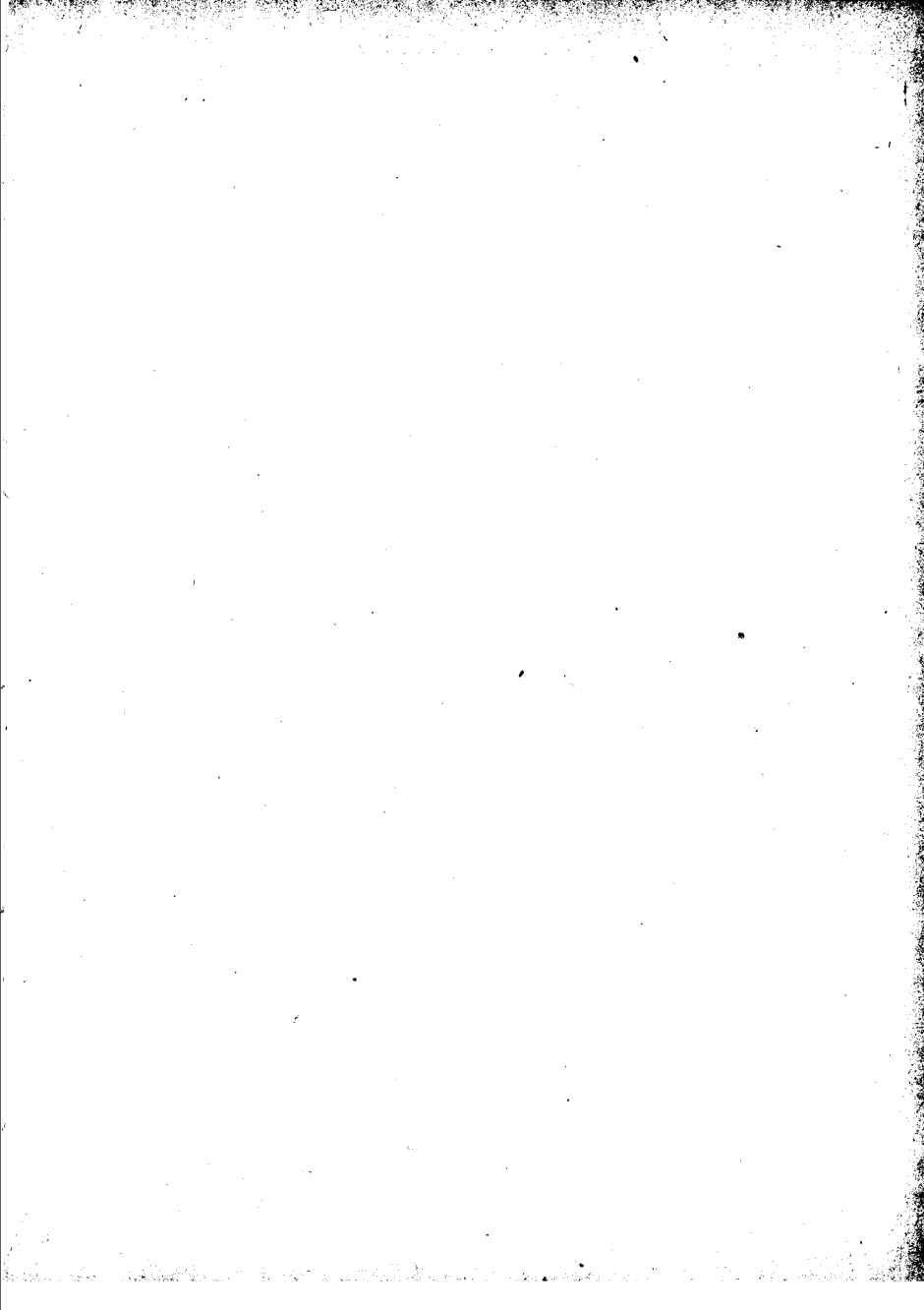
警衛兵們手裏拿着手榴彈，站在掩護物的進口。他們示意給還沒有死的士兵繳械。

投降。這一仗已經了結。噴火器一個一個的都收火了。法軍的大炮在遠遠地轟擊那些戰壕，砲彈擊着了那些燒焦的屍體，把他們飛起來，把他們倒立起來，把他們打得團團轉，並且把他們炸成了碎片。隨後是俘虜們被帶了來。

一位苗壯的法軍排長在斯塔爾克面前牽過。這位排長滿身血污，跟一頭羸羊似的。他喃喃地反覆說道：「這種樣子的打法……這不是打仗，這是把人不當人，把人不當人，這叫做什麼。」斯塔爾克阻住了這位排長，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膊。

「這叫做「焚」呀！」——斯塔爾克說。

但是那法國排長洒脫了斯塔爾克的手，跌跌撞撞朝前走去，身上的血一路淋着，一遍又一遍的他肯定地自言自語道：「這不是打仗，這是把人不當人呀，這是把人不當人呀！」



第四章 毒氣彈

在狹仄的蓋溝中，來復鎗隊的兵們都把身體緊緊貼着土壁，以便那些步武歪斜的挑子的行列通過去。這些挑子都挑着一些神祕的重傢伙，累極了似的喘着氣。顯然他們那付重擔已經挑了許久時間，而且正在向前線輸送。最初，那些來復槍兵以爲那些重傢伙是死屍，但後來他們就想到那一定是砲彈。他們想到了這麼巨大的砲彈無端在完全黑地裏這樣輸送出去，不免心上老大吃驚。

有兩個人用木棍擡着一個這種的神祕的鐵質大彈，掙扎着走了來。從他們那辛苦的重重的喘息和嘶啞的聲音判斷起來，就知道他們擡着的那傢伙分量是不輕的。

「那是什麼東西，喂，小子們？」來復鎗兵問了。

但是挑子匆匆跑過，上前了，不見了，投入黑暗中了。又是兩個一對的一挑向來復鎗

兵們面前來了。這一挑又是一根木棍抬着同樣那麼一個大彈。相離不遠，又是一挑在走來。好像有人在作魔法，這些挑子們全是從黑暗中一個一個生出來，永遠不會完。

挑子們走馬燈似的過去，那些來復鎗兵挺直了腰板貼着土壁站着，氣都不敢透一口。他們已經數到第二十四挑了，——就是二十四枚這樣古怪的大彈了，可是挑子還是繼續着在來，不像會有完結的。他們當了半世兵，也沒有見過這樣的怪事。

「喂，小子們，到底這撈什子是什麼呀？這裏頭裝的是什麼玩意兒？」

「是胡蘿卜糖漿罷，」一個陰沉聲氣的挑夫回答，用袖子抹一把臉上的汗。

「我怎麼會知道那是些什麼呢，我們挑是挑，我們也不知道這傢伙叫什麼。」另一個回答，口吻稍稍活潑些。「倒好像我們跟這些傢伙連根生似的，怕的要一直挑到巴黎這才能休呢。」

「你是第幾聯隊裏的兄弟？」來復鎗兵問着第四十三挑上的人。

「是軍犯隊裏的，——我們全是被捕起來的，——全是餓機關鎗的。」有一個挑夫

回答，幾乎是高聲回答着，同時他就站住了，把那枚大彈靠在那狹仄的蓋溝的土壁上。那發問的來復鎗兵就輕輕地吹着口哨。

「我們全是去填砲口的！」另一個說。

這兩個挑子的回答中就顯露了他們對於這項該死的無斷頭的運送差役含有說不盡的怨恨，——這樣的笨重傢伙，這樣走過狹的兩個人不能並肩的蓋溝，誰也不願意爬出這蓋溝到外面去。爲的外面是有探照燈光老在天空掃過，誰都知道這些探照燈光是來幹什麼的。

那自稱是「填砲口」的挑夫靠了土壁站住，不管又有一挑在緊跟着過來。

「老子不去了，」他說，蓋溝頂上沙土裏滲出來的污水一滴一滴落到他衣領裏，淌到他貼肉，但是他覺得能夠歇一歇肩就是莫大的滿足，覺得在像猴子似的彎腰走了許久以後能夠挺挺腰板就是無上的幸福。

「不要優，奧斯頓，」那同伴說。「拾起棍子來，咱們走罷。要是後邊來的挑子跟咱們

的碰上一下，要是咱們這大彈碰動了，那可得了嗎？」

「還有，要是一粒鎗子打着了這該死的大彈，難道你還想活麼？」

『可是裏面裝的是什麼呢——這該死的傢伙，我斷定這有好幾百磅重哪。要是在這里就炸了，那麼，周圍一哩內就嗅得到燒焦人肉的味兒了。喂，來罷，咱們這就走罷。』

他們向前移動着，經過那些沒有盡頭的黑暗的夜生活的狹仄的地道，這些地道，有時是斷破的，有時則深入地底，有時又通到上面的一些黑暗的建築——這些建築物內只有豆粒大的燈光，有更多的人蹲伏着。奧斯頓自覺得一路上他是睡着了。當他們蹣跚前進時，奧斯頓沉入了一種半睡半醒的狀態中。他感得他肩上有那木棍和挑子的重量壓着，他的腿機械地移動着，但是黑暗鑽進了他的嘴，他的眼，他的耳，割斷了任何種的人類的動作和思想。一個人疲倦到喘不過氣來，手撕破了，腿擦傷了，腦袋重得很的時候，在這麼一個陰慘的地方，他還能有什麼思想？

他是被打入軍犯隊的，這就是不許他有對於所見的一切公開地憎恨的權利了。他

知道凡是歸入軍犯隊的人們在參謀部看來只不過是一些能夠及早扔掉就以扔掉爲妙的廢料，——不過也得用一個巧妙的方法來扔掉。然而他奧斯頓却猜不透那些大彈的鬼祟，他問了許多人也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他。有好多人以爲這些大彈總是些會爆炸的傢伙，也許就是地雷。

奧斯頓從前的生活就像是在另一世紀，另一世界，去得遠遠的了。現在他是污穢的，昏亂的，被趕進了這地底下的黑暗孔道內，他肚子是餓的，他被貶爲跟野獸差不多的地位，現在他再休想能和那位「書蛀蟲」的熱狂的年青人蒲爾哈脫教授高談闊論了。現在他真想能夠挖一塊這地道裏泥土，——那是被鐵鏟和炸藥所裂碎而且混和着血和骨頭的，——拿去當作禮物送給那位教授；就在這位教授在什麼紀念的筵席上大言不慚證明着世事萬般都安排得盡善盡美而且國家的憲法是完善無疵的當兒，送給他去。他絆着了一柄忘却在那里的掘戰壕的鐵鏟。這傢伙割破了他的褲子而且在他膝蓋下的皮肉上割開了一道深深的傷口。這種創傷，現在似乎不使他覺得怎樣痛了，可不

是，只一處傷口而已，算得什麼呢？

在他前面的那位突然停住了，好像服從了他所聽不到的口令。地道的口子上，攢集着一圈的挑夫。探照燈光從天空射來，射在這一羣挑夫身上。探照燈光那闊而白的鋸齒似的掃射毫無情面地暴露了他們了。他們在探照燈光下凍結了。他們的臉和鉛粉一樣。他們的手發青，就同浸在酒精裏一樣。他們的面頰凹塌了。那些大彈的鐵壳閃閃地像覆着一重霜。有人禁不住驚叫了起來。「噓——噓！」——別的人禁阻他。人們都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探照燈光掃過人們的面孔，在那些大彈上顫抖了一會兒，然後又銳利地掃射到別方面去了。人們挑着那些大彈再向前移動。但是他們還沒走上百步之遠，一個流星（照明彈）早又嗤的一聲擲在半天空了。這流星愈擲愈高，拖着一條小小的尖齒形的光芒。到了不能再高時，這流星就站定了，爆裂了，放射出三道白光，每道白光掛下一個月亮，而這三個月亮立刻把黑夜照耀得如同白天一樣。這一切全是來得極快，會叫一個人駭死。

這三個月月亮照出的，是一個死的曠野，因為一切人都像死屍似的站着，靠着地道的土壁。沒有一個人敢透一口氣。奧斯頓用他那隻空手抓住了一把土，這土也是死的，異樣倒楣地冷。

三個月月亮熄滅了。挑子的行列再向前移動了。有一個人從挑夫們身邊擠過，用了重濁沉着的低聲發命令道：

「留心，現在得大大地當心，各挑的距離再遠些，現在是最後一步了，身體彎下，脚步放軟放輕，悄悄地，不許有一點點聲音。」

地道轉了彎了。每個轉角上，有人站在那裡等候。他們指引着路徑。這樣黑，怎麼看得見而且也沒有一個人想到用眼睛來看。他們不停地向前蹣跚而進。他們拖動着他們的腿是這麼用力而且這麼惴惴小心，似乎他們挑的是玻璃器皿。歐恩斯得·奧斯頓擎着一肚子的氣，一直塞到喉嚨口。他從沒像現在似的明明白白感到所謂「死」者就是他全身的化爲細點化爲烏有。他後來簡直記不清他那時到底是故意的呢，還是一個不

小心失脚一撞，總之，他挑的那個大彈忽然在死樣的靜寂中克朗朗地叫了一聲，就溜下了那木棍，鏗——的一聲打在地下的樹根什麼上頭了。究竟這一個意外是爲的地道（戰壕）中有炸彈弄成的凹窪呢，還是有一個木頭躺在那里，——奧斯頓始終不曉得。

他渾身的血一下裏都凍結了，但立即又沸滾着奔到他的腦部，因爲正在這當兒槍聲忽然更多，似乎四面八方全在那里開火。接着是機關槍的聲音來了。流彈飛過，嗤——嗤——開花彈炸裂時一閃一道光亮。

好像一切全要被這狂怒的炮火吞了去了，然而這一陣混亂突然又停止了，正和牠是突然開始一樣。最後的一彈翻個筋斗竟鑽進了地下。一個人站到奧斯頓前面來，夾胸脯一把抓住了他。手鎗的冷冰冰的氣息也拂到他嘴上了。那人用了抑住的怒聲對他喝道：

「你敢——你敢再掉落這大彈的話，我立即槍斃了你。」

這人于是就緊緊跟在背後。奧斯頓能夠感到這人的吸呼，好像這人就坐在他的肩頭。

這人又時時用手鎗口戳着奧斯頓的後頸。終于有四個人從奧斯頓手裏接過那大彈去，輕輕的悄悄的，似乎那大彈沒有一點重量。奧斯頓鬆一口氣。那人（那軍官）也就不見了。

所有的挑子們都互相手抓着手走向前去。他們一進了那掩護崗，便完全被黑暗所包圍。幾十人的吸呼使得奧斯頓身上暖和些。他模糊地想到了衣司企模人（Eskimos）的一些故事；這些半開化人在雪洞裏過冬是抱着他們的狗取暖的。這是奧斯頓近來第一次想到了書本子裏的世界——這世界是早已像大西洋般燬滅了。奧斯頓躺在兩個同伴中間，（他看不見的，）紙煙的火頭在他面前跳舞。

「睡著了麼，奧斯頓？」

「沒有，弗里支。什麼事？」

「現在我找到了我們挑的是什麼東西，可是我賭咒我真不知道這些鬼傢伙是個什麼意思。你是唸過書的，也許你能夠說給我聽聽。你知道他們說的裝在這些大彈裏的

是什麼意思？」

「哦？」奧斯頓隨便聽着他的同伴的低聲耳語。

「說是裝的是瓦斯(Cas)呢！」

「瓦斯麼？那一類的瓦斯？」

「我正要問你，是那一類的瓦斯？你想來是不是就是我們街上點路燈用的瓦斯？你想來是不是？」

「起來！」一個粗暴的聲音突然從那邊看不見的入口處來了。

「趕快悄悄地出去，一個一個出去。不許吸煙！」

第五章 甘痕賽

傑恩·甘痕賽這天一整天心情十分愉快。他看見那匹肥大的老鼠跟昨天一樣從洞裏出來。甚至這匹老鼠也能使得甘痕賽不失其滿心的愉快。

「喔，你也被他們徵發入伍了麼？」甘痕賽說，沒有移動他的身體，「你的槍呢？」

這老鼠蹲在那里洗臉了，這是一匹肥大的戰壕老鼠，是牠那一族裏可厭的長得成熟的標本的一匹。牠朝傑恩露出了牠那沾染些泥土的牙齒來。

「喔，你也會笑呢！」傑恩嘖嘖地說。「當然你會笑的，你跟我們一塊，你吃得很舒服；這是明白不過的事，可是這却未見得公平。我們冒着種種的危險，你呢，玩得怪寫意的。你靠着我們的血肥起來，像一個銀行家靠著交易所肥起來，這是沒有辦法的。」

他毫不在意似的抓過他的槍來，那老鼠就逃走了。牠那細長的環圈狀的尾巴留在

洞外一會兒，然後連尾巴也進洞去了。甘痕賽從障礙物上邊朝外張望着。可怖的一道一道的倒鈎鐵絲，德國軍隊的低戰壕，炮彈轟成的地洞，現在滿積着水，縱橫雜亂的一些淺溝，倒鈎鐵絲網和木樁，這裡那里散散落落站着，木樁頂上戴着一些空的洋鐵罐。多麼淒慘！

「我倒也看慣了這等的風景了，正像我看慣了羅亞爾（Loire）兩岸的風景。要是這場大戰早早結束，夠多麼好……」於是他突然沉思起來。

他這話是對自己說的，因為他的伙伴們都已睡了，只除那些哨兵在研究沙袋掩護墨的那個裝甲的頂口。最近的一個哨兵朝傑恩這邊看了一眼，做了一個暗號。傑恩·甘痕賽就走到這哨兵跟前。這哨兵是一個鄉下孩子，不知道應不應該叫班長上來。

「班長在刮臉呢，」傑恩說。「你叫他有什麼事？」

「有一架德國的飛機，你看，在那里團團地兜圈子兜得多麼野，好像這飛機出了毛病呢；牠馬上就要掉下來了。」

他們兩個都朝那飛機看。但是這架德國飛機不肯掉下來。

「巴加萊忒騎在那邊，」那哨兵說，「在那邊鐵絲架上。到今天已經是三天了。我要去請求班長允許我過去把他（巴加萊忒）弄過來。」

「你把他弄過來幹麼？」

「他的口袋裏藏着我們常常玩耍的骰子呢。沒有骰子玩，真難過，攔在那邊也是白糟掉。今晚上我總得找這些骰子回來。這是怪好的滴溜溜轉的貨色。光景沒有失散，我知道他是藏在他那裏面的口袋里的。」

「看呀，那邊！那豬獾幹些什麼了呀！」

那德國飛機放出了一大卷黑煙來。這些黑煙剛剛要到地面，就聽得遠處有大砲的吼聲起來。第一顆炮彈落在戰壕前面，炸開了那些沙袋，炸飛了一些蓋板，在掩護物上炸了很大幾個窟口。這是轟炸開始了。那班長跳出來看是怎麼一回事。一個中尉也出來了。十分鐘內，在那些有着可怖的倒鈎鐵絲網的障礙物以及地道那邊的景物就炸得完全

認不出本來面目了。所有夠不到戰壕的砲彈全落在這塊地點，黑的一片瀑布似的泥土，接連不斷地飛起來，好像有一整隊的異常巨大的鯨魚在那里翻身騰躍。

所有的人們全都撲在地上。他們的臉色全是綠的。榴霰彈像電掣似的分裂着地土，這正和三天前那一次一樣的。

「預備！敵人衝鋒來了！」那中尉叫着，他這命令就由排長和班長們一路傳了開去。他們都在掩護柵後面試着手榴彈。在機關槍巢後面，已在準備一個迎頭痛擊。這也是正和三天前那一次一樣的。

甘痕賽的愉快的心情並不因此而消失，雖然他老是在嚼着一撮煙葉以使那因為炮轟而來的頭痛可以麻木些。榴霰彈像陣頭雨似的過了一陣又一陣，到處全是灰紫色的煙雲，就像五月裏雷雨過後，這些煙雲忽舒忽卷，往下鑽進了地道去了。這又是正和三天前那一次一樣的。

在那成堆的煙雲裂縫的後面，有一種銹黃綠色的濃霧——不和榴霰彈的煙雲混

在一起的，在滾滾地飄流而來。這却不是三天前那一次所有過的，而且這是從來不會見過的。這暗綠色的濃霧像海一樣的移動着逼過來，平而且穩，而且沒有向上飄浮的意思，只是像蹲着似的着地捲來，牠那綠色的不透明體把廣漠的戰場都吞噬下去了。障礙物或掩護物都已經看不見了。每個人都開始逃跑了。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甘痕賽回身跳進了自己陣地的掩護柵，但是一想到敵人就要衝鋒進攻，他又立刻跳出去。被一個手榴彈把身體炸開或是腦袋上受着一擊，像老鼠似的死在洞裏——這也不是夠味的。

他爬到了上面。他踩着了倒在那里的班長了。這班長是仆臥在地上的。他身上並沒有傷口。他是在拘攥地把他的臉磨擦着地土——戰壕的污穢的黑泥。這班長顯然是發昏了。甘痕賽穿過戰壕跑。到處有些人躺倒在那暗綠色的濃霧中。甘痕賽有好幾次踐踏着這些躺倒的人，有好幾次被絆倒了再奮然躍起再跑。他自己也制不住自己的狂亂。突然他眼前的東西都在那里搖擺起來了。于是他的意識，似乎清了些。他窒息到不能夠呼

吸。幹麼他失掉了吸呼呢，奇怪！他於是運動他的手，像在游泳，然而沒有「彼岸」給他游泳過去。他開始像肺炎患者那樣狂咳起來。他打了個噴嚏，有些東西從他鼻子裏噴出來，血或水，他沒有看。他的腦袋裏嗡嗡地吉令地亂響起來。像有一根橡皮圈子開始勒在他咽喉上，勒緊了，勒緊了，像有幾百枝針刺着他的上顎；他喘息着，他早已吸進了一團那黃綠色的濃霧。

羅亞爾兩岸的風景像電影的畫面似的在甘痕賽意識上飄過去了。這是不必要的。然則什麼是必要的呢？找出什麼絕對的要點來，才是必要的。閃電似的把他目前所經驗的一切在他回憶裏考察一下，這才是必要的。他的耳朵裏鳴響得再也不可忍耐了。他的嘴裏塞滿了潮溼的粘性物，好像他吃過了不少的油膩的泥漿。綠的草場和綠的樹在他腦膜上飛過，像揭過一本破爛的舊書的頁子，但是這都不是他所要的……來復鎗從他手裏掉落了。他向障礙物跑去。從那鏽黃綠色的濃霧的裂縫處，他看見了一大片莽莽荒原。世界到了末日了。到處是奔逃的人，到處是躺倒了仆倒了的人。戰事就會這樣告一結

束麼，真是多麼古怪的結束呀！

他的心臟愈跳愈慢了。一定要想牠出來——趕快！趕快！防火磚牆的化學實驗室的全景從他腦膜上移過了。他的臉淌着綠色的水，但是他不肯放棄了他的思索。各種顏色的試驗管，壁櫥，酒精爐的青焰，白色的工作衣。呀，是了，當然的，傑恩·甘痕賽終於想着了：他本來是一個化學師呀！

站在障礙物上，他舞動着他的兩條臂膊，他吸着那綠霧，這一天裏的他的愉快心情又十倍地回到他心上了。

現在他再也不覺得他的咽喉上像勒着一個橡皮圈，再也知道他的臉上到底有沒有一張嘴一雙眼，他却是沉浸在那綠色的慘境中，他銳聲叫着——他自以為他是在銳聲叫着——他銳聲叫着那必需叫出來的幾個字：

「這是氯氣！——媽的，這只是平平常常的氯氣哪！」

於是這當兒世界的最後的沉默下來了，但被一聲黑雷所震盪。這不是榴霰彈的炸

聲，也不是地道崩坍的響聲，却是皮靴的，是傑恩·甘痕賽的軍用皮靴以及傑恩·甘痕賽這兵士的軀體砰的一聲撞着了戰壕的泥底。

第六章 快車

定備列車的厚玻璃窗外，夜間的德國飛也似的過去着。這列車總沒慢下來，不論牠經過的是大市鎮，或是別的列車，或是火山樣噴着火星的煙囪的工廠，或是裝滿了兵士的兵車，裝滿了炮彈和其他軍火的貨車，或是有着渴睡的衛兵的小車站，或是煤的山，被阻在柵欄外的農民的小車，或是燈火輝煌的大車站，棧橋，倉庫，路基，寂寞的人行道，或是暗的田野中的孤單的行人和流浪漢。

這列車是特備的專車，所以車中的乘客也是特殊的人物。發拜爾教授是坐在一間頭等廂裏。他的背心的鈕扣沒有扣上，而且他脚下穿的也不是皮靴而是軟底拖鞋。他的對面坐着一位異乎尋常魁梧奇偉的大漢。這人一定是用雙雙料造成的一顆結實的圓桶似的腦袋裝在短而粗的頸子上。桶的箍腰簡直和頸肉混而爲一，以至看不見。他說

話的時候老是用他那比一把鏟還要大些的手掌搨着空氣，似乎要把空氣趕到他的同伴那邊。因此他那蒲扇手的動作總是好像極力要使得牠慢。他的剪得極短的上髭之下閃着燦燦的金牙齒，好像是一盞金鏡削得平平似的。他的領帶上有一顆大鑽石在發射寶光。

這人的姓名是跟他的尊軀同樣地偉大了不起的。他甚至於不用自己提名道姓的。實在這頭等廂也太狹小，在他那偉大的尊軀以外再加上他的大名，未免危險。可是他雖然不提自己的姓名，發拜爾教授還是知道他是誰，因此教授的語氣雖然頗為尖峭可是很恭敬。

這巨人正在把他開了頭的話題滔滔說下去，一點也不理會那列車是開得多麼快，或是夜已經怎樣深，或是他們這偶然相遇的地方是個什麼所在。他覺得車子快，夜深，頭等廂——這三者都是平常不過的。

「有時我也接受那些並不神聖的人們所規定的命令。那些神聖的人們所提供的

材料，現在我就並不很認真的接受了。我同意那個把我的觀念用如下的字句表現出來的偉人的話：「帝國是肚子的问题。」世界帝國就是世界的肚子的问题。現在這肚子早已有人給牠開出食料的方案來。這治療的藥方就是血，但還嫌不夠。要是你不願有革命，你就一定得變為一個帝國主義者。我們早已是帝國主義者了，而這就是我們已經操有一半的勝算。我堅持說，我們應當趕快把這次大戰結束。目前的情形還不算十分危險，士兵們仍在打仗，工廠主仍在發大財，工人們仍舊很安靜——但是將軍們必須趕快打勝仗，使戰事結束；為什麼呢？你聽我說。列強怎樣分割這世界，現在固然還不能曉得，但是資
本家怎樣分割這世界却是我們有點知道的。國際火藥和炸藥托辣斯，國際鋼軌卡答爾，
國際航業公司，國際鋅組合，奇異電氣公司，國際的煤油托辣斯以及其餘幾十個世界範圍的托辣斯，都是這次大戰以前就存在的，而且像獨立的強國似的存在的，他們早已把世界分割好了。但這次的戰事破壞了他們的均勢。他們中間有些協定暫時停頓，有些竟已破裂。如果你稍稍曉得一點我們的事，你一定知道所謂「母社」是什麼東西。這是個

世界的托辣斯，首位的企業。在沒有找到新路的時候，這「母社」可以許她的「支社」長大起來，不過應以「支社」們的固定資本的總數不超過「母社」的股本爲限。這你就該明白了罷，不論有沒有軍事上的勝利，資本必須經過一次重新的分團和集合，什麼愛國主義全不相干。如果你把這一切都弄明白了，我還有別的事告訴你——關於女人的。我甚至可以介紹幾個給你，包你中意……」

於是發拜爾教授說道：「請你繼續說下去罷，回頭我也有一些事告訴你。」

「很好，我說下去罷。我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德國人。我是一個世界人，但我的一切根却都在這兒德國，一斧頭砍下一棵大樹——這樣的幹法跟我的脾氣不合。像我這樣一類的人，全是抱着世界主義的。我們的力量比外交家和將軍們大得多而又多；我們的一個決定——要是我們那麼一來，就可以使得最強的軍隊沒有軍火，沒有法子再打下去。我們跟社會學者，哲學者，以及社會主義者的衝突，是公開的，因爲我們有我們的別一種的宇宙觀。除這而外，在我們的地位，中立這一義完全是我們的信條。我承認，正是這當兒，

克虜伯在把炮彈和炸藥供給法國和英國。我知道不列顛海軍所用的光學上的種種器械，是德國的大廠家蔡司 (Zeiss) 和海爾茲 (Hertz) 製造的；凡爾登 (Verdun) 炮台所用的倒鈎鐵絲是德國的麥格特浦爾吉海陸電線廠的貨，經過了瑞士邊界運過去的。只要能賺錢，當真是什麼都不值得顧慮的。要是你想到你們的被阻在美洲的大洋輪船幸而脫險不被人家改裝為輔助巡洋艦，那你這念頭便是再糟也沒有了。這就表示了你對於實際情形還沒看明白。這就是一種錯誤。」

那巨人頓了一頓又接下去說：『法國方面現在軍事上的困難是很大很嚴重的。英國的財政狀況也是非常紊亂。這正是猛力一擊的好機會。我們很有可能把世界的廣大殖民地都轉移到德國手裏，把歐洲的金融的和商業的地位都改變一下，把最主要的東西都抓在德國手裏，使得德國成爲世界上唯一的「母社」——母國，而把其餘各國都降爲屬國。我想，如果協約國的軍事勢力完全打倒了時，那麼，要和巴西爾·柴克哈洛夫 (Sir Basil Zakharoff) 一類的人或是英國的阿姆斯曲明 (Armstrong) 法

國的薛尼特 (Schneider) 成立一種諒解，是並不怎樣難的。現在的貨幣市場被擾亂得很利害，單靠了軍火工業的勃興——就是新的巨大的軍事工業在新的地方勃興起來，這才使得和平的要求還被壓制着不肯說出口來。我老實告訴你，在巴赫倫街上的他們要是知道戰事就要結束的話，那他們一定會比看見了無窮盡的戰利品更能鬆一口氣。我到過鹿特丹 (Rotterdam) 和哥本哈根 (Copenhagen)，我看到棉花簡直缺得很。橡膠也不易得。有人提議用潛艇從美洲去運橡膠來，但這個提議似乎太不近情一點兒了。我聽人說過你對於毒氣的經驗。要是我們能夠運用毒氣來趕快得了勝利，這才算神妙了。你說我這話對麼？

「你說的很對，」發拜爾教授回答。「在上頭的人們——我打算不說出他們的名字來，屢次犯了錯誤。當我告訴他們該得怎麼辦的時候，他們很客氣地笑了笑，數說我沒有軍事頭腦。不錯，我有的是一個科學家的頭腦，我倒不知道軍事頭腦和科學頭腦兩個中間那一個分量更重些；然而——噫，或許我是知道的。我們的敵人比我們的司令官更接

近着真理。我們的敵人說，是鎔化的煤在戰爭的血管裏奔流，煤是戰場上的一等大將。煤是屈伏了大炮，造成了大炮，並且裝實了大炮的。煤就是戰爭的藥線。機關槍和重砲是什麼呢？就是煤！炮彈——就是煤，炮彈是從煤製造成的，而且是用煤來裝實了的。煤使得炮彈成爲炮彈。戰爭就是威斯特發里亞（Westphalia）的鑛工和加的福（Cardiff）的鑛工中間的決鬥。——煤是生和死。煤——是勝利。我們的敵人雖然懂得了現今在活動着的力，可是他們還沒曉得我已經召喚了出來的那股力；瓦斯（煤氣）以及其他的氣體）打退了赤裸裸的愛國主義的狂熱，瓦斯打退了那些愛作肉搏的賤役的劊子手，瓦斯就是不讓任何個人出風頭的德謨克拉西的死。瓦斯——是勝利。而那班傻子却不懂得要是他們信用我到底，則我們的衛兵今天早已在英吉利海峽的港口登陸而明天將在杜佛（Dover）。他們不信用我，他們反倒玩着非職業的法兒。我並不否認愛姆登（Emden），考尼格司堡（Königsberg）以及摩赫芙（Möhrve）他們的個獨的勇敢——他們出奇得跟青年人讀的小小冒險小說似的，像不死的鬼神的巡洋艦似的，今天在秘魯海岸

射擊着敵人，明天又突然出現於福克蘭（Folkland）外的洋面轟沉了敵船。但這一切只不過聳動世人的聽聞罷了。這一切，跟直搗英吉利的要害，跟犁庭掃穴的大作爲比較起來，這一切只能算是一杯濁酒幾色市肴的隨意小酌而已。徐伯林飛艇襲擊倫敦和巴黎的上空麼——這也不過是一種戰爭的廣告術，沒有別的效果可言。更有些流着汗的小小的發明家坐在那裏想出了各種式樣的地雷，障礙物，掩護物——其中有一位想着了個念頭要把燃燒的火油澆在戰壕上。我在前線的時候眼梢也會瞥到他一眼，人家指出他給我看。一張蠢相的臉，低眉毛，鬍子剪得像一個小店裏的伙計，你想想像他這付尊容罷，——油煎了法國人，捧上高級司令官的餐檯來。了不起的念頭，一點也不辱沒一個鄉下土老兒的頭腦。你用一個羹杓也可以把黃石公園洒遍了水，效果一點也不會得差些。他們就只在這些家庭手藝的發明上執迷發昏，似乎這一次戰爭會延長到三十年似的。

「當我請他們信用我，信用瓦斯的時候，這才把這些家庭手藝的發明告一結束。英

國每天出產氯氣一噸，我們的化學工廠每天能出四十。他們開頭還不肯信用瓦斯呢。甚至在一口氣毒倒了六千人，他們又驚又喜地佔據了敵人的戰壕以後，他們還不能懂得這是一個革命，戰術上的一個革命，這新發見的武器是無敵的。正好比古代的笨騎士甚至在受了槍彈以後還不肯離開他們那付鐵甲。我費了極大的力量慫恿他們把瓦斯應用到前線的各方面。可是他們總不肯趕快辦，而事實上趕快辦是萬分必要的。他們現在非趕快辦不可了，因為不幸世界上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是化學家。世界上還有許多化學家在那裏。在英國和法國的我的同行們一定樂於接受我這挑戰。我們必須日夜加緊工作。我們應當準備好了來抵擋敵人的毒氣。賽跑是開始了，雖則眼前還是我們先一步。但這優勢恐怕未必能持久的。不久我們就要成個並手。那時候，我們不得不用更猛烈的毒氣來回答每一種敵人的毒氣，不得不用超級的相尅的瓦斯來回答他們的每一種相尅的瓦斯。戰爭的面目將要每一個月都有變換。但是也許你還不能想像瓦斯是怎樣一種東西罷。瓦斯可以作為雲，作為波浪似的放出去，也可以作為煙幕。砲彈裏可以裝瓦斯，

地雷裏也可以裝瓦斯。每一破坍的建築，每一戰壕，每一樹林或市街，全可以作為瓦斯埋伏地；瓦斯可以使人笑，使人哭，使人像猴子似的狂跳亂滾，像水牛似的哮喘，像蛇似的蜷曲翻滾。人們以為是嗅到了一股臭氣，但實在却是黃磷的煙霧來了；人們到了一個園子，嗅到了春天的樹木香，但實在這是溴代醋酸的強烈麻醉劑。硝基氯代苯的氣味頗像他們本國安逸的地方那種久已忘記了的味兒。整個市鎮可以滲出天竺葵的，紫羅蘭的，以及銀幣的氣味，整個市鎮的駐守兵隊於是就會變成了死人。我們將要創造出化學的園藝來。我並不是胡說八道的。我的頭腦不是一個軍事的頭腦，這雖然他們是不錯的，然而我是一個科學家，我看厭了那些把硬腦袋去試利斧的歷史以前的原始人的把戲。只有一件事我是堅持的，就是我們得趕快着手。當敵人尙在說「唯一主要的是煤」的時候，我們還能活。但是如果明天他們說唯一主要的是瓦斯——那你也可以想到將有怎樣的結果了。然而我們的司令官還是在把上千上萬的兵丁從西搬到東，又從東搬到西，好像全盤的要點就在把那些兵丁像老鼠似的從這一個洞趕到那一個洞裏，又從那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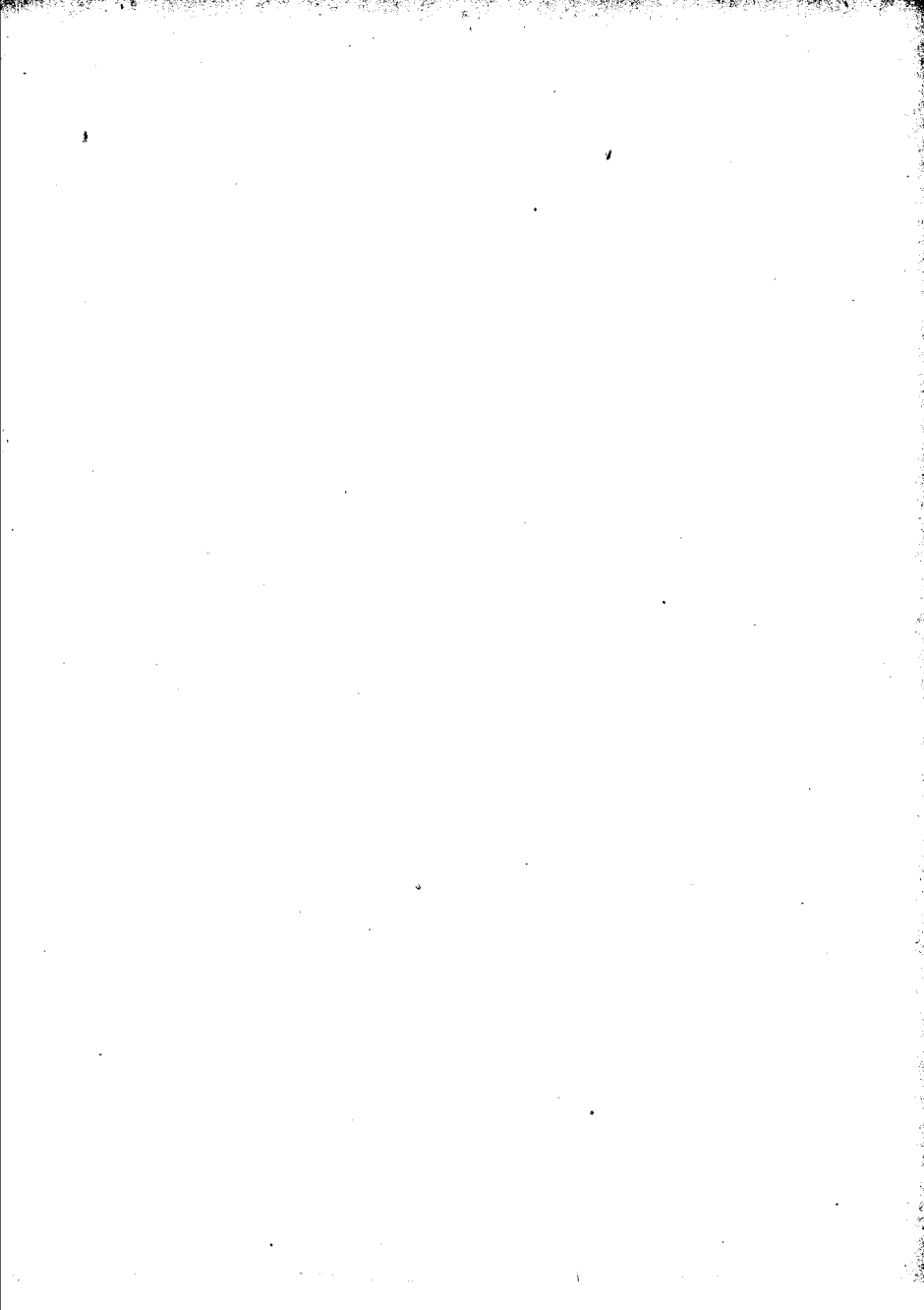
洞趕回這一個洞裏。」

「你這一番話是很嚴重的，」那巨人說。「但是那就要把全世界的軍火工業全部推翻了。世界上知道這是食了誰氏之賜麼？」

「當然，這是不會知道的。我也不過是一個假名。發拜爾教授是並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科學，而科學也不過在實驗室的牆外小小作一次應用的試驗罷了。在耶波勒司 (Ypres)，人家稱我爲戴綠色眼鏡的人——這就夠了。那個發明了燒燃的火油的杜撰家被呼爲黑暗之親王，這是確實的，而這稱號恰配他：便宜貨的出風頭的傢伙往往有一個名號很配他。」

「現在你是到柏林去罷？」那巨人問。

「不，我是回家去。我實在疲倦了，老早就望念着我的實驗室，也想念着我的夫人和我的一切朋友。再者，前方也實在太髒。昨天我當真在我自己身上找着了一個虱子。我把我的襯衫襖褲統統扔掉，洗了一個熱水浴。」



第七章 急救手術

草棚的木柱全都染滿了血，地上也到處是一灘一灘的血；血浸透了一堆閒放着的綑帶，血浸透了傷兵身下的稻草和齷齪的木板；血從捲起了袖子的工作人們的手上滴下來，——血可以用杯來滔，用瓶來裝了。染滿了血的來復槍和手杖倚在一角，所有的凹窪隙縫全裝滿了血，在兩個明亮燈光下站着的躺着的或者半躺着的人們全都流着血。血的溝從那草棚裏出來，分布到各方面。實在血是太多了，誰也不以為意了。急救站是脫離了戰爭的奴役的第一個地點。在這里，一個人可以叫喊，可以咆哮，可以咬手指頭，可以咒罵，——不必再怕長官們的干涉。

那醫生，像一個勇敢的拳術家似的，撲到每一個受傷者身上，把那受傷者放平在手術床上面。他的助手們像檢貨物似的把傷者檢出來。左邊，是那些被砲彈震傷了腦筋的，

低垂着他們的麻木的腦袋，一聲不出。右邊呢，是快要死的人，睜大了他們那發直的眼睛，手指拘攣地抓着地皮，似乎想要抓住了什麼東西以免他們沉入死的深淵。

那醫生捏弄着，抓剔着，撕碎了，割去了血淋淋的肉。他不用酒精或嗎啡來鎮定他的神經。摩托腳踏車的打噴嚏的聲音又來了，但是那醫生並不以為怪，——傷兵之不斷地載來，他已見慣。

一個兵的身形在月光下聳立在那醫生的面前了。他張開了兩腿站着，比平常人立直了張開着兩腿還要張開得大些。一種短促的咳嗽，就像一個老煙癮的咳嗽，不斷地從他喉嚨裏發出來。他只說了一個字，可是沒有人聽得懂。

「辣克哈薩！Rakhaza！」他這麼說。

他那帶點綠色的，發光的青銅似的面孔在那里一點一點變黑起來，就像一個燈罩受了煙煤的薰灼。他臉朝下的仆在地上了。擔架隊上的人就喚着他們的伙計來。他們七手八腳把這死屍抬到了右邊。這死屍的印度頭就靠在一堆的旅行同伴（這是最後

最長的一次旅行呵）們中間一位的胸前。

「這是第三個了，」救護隊的人說，當有兩個人走到他跟前的時候。他們在這印度人的身邊跪下，用手電筒照着他，拿出他們的記事冊來。他們按摸着那死者的頸皮下的脹大的血管。那死者的張開的嘴裏滿是泡沫狀的綠色的粘液。他們把這死屍翻一個身。他們剝下了死屍身上的制服和皮帶，伸開那死者的瘦而發青的臂膊；現在那死者的面頰和鼻子一點一點在瘦削下去，而且一點一點變得青起來。他們把所有的詳情都記在他們的記事冊裏。

「看呀，」有一個說，「中了毒氣——也是中毒中得很厲害。昨天我還看見他。是帶了一個報告來，看去是很強健的一個傢伙呢。這樣壯健的人一下子是死不了的。你以為這是什麼？我以為這是一種新出的毒瓦斯！」

「你記得麼，早上那個害了眼病的。他正在吃飯，眼睛忽然盲了，把一盤湯打翻。他直到死的時候眼睛還是盲的，而且他剛要斷氣的當兒忽然唱了起來呢。」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受不住，受不住呵！」那邊暗角裏躺着一個銳聲叫着。「你們全是該死的，你們和你們的血淋淋的急救站！」

「來呀！下一號的！」那醫生喊着。他嘴裏嚼着一小片橡皮。他並不覺得有用酒精或古加因（Cocaine，局部麻醉劑）的必要。

有一個背靠着個失掉知覺的伙伴坐在那里的人，在黑暗中大叫起來，像一個浸禮會的傳道者在公開懺悔。

「從前我是當醫生的，我是幹活體解剖的，我拿了狗來，剃掉了牠們的毛，把牠們撐開，把牠們上了架子，活活地把牠們解剖了的！」

「閉了你這鳥嘴！誰來給他一粒子彈穿過他的腦袋，閉了他這張嘴！」

「我挑剔牠們的臟腑，我叫牠們挨餓受苦！」

「咄咄，你呀！你割弄你自己罷。你這活現眼的鳥醫生，有什麼值得你誇口的？」

「我把酸性溶液，沸水，毒汁，——注射到牠們的肚子裏。我把電流通過了牠們……」

……」

沉濁的厭惡聲和咒罵，回答着這幾句話。

「我把火油澆灌了牠們，點起火來。我用醋酸燒壞了牠們的眼。」

「夠了夠了，閉了這斷的嘴，隨便那個！」

「醫生，用你的靴子來堵住這張嘴罷！」

「我給牠們嘔吐劑。我填塞牠們一直填到牠們咽喉邊。而現在，我自己却像這些狗一樣了，就爲的這個，我把什麼都回想了出來。我們全是……」

一陣怕得死人的咳嗽將這說話的人擊倒在地下。那醫生放下了他的解剖刀，走到這人的身邊來；那兩個拿着記事冊的跟在醫生旁邊。

「我恐怕他是要成爲第四個了。」有一個人說，已經執好了他的鉛筆在準備記錄了。

那個作過了不受歡迎的自白的人，現在是張開着嘴躺在那里。他那發紅的眼睛定

定地瞪視着草棚頂上掛下來的稻草，似乎怕那草棚頂會坍下來壓在他頭上似的。他的嘴唇上有些泡沫狀的粘液。

草棚裏的燈光照着一個人，臂膊綁着綑帶，嘴唇上流着血。他已經咬他的嘴唇咬穿了，他像凍僵了似的站着，用右手捏住了他那綁縛着受傷的左臂。

「喂，赫金斯？事情弄得怎樣了？」那醫生問着。「幹麼你又從英國回來？」

「只差了一個細節，可是我已經找得了。我會經研究了噴火器。呵，我可以告訴你，這項傢伙不算壞。」

他的牙齒又咬着他的嘴唇了。

「你有什麼要我幫忙的麼，赫金斯？希望你沒有吞了什麼瓦斯罷？你大概不至於打着噴嚏就朝我伸脚罷，不會的罷？要不要嗎啡？」

那人搖着頭。他的咬着嘴唇的牙齒慢慢地放鬆了。

「不要，我什麼也不要。我只要曉得……哨！」他又捏緊了他的臂膊。「我只要曉得

那個爲了人類的福利而行出這噴火器的那人的姓名。可不是我應當曉得麼？」

「你還是那個老脾氣呵，」那醫生說。

「振作起精神來呀，老傢伙。天亮以前我就要打發你走了。這當兒，路上全是火了。我爲的要曉得他們是怎樣一個死法，我自己付的代價可也不少呢。三天以前，我在這裏有過一次行好事的試驗。」

「這裏死的都是各式各樣不同的。有的正在吃飯，嘴裏嚼著一只湯匙，可就倒下去死了；有的一躺上床就盲了眼睛；又有幾個是咳着咳着，直到苦膽水和血都咳了出來，于是就死了；有一個正被司令部傳去問話，問話中間就死了。醫傷和止血的醫院顯見得馬上就會成爲過去的廢物。人們死的很有禮貌，連傢具也不弄髒弄歪；我們簡直可以用絲絨榻。這全是德國人的新式瓦斯弄成的結果，赫金斯。新症候是接連不斷的到來。有一個軍官告訴我，他帶了他的隊伍前進的當兒，忽然嗅到了一種最奇妙的清鮮空氣。於是他突然覺得他的腦袋上好像受了一擊，——他的眼睛隨即紅了，到了晚上，已經盲了。二星

期以後，眼睛倒又明亮了，然而他的心臟却有了毛病。他是碰到了他們所謂瓦斯袋——
一小團的很濃的瓦斯會停在空中許多時間不消散……哦，站開……那麼你不要一點
嗎啡麼？」

有一個跌來倒去的人，嘴上佈滿着泡沫的，拉住了那醫生的衣袖。

「就是那麼樣的，」醫生說，「這是第五個了。拉爾孚，給他一張椅子。讓這可憐傢伙
至少坐得舒舒服服地死了去。」

第八章 吸煙室

屋子裏充滿了煙。這，雖然不是戰場上的酸味的硝煙，可也不是瓦斯。這是紙捲煙的，雪茄煙的，板煙的，平平常常的煙；因為這是一間吸煙室。

年青的——這是說比較年青的人們，散散落落有坐在靠臂椅裏的，也有坐在單靠椅裏的，竟也有老實坐在桌子上的。每有一位新進來，就被用了友誼的幾乎是學校裏孩子似的態度歡迎着。他們全是化學家和物理學家，全是剛從前線各方面回來；在前綫時，他們全是辛苦地流着汗在瓦斯隊的實驗室服務的。他們把呂萊勳爵 (Lord Reilly)，威廉·拉姆珊 (William Ramsay)，哈立孫上校 (Colonel Harrison)，奧列佛·洛其 (Oliver Lodge) 這般人都視同天神似的。而這般人是各自努力要在他的成績上——有關於戰爭的失敗和興衰的，勝過他的同業。

「近來有誰見過阿忒胡特 (Atwood) 麼？」問這句話的，是一位黑臉的化學家。

「阿忒胡特是四個月前送了命了。他的腦袋搬了家，炸掉了，我們只好就那樣把沒有腦袋的身軀兒埋葬起來。我們無論如何找不到那腦袋。」

有人在煙的屏障裏這樣回答。

「那時老杜華爾 (Dewar) 甚至說那是氯氣，而結果證明果然是的。」

「誰能夠設想靛青會有那麼大的作為呵。」

「我們試驗過幾千種的顏料。我們在三氟化氮上有了經驗。柯伯爾得了肺炎，只好離開那工作。銅片浸在氮酸化合物中就會消滅了世界上治肺炎的最好的藥方。但是我進而試驗溴素，碘化苯以及二甲醚。」

「我們是發瘋似的工作着。要是我休息着吸煙的時間過了一小時，這就是犯了罪了。當然的——我們的工作是和許多人性命交關的。我們注意着前線所發生的一切，像偵探似的注意着——每一偶然來的瓦斯的雲，每一料不到的瓦斯彈。我們鑽進了戰雲

最深處，要找到最新出生的戰爭的排泄物。我想來至少是有二千的我輩被動員了，然而——還是不夠，還是太少。」

「我早已忘記了我那女人的頭髮的顏色了。我渾身發着臭氣，像一個浸在氯氣裏一星期的死屍。我失掉了一切的生活的味兒了。」

「那老頭子有一次說，——我記得他說的是：德國是一個瓦格納（Wagner）式的歌劇，善與惡的精神在互爭雄長，——我在彭吉爾親耳聽得他這麼說的。而他有過一時以為那善的精神終必會把德國的靈魂救拔了出來，——可是並沒有這麼一回事出現。德國的靈魂是已經沉了血的海，——依他所說，而我們是在對付一個黠武的特殊階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接連四十天四十夜把炮彈的洪水，榴霰彈的雨，沖到落到敵人那邊，而且我們在那些彈壳裏裝着我們所認為必要的任何物。」

「那老頭子麼？那是勞合·喬治（Lloyd George）罷？我猜想來是他罷？」

「對了，除了他還有誰能夠舉出瓦格納來？」

「德國人是不應當搶了先的，開始化學戰爭的，應當是我們這民族。而現在我們却不得不注意着他們的每一炮彈，以便嗅出他們那第二個炮彈將要是什麼的。話是這麼說——我不知道到底是坐在戰壕裏更精呢，還是天天守着毒瓦斯試驗管精些。我們的伙伴有多少全是年紀輕輕就歸了西天呵。」

「我只是在杜白林 (Dublin) 呢，而我也損失了一條臂膊，這要謝謝勞席。坎司門勳爵 (Sir Roger Casement) 的，他們說，只好把他擱在牆邊橫出的石基上將他槍斃，因為他重傷到立不起來。」

「沒有這樣的事。他自己辯護了三小時呢，然而不相干，人家還不是把他絞死了麼。不過另外有人是擱在牆邊橫出的石基上槍斃了的，這倒是真的。」

● 杜白林是愛爾蘭的首都，那時愛爾蘭正鬧着獨立運動，很流了些血。坎司門即獨立黨人，被英國官憲捕殺的。

「我的愛爾蘭的朋友——可是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到那兒去了——常常對我誦讀芬寧（Fenian）的祈禱詞。我現在還記得很熟呢。」

一個皮綁腿的人站了起來。

「如果愛爾蘭和德國攜手，這就是叛逆。不能有第二種的看法。也許明天他們會煽動印度起來，像他們煽動了非洲的那個老蠢才特佛忒（Tevet）。我們得把這問題明白提出，而且明白回答。每一個民族有牠的使命。英吉利民族的使命就是團結不列顛世界帝國，這帝國並不是用戴着羊皮手套的手創造出來，而是用武力創造成的。我們必須扔掉那種小學生的無意識，而了解到如果所有的民族都在用這樣那樣的方法實行掠奪，那麼，海盜們就是帝國的最好的建立者。在建立或防守一個帝國的當兒，什麼行動是公正的而什麼行動是罪惡的，——這都不成問題。只有一個真理——強者和適宜於生存者的真理。強者必須統治弱者，不問那弱者是願意被治與否。戰爭的洪爐在要求各民族經過一次鍛鍊，而在命運的堅強的鐵砧上，各民族都要被錘打成爲上帝所需要的形

式。在這一次戰爭中，我們空前地感到了勝敗之決定不在疆場上的一個勝仗和參謀部的巧妙戰略，而在一民族的持久力，長期的抵抗力。是不是那些將軍們都依賴着我們，依賴着我們所說的麼？——我們，坐在實驗室裏的，是不是供給了將軍們以防守的對抗的瓦斯以及進攻的瓦斯麼？勞台·喬治說到了炮彈的洪水。但是誰裝置那些炮彈的？我們呀——只有我們，沒有別個。」

「戰爭的責任會落到我們肩上，這是可怕的。」一個蒼白臉色而且有傷癥的人喊着說。「歸根一句話，這些瓦斯是早就發見了的，可是科學家從來不會想到可以用爲破壞的手段。拜也耳 (Bayer)，卡羅忒 (Carrot)，羅脫 (Laut) 和惠德 (Witte) 他們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經發見了這些瓦斯而且知道牠們對於人類的益處了。要是他們現在還活着，我斷得定他們一定不忍用這些瓦斯來作爲破壞的手段的。」

「那麼你是不是同意着人人所說的這一次的戰爭我們是被逼着加入，是逼上我們頭上來的？」

「這就是愛德華·葛雷勳爵 (Sir Edward Grey) 說過的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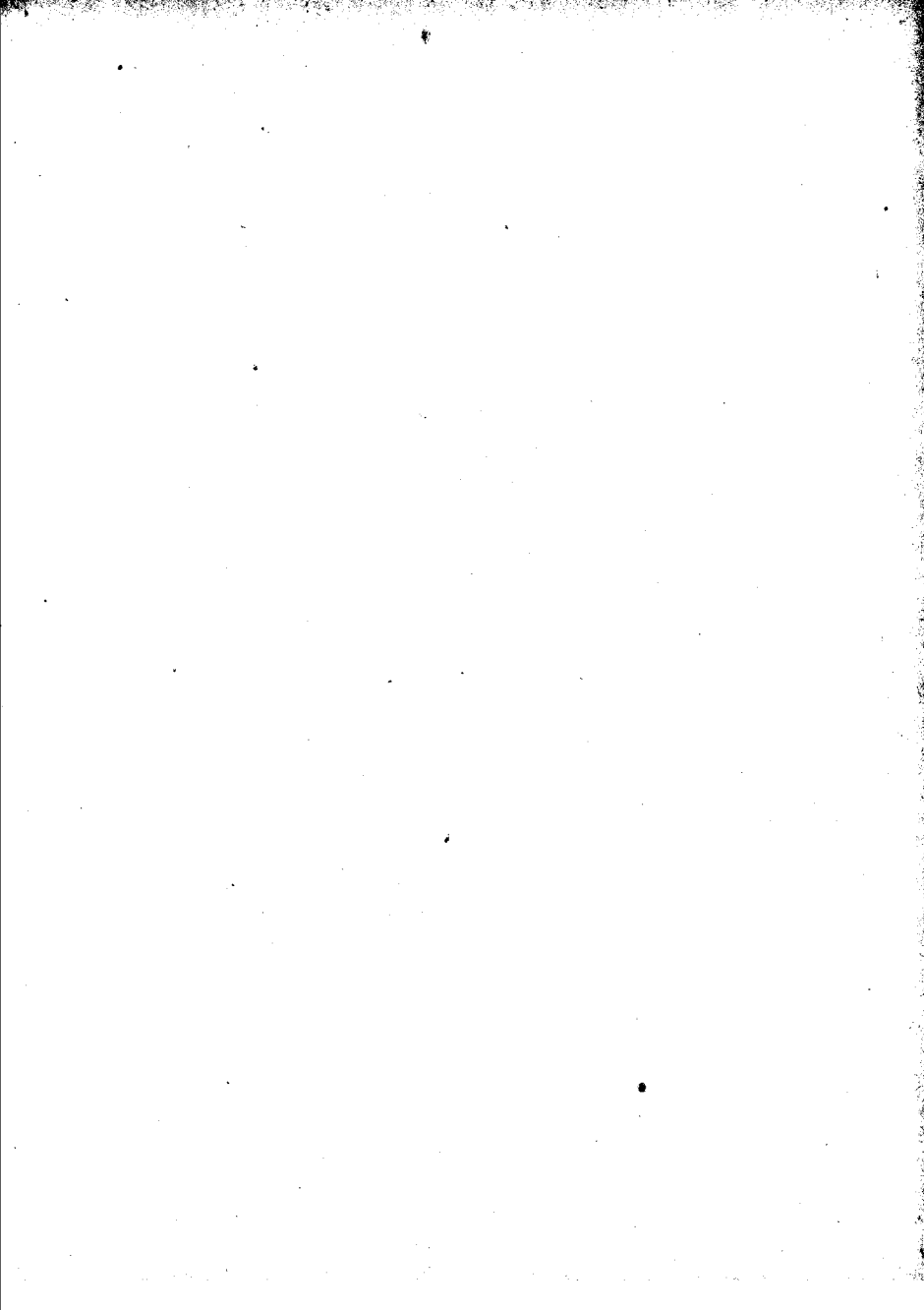
「這是人人都認得明明白白的。」

「而我却不明白。」

「等到你吸着了一口新的瓦斯，那你的見解就會不同了。」

「噓，勞駕不要再說這些無意識的話了罷，那邊是哈立孫上校來了呀。要是他聽得

了像這樣的話語，他要覺得是大大的侮辱呢。」



第九章 黑點

發拜爾教授一跨過他的研究所的門檻，立刻其餘的世界對於他都不復存在了。然而，他到這研究所裏來的目的却是和研究所牆外的世界有直接關係的——在這兒，他們也服從着秘密的前進律，而發拜爾教授和他的助手們是唯一的推進者。朋友，愛人，還有——不要在加特（Gath）說——甚至于國家，都在發拜爾心上消滅，當他一穿上他那厚實的工作衣，他那無聲的拖鞋，和橡皮手套的時候。

那研究所像一個特殊派系的修道院。閉居在這里的圍牆裏的「修道士」們，坐在與世隔絕的小房裏，不被打擾的寂靜，和專心注意。他們的寂靜只有偶然一回被打擾了。

有一天早晨，有一聲轟吼震動了整個房子。玻璃器都像秋葉一般震落了下來，倒坍的東西發生的反作用都混成一團，有幾位研究工作從椅子上跌落了，而且有一堵牆

裂了一條縫

一股紅棕色的濃厚煙霧在稍遠一間暗沉沉的嚴密慢好了的房子裏飄浮吞吐着。不許任何人到那間房裏去察勘。沒有一家報館，甚至沒有一個最刁鑽機靈的忙人能夠知道那間暖和的嚴密地慢好的可怕的房子裏發生了什麼事。當那濃厚的煙霧散了時，威司脫教授的矮小屍身躺在地板上。他是發拜爾教授的右臂。隨即那房間恢復原狀，一個新人來繼續死者的工作，但是整整一天內，不論發拜爾教授的目光落在什麼地方，他老看見一點東西——一個黑點。當他在胡爾支（Wurtz）式的曲頸蒸溜器裏把硫磺加熱的當兒，他看見這黑點；在任何處，——在氯氣管的邊緣上，在漏斗的嘴上，在曲頸蒸溜器的曲頸上，在玻璃管上，在溫度表的水銀柱上，他全看見有那麼個發光的黑點。這黑點跟住了他，接連有好幾天。這黑點自然未必是表示了良心上的負疚的。發拜爾教授是完全沒有那種「迷信」的。而然而——當他在他的煙捲兒頭上也發見了這黑點時，他就沉吟起來了。

壓根兒，也許是他工作得太疲倦了罷？

他走遍了所有的試驗室。在樓下那一層，他的助手們正在製成了一種爲戰爭所需用的新式的混合瓦斯；這些瓦斯被引導到樓上一間試驗室，這裏又有別的助手們坐在那裏。那里想法要造出一種新式的嘴套（防毒面具），可以抵制那樓下新製成的混合瓦斯的。這一抵制工作，無疑地是危險到了極點的。這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

氣體和液體的旋渦，桌子的苦悶似的蘇蘇格格的磨擦聲響，那成堆的石綿，那水銀燈的熱氣，那冰冷的亨濱生式空氣壓榨器，火油邦浦的陰沉的喀勒喀勒，還有那些化學師們的注意偵伺的眼睛，——一切都變成了計度器上的指針似的朝着一個方向：就是都在幫着使那個黑點消淡起來，直到成爲灰色而且幾乎看不見。然而到明天這黑點仍舊要出現。

發拜爾教授不能忍受他的生活却受制於一個並非實體的黑點。

於是他要在一切東西上找錯頭，出這口氣了。瓦斯（煤氣）水電，——一個實驗室裏

的並肩三巨頭，都是好好兒的合規矩的。煤氣從管子裏來，燃燒着成爲一條高而細的火柱，凡是火的崇拜者看着都要豔羨不置的；水在唧筩裏流，在洗盆裏快樂地澌澌地叫着；而電火呢，一天到晚亮在那里。

於是他轉而去挑剔不要緊的事了。有兩張桌子是空着的。這兩張桌子有平常的休息日的看相，但是好像烏柏樹（*Urs*，熱帶產的一種毒樹）誰走近去就要受到責罰。芥氣曾經倒在這兩張桌子上面，而且入木甚深，使這兩張桌子威脅着凡敢走近去的人。這兩張桌子現在是浸在漂白粉裏，牠們所有的那種看不見的危險性也在慢慢地死滅。

那麼，就在這兩張桌子上頭，可以扳錯頭了。而且還可以在助手福吉爾身上找錯頭，因爲他綁着手在走來走去，而他這手是被苯二氯化砷所傷的；也可以在兩匹兔子身上找錯頭，這兩匹兔子本是預備着試驗芥氣的，然而倒先死了。

可是，無論如何，那灰色的點子仍在閃閃發光，不肯消滅。

於是發拜爾教授坐下來，考查最近的實驗記錄了。這些記錄，他早已很熟習，他早已

考查過牠們的結果了，但是他一拿取這些長的寫滿了平常人所不懂的公式的紀錄本子，他的思想就野了開去。

而於是，好像從他那研究所的牆壁所分隔的世界裏，——從他自己的意志，他對於工作的忠心，他所忠心者只有他的工作，這一切所分隔的世界裏，——從他的國家，朋友，愛人所分隔成的世界裏，出來了一個觀念，就是那灰色的小點。試設想一下罷，他的研究所被燬壞了，不問是怎樣燬壞的，——許是敵人飛機上擲下來的一個炸彈，像威司脫教授那樣被燒光了，或許是中了什麼陰謀被什麼新發見的瓦斯所燬壞，或許是失火，或許是走電，或許竟是意外之變——那時他發拜爾教授除了被一些不相干的人們從廢墟上拿走以外還有什麼？

而於是他懂得了爲什麼他聽得說每天被他燬滅的人類總有幾千，他曾是泰然自若的。他甯願和貓和猴子做朋友，不願與人作伴。發拜爾教授是世上有孤獨的權利的少數人中間之一。而且，他又自知，他在每一公開的談話，每一文章，每一談話，都是說了謊的。

有時，他的什麼都不在意的態度來得特別強烈。當蒲爾哈脫教授（Professor Burchhardt）問他「誰將負這次戰爭的責任？」他直簡痛快地回答道：「誰打敗了，誰就負責！」

他不能夠，也辦不到，和最出名的司令官，作家，或機械師，換了個地位。他是擔當着全陣線各方面的巨大的拚死命的苦戰。他所看得起的，只是少數幾個世界著名的和他地位相等的化學家，而他們呢，正跟他一樣，不過是在敵人的實驗室中，也是像他那樣在同樣的致命毒的浸透了芥氣的桌子中間，在傷手傷腳的助手中間，在酸化物 and 各式毒瓦斯的爆炸中間，拚命在招架對方來的打擊。

在所有作家中，他中意了佛羅培爾（Flaubert），因為是佛羅培爾說過這樣一句話：「世界應當被有學問的官吏所統治，這是唯一的公正的勢力。」爲了這一句話，發拜爾教授寬恕佛羅培爾之爲法國籍，並且也寬恕他在小說中把女人放在這麼重要的地位。女人們是不配佔着重要地位的。女人們不是累墜貨就是淫貨。女人們和科學的高超

的劃一是無緣的。

發拜爾教授這樣想着，然而那灰色的點子仍舊沒有消滅。牠站在那里，像一個看不見的監視者的一隻眼。於是發拜爾教授喚了福吉爾來，和他走進了那小書房。這小書房是他們通常舉行會議的所在，有些小小的誤會也是在這小書房裏講開了的。在這裡，發拜爾接見參謀部的代表，也是在這裡，已故的威司脫教授說了他最後的笑話。

發拜爾朝他的助手看了一眼。那灰色的點子就在福吉爾前額正中閃閃放光。正當那前額的禿頂開始處，映着電燈光也是亮晶晶的。

只有過一位科學家，一位小小的第二流的科學家，一位壞科學家，拒絕了在發拜爾的研究所裏從事製造毒瓦斯。這人，要不是白癡，定是個社會主義者。因此，這人應當關在牢獄裏。把這人關了監，對於世界或對於科學是絲毫不會有什麼影響的。

於是發拜爾微笑了。那灰色的小點子就像那個科學家，或是一個陀螺，小孩子玩的陀螺，在大人腳邊旋轉的。自然不難一脚把牠踏住，可是陀螺太藐小了，太伶俐了，一個大

人犯不着去追趕一隻陀螺。

這時，那助手福吉爾却用了撞進芥氣裏去的兔子的眼睛，在朝着發拜爾看。

『青酸 (Hydrocyanic acid) 是不行的，福吉爾，你知道的——不能是牠那現在的形式。現在那式子，死的百分比並沒顯著。我們是把貴重的原料扔在戰場裏了。這還沒提煉到足夠殺人。不是送他進墳墓，倒是送他進了療養院。這是大不同的。』

福吉爾站起身來。這位順從的細心的福吉爾只能分析科學的事物，却不能分析人類的情感。墓墳和療養院，他是不感興味的。那毒氣既然並沒按照應該的樣子製出來，那福吉爾就犯了錯誤。但是他決心要剖白一下。『屋子裏充滿着那種凝煉到所需要的程度的瓦斯，我是用貓和兔子試過的。』

『發生了怎樣的現象呢？』發拜爾問着。『是不是也是一觸即死了呢？』

『在結果弄明白以前，有多少時間給我們試驗？』

『我們每星期都接得前線的報告。今天接的，是第十五號的，而且第一個試驗隊將

進入那料想來將受攻擊的陣地了……」

「你是依着參謀部的幻想作實驗的。這就是永遠爲難。」

「教授先生呀，可沒有別的方法呢……」

「有的！」

福吉爾的眼光直視着一個屋角，他的腿上流過一道輕微的抖顫。像那樣的一個觀念簡直是不合理的。發拜爾今兒說的笑話比往常的糟得多了。

電話鈴響了。福吉爾拿起聽筒來聽了一聽，就用手掌遮住了那聽筒，說道：

「斯塔爾克上尉有點緊急的私人的事情要來見你。」

「這人是什麼路數，福吉爾？」

「我記得好像就是那種噴火器的發明者。」

「哦！是煎炒了法國人的那傢伙啦！是今上陛下御廚房裏的大司務啦。告訴他，發拜

爾教授已經到前方去了！」

「很好……喂，你在聽麼？發拜爾教授已經到前方去了。什麼？你得的報告剛剛相反麼？喂，這是錯的。是呀……是呀……那我可不知道。正像你所想的！」

「教授先生，我知道有一個方法，可是這方法並不是可以實行的。」

「你的方法是什麼……」

「弄一個人來，進那間屋子去。」

「你這話對極了！」

電話的聽筒懸空掛着。福吉爾忘記了將牠放回電話匣的鉤子上去了。

第十章 庫房

「教授先生，你在傾聽我的說話麼？」

「聽得，福吉爾。」

舖了白石板的長走廊似乎一直下去沒有盡頭。

「然而沒有一個人應當走進那間房。」

「爲什麼呢？福吉爾。」

福吉爾的額角上鑽出汗珠來了。他幾乎用了跑步沿着那走廊走去，而且他又比發

拜爾教授矮小得多，他要和發拜爾說話就不得不聳起了脚尖。

「進了那間房，人會死的。那毒瓦斯的密度是致命的。」

「而我說不，福吉爾。我將要證明牠！」

福吉爾在這研究所的長期經驗中，現在是第一次他呆怔怔地看着那些牆壁乞求援助了。

那些牆壁是光滑的，而且官樣文章地對他表示同情。他喉管上的喉結突出了他的衣領。他變成了一個怪物，有一個大頭和蜴蜥的身體。

「我們可以弄到一個俘虜的，教授先生。」

發拜爾教授站住了。

「我是說，一個損失不了什麼的人。一個被判決了死刑的人，或是一個白癡，或是一個殘廢人……一個活着只是受累的傢伙……」

他們走着，穿過了一條又一條的走廊。

「我是沒有什麼可以損失的，」發拜爾教授說，「況且——你知道我，福吉爾，青酸是什麼？」

「啊哈，那是發拜爾教授又在開玩笑了……呵，哦——」福吉爾把他的手從衣袋

裏伸出來，像一個小學生準備着背誦他的功課。

「青酸鹽[?]青酸，通常是用來稱呼一種含有衰酸 (Oxalic) 的氫氣的溶劑。含衰酸的鹽，成爲……」

「謝謝你，福吉爾。現在我們一二三——數到一百爲止，勞駕你再不要開口了——哦。我們這可到了那間房。」

爲什麼發拜爾教授打定主意要進一間裝滿了散射的青酸的庫房以證明那密度到底是如何呢？那密度雖沒有精確的計量，但在福吉爾看來，已經是強烈到足以殺死一切接觸着的生物的。然而這只是福吉爾這邊的付量。事實上，發拜爾教授之要進去，並不爲的要證明什麼。他不過想要撇開一個永遠不肯放鬆他的小小的灰色的點子而且卸脫一切責任罷了。

在這樣的境地時，一個俄國人的辦法就是抓起一枝手槍來，裝進了一顆子彈，隨隨便便弄轉了機括；於是他就將槍口放進嘴裏去，扳了那發彈機。要是那槍不放出去，這

人就會站了起來，搖擺了一下身體，而他嘴裏的鋼鐵的味兒會被他記住了好許多日子。一個日本人的辦法就是扔掉了他的武器，脫下了一些衣服，露出一對精赤的臂膊伸開了去爬旅順口炮台的礁石。

發拜爾教授站在那充滿了放射的青酸的庫房裏了。他知道他應當是怎樣一個死法，如果他知道得不錯的話。這是壓迫着神經系的中心，身體就停止了從血液吸收養氣。他就會站立不住，會苦悶地呻吟。於是他的腿就會不中用了。而在心臟停止跳動以前，呼吸先要停頓。那心臟會在可怕的血泊中繼續跳躍，那血會變成硃砂似的鮮紅，直到斷氣以後好久那心還在跳動。

而於是發拜爾教授的屍身就會佈滿了鮮紅的斑點，像一個丑角的化妝衣服。可憐的發拜爾呀！死會把這樣一位最了不起的要人的屍首塗抹上更莊嚴的悲劇的色彩，不單是像一個「國民軍」的人。

他站在那裏，忘記了一切時度。當他跨進了那只有兔子、狗和貓被許進去的庫房的

門檻時，時間就已經不存在了。

他是在等候他的結局。等候着，等候着死之前的肌肉的最後一次的抽搐，而這就是他的得救。他不能聽得他的心跳，他等候着喘哮來——喘哮是他燬了的第一個信號。像怒潮一樣的大聲掃過了他的意識。發拜爾教授只有幾秒鐘的命了，而他們還是來得這樣慢，——慢到足夠讓一個人從世界歷史的開頭起步出發，通過了整個的世界歷史，趕上了這次的世界大戰，找出那研究所來，找到了這間孤立的黑洞洞的庫房，而且抓着了發拜爾教授，從他的昏迷狀態中拖出了他。

人們說，也有中了毒瓦斯的人能夠走過一個院子，擁抱了他的妻的，而且也有能夠走上了車道，死在人堆裏的。但是他，發拜爾教授，却說過福吉爾所提供的青酸只能把人們送進療養院去。

他感到他的爪甲是在怎樣摺進他的手掌去，他的耳朵是在怎樣顫抖，他的肚子是怎樣乾燥，而且在滾動，好像有一根繩子繫着一只皮吊桶掛在他肚子裏；而且這繩子的

一端又在他嘴巴裏開始脹大。他的舌頭也脹大起來了，而且膩得地塞滿了一嘴。他想像到他腿上的血管一定像些青色的繩索。他的剪得很短的上髭，闊而且平的，開始潮溼了。好像一個長住過客棧的步行客在既離客棧以後又回來找尋什麼遺忘的東西似的感覺，通過了他的神經。這一些感覺擾亂了他，而且使他痛苦——那倒是他並沒料到的。

難道這幾秒鐘永遠不會完結麼？抑或這就是人們所謂死麼？那麼，已故的威司脫教授當他的屍身已被曳出那紅棕色煙霧的時候還可以審定他的致命的錯誤，而算出一個小小的公式來了。這是確實的，呼吸停止了以後心和腦還在活下去。他回憶着——像一道符咒似的青酸的構成公式： 三氯化砷 是不能讓牠分解的。一個沉重的吼叫在天花板下經過，好像是一陣風撕裂着一個帳篷。哥羅芳（悶藥）是不能分解的。那吼叫聲又來了。房裏發生了暴風。氯化錫，錫減少了揮發性。那暴風把發拜爾教授擲在牆壁上。他的心停止跳躍了。他的舌頭變得小了。他的膝頭彎下去，好像受了重壓。他的耳朵裏有了令令的鬧響。發拜爾教授暫時之間失去了知覺。隨即他又覺得他是抵住在牆上。這牆跟

糖漿一樣有粘性。不是那牆有粘性，是他的手。灰綠的光從空中射來。藝術家和作家把死描寫成爲全身感得的形式，而且是有精確動作的，真是多麼大的說謊呀。死的感知絕不是定形的，只是昏迷，衰弱，只是知覺的慢慢地悄悄地消失罷了。發拜爾教授的身體震動了一下。他伸出了一只手去，就有人抓住了這手，而且猛力拉這手向上。發拜爾睜開了眼來。站在他面前的是福吉爾。光線落在福吉爾額上的禿頂開始的地方。再沒有灰色的小點停在福吉爾那禿頂的威嚴的白處了。

福吉爾在拖着他下那走廊去，他一邊走，一邊吐出輕微的驚歎聲。福吉爾高興得像一匹吮着自己的足掌的狗熊。他拖着發拜爾進了一間房，把他放在一張軟榻上，於是就在對面坐下，背向着一口擺滿了藥瓶藥包和小瓶的開開着的藥箱。但是他來不及把綑帶和剪刀遮蓋好，所以綑帶和剪刀就是發拜爾教授從別一世界回來時第一眼所見的東西了。

發拜爾喝着搗了白蘭地酒的熱水。他坐在那裏，領口的和背心的和褲子的鈕扣全

都解開着。福吉爾在他身邊忙亂得很，老是踏着絆着他那散開了的鞋帶。

一把小壺在愉快地沸滾着。福吉爾拿起那白蘭地酒瓶，加些白蘭地到發拜爾的開水杯中，站定了，抱歉地喟然說道：

「你使我終身慚愧了！」

第十一章 小不幸

鐵十字章，上尉的品級，一個「骷髏」在他左袖上，——這是敢死隊的記號，「黑暗之親王」這拙笨的稱號，以及他的不含糊的自信，——他的噴火器沒有恰配牠的聲價。他並沒有把戰爭燒個結束。這在大戰的第四年上，誰也能夠容易地下這斷定了。多少次的徒然的盼望呀！噴火器是什麼都可以算得上的：士氣的振作，勇敢，大丈夫氣概，不怕死，——什麼都算得上，然而還說不上最後的勝利，最好是不到戰爭的結局不從前方回來，不到結局不回來，然而何時才是結局呀？

像陸軍上將雪立芬在臨死的昏迷中反覆說的那幾句話，——

「加厚右翼的火力！」他在死下去的當兒也會是這麼喊的！「噴火器，只要噴火器！」然而現在是一切都另是一番布置了。另外一位有福氣的人，——要是他可以算是好福

氣的話，已經把他的桂冠搶了去了，——要是牠們也可以稱爲桂冠的話，而這人就叫做發拜爾教授。有一次，那是很久的事了，斯塔爾克要去見這位教授，當面試試這位敵手的力量，可是發拜爾不肯見他。後來他就埋頭於一種新的噴射器，這是簡便的，引人注意的，而且合用的。這曾經在參謀部的無數「局」中討論過，但當他得到了答覆時，血在他斯塔爾克的老心臟裏突突地跳了。

他們扔開了他這出色的理想。你看，全德國沒有足夠的火油來實行他這出色的理想。在他看來，飛機並不是怎樣無敵的武器。從飛機上射出燃燒的火油到敵人頭上——這是辦不到的困難的工作。哦，當初他們豈不是也以同樣的理由反對過噴火器麼？

「你沒有大批的材料呵，」一個顯然是自拉自唱的漂亮的饒舌家這麼說了。「你不會想得到，——比方說，德國軍隊每天銷耗了多少棉花。這，每天要燒掉一千噸多呵。光是這麼想一想：十二生的大炮的三十發，就要化去四百磅的棉花。我們每個月在前方發射的一百萬顆炮彈得用六百噸的火硝。我們不能把整個的來復槍和大炮的系統都

改變一下呀。一切中間最容易改換花樣的，是炮彈；然而所改換者也不過是牠們的內容呀。你的噴火器，在局部的戰壕戰，在衝鋒戰時，是不錯的，然而不能再希望得多了，特別是自從噴火器已經不足為奇的現今呵。」

「你耗費了很多的材料呢，」這個惡意的嫉妬的傢伙又接着說。「你把一百立德的火油裝在一支大的格羅夫發射管裏，而你只能在中速度發射廿五米達有效距離的十二發。那有什麼用呀？我曾經守過厄巴爾吉高地——這是你知道的呀，你總記得那邊有的是多麼結實的機關槍巢和掩護物呀。我有好多時不在那邊了。上個月我碰巧又去了一次。嗨，那邊已經沒有了高地，已經夷為平地了。只有雜亂的倒鈎鐵絲和一堆堆的水泥的碎屑以及碎石，還有多少的白骨。這都是赫金斯的地雷發射器和臼砲所做的工作。這才是有一點兒出色的工作！三千架地雷發射器同時開火。赫金斯挑中了牠們。這些地雷是裝了瓦斯的。一個人嗅着了立刻就死。這是一件事。第二，就是瓦斯波浪和瓦斯彈代替了一切的地位。每天，每小時，我們擔受着可怕的損失。人們盲了，聾了，死了。任何地方不

會再能安全了。瓦斯波浪可以深透進了十基羅米達。而我們也照樣回答，用瓦斯回答瓦斯。戰壕後邊好多里路的樹木和草都燒光了，到處是荒涼，是殺戮。」

「你知道麼，」斯塔爾克說，「我去見發拜爾教授，可是他不肯見我。當然，這是好多日子以前的事了。」

「我不知道他拒絕會見你的理由，但是我知道他是使得全軍人人都反覆說着瓦斯，瓦斯，瓦斯——這一個字的唯一的人。是他，使得整整一師的兵像刀下的公牛似的倒在地下。現在人們是戴着防毒面具睡覺了。每天有四次，敲着「瓦斯警訊」的警鐘。請恕我，我恐怕我們這談話必須就此爲止，有人在那裏等候我呢。」

於是他就離開了那屋子，——像一個鎮靜的自滿的參謀部的官佐。

斯塔爾克也回到了家裏。他站着想心事，想了好多時候，他背向着窗子站着。這窗是寬闊而且嚴密的，像一道關着的門。斯塔爾克的灰白色的腦袋一動也不動。這麼着，就好比是斯塔爾克站在他的紀念碑上。這麼着，就好比他是大理石的或是黃銅的紀念像。

第十二章 大不幸

「你知道麼，有一次我對某軍官說，你是使得全軍人人都反覆說着瓦斯，瓦斯，瓦斯——這一個字的唯一的人。砲隊已經受過了正規的化學課程了。而這又是這麼簡單的，可不是？固定的隔絕堤。黃十字的芥氣。綠十字——光合氣。藍十字——砷。只有繼續不斷的緊張和興奮，才能夠使士兵們不消沉下去。西戰場變成個惡夢了。那邊的人們說，沒有一個人有一張完全的皮了。傷了，中了瓦斯，或是死了。你可以不戰而被俘，這是確實的，然而你並不是常常來得及被俘（來不及被俘，你先死了。）當有幾個聯隊從東部前綫調到西部前綫去的時候，發生了好多起的半路逃亡。逃走的大半是波蘭人和阿爾舍細亞人。這就很容易看出來，人人是疲乏極了。」

發拜爾是和那參謀部的官佐坐在會議室裏。他們正喝着咖啡，佐以英國產的餅乾

——也是戰利品。那時差不多是冬天了。街上是冷而淒清。屋子裏用了電爐。

那軍官架起腿坐着，照常的舒坦從容，雖然他們談的是極嚴重的事。

「什麼叫做疲乏？」發拜爾問。「這不過是用一種特殊的毒質自己毒了自己的機體罷了。而這碰巧在蛋白質不溶解的當兒發生。你可以種植疲乏，跟種植天花一樣。使我操心的，不是這疲乏，而是那防毒面具。不多時前，我試了那新式的皮面具——一共是三種式子……」

那參謀部的官佐放下了咖啡杯。他自己經驗過的在前線的活潑潑的回憶浮現在他心眼前了。發拜爾却吹着口哨。這樣一位要人會像一個小學生似的吹着口哨，這是使人吃驚的。

「要是英國人開始用那藍十字——疲乏就會消滅了。那些防毒面具防不了藍十字。」

那軍官的臉色也轉白了。發拜爾放下他的咖啡杯，繼續說道：

「要是英國人應用了砒素的混合物，那我們就不得不照着英國的模型來製造我們的防毒面具。英國人是用了毛織的濾清器和棉毛品來抵禦我們的有色十字的，但是他們那種式子的面具，會抵住了咽喉，因而立即會覺着氣悶。我們將用別一個式子。這須得是一口大匣子，掛在胸前，——用一根橡皮管子聯系着。我們沒有橡皮，我們將用熟革。但是要用皮革來做成那樣的管子却是一件複雜麻煩的工程。而且我們需要幾百萬根那樣的管子。我們怎麼辦呢？我已經問過了。橡皮的存數微乎其微。現在前線是從那里到那里呀？」

「就全體說來，前線是從阿拉斯（Arras）到拉反爾·理姆斯·凡爾登（Laferme-Rheims-Verdun）。不幸我們好久以前就失去了索滑松（Soissons）栖格夫里（Siegfried）一線也在不穩，我們的一切希望是在克列姆赫爾特（Crimhilde）和亨迭加（Hundiga）兩處站穩，這兩處的防禦倒也不見有薄弱下來的徵象。」

「我也在擔心別的地點靠不住，」發拜爾說，聲音很安詳，跟他講學時的聲音一樣。

「且試試把我們用來抵擋芥氣的 Helleboin (面具) 的存貨來改造一下罷。軍隊裏現在還存得有多少容量的芥氣呢？我疑心芥氣也存得不多了。」

那軍官立起身來了。

「明天我必須走了。我要親自把你的報告給送去了。三天之內，你就可以接到回答，而且你也可以接到一份的訓令。」

發拜爾按鈴喚福吉爾。

福吉爾進來了，他那禿頂照常閃閃放光。這一塊禿在一天一天大起來，但是福吉爾却並沒因此失去了一些他的光澤或重量。

三天之內，一封電報到了發拜爾的手裏，這是密碼，已經翻好了的，而且這是絕對可靠的。他讀了好久的時候，而且不理福吉爾的咳嗽。於是發拜爾將這封電報納入衣袋裏，一分鐘以後忽又抽了出來，而且從他的眼鏡的邊上面看着福吉爾。

「對不起，你說過一句什麼話呢，福吉爾？」

「沒有。我沒有說過什麼，教授先生。」

發拜爾將那封電報遞給了福吉爾。福吉爾驚訝着發拜爾讀這短短三行的電報竟讀了十分鐘。電報是這樣的：

「報告，所有的漂白粉已經掃數發給第三，第一，第七，第十七，第廿六各軍了。庫裏已無存貨。」

福吉爾用壓低的聲音讀了這封電報。發拜爾教授的眼光尖利地往福吉爾臉上一瞥，但是這一瞥是狠狠的，所以福吉爾往往會預先覺到這不是那教授要發怒就是要說笑話了。而他並沒猜錯。

「福吉爾，當你給了假去休息的時候，你願意到那一個地方去呢？哦，不——那一個地方最能引誘你去？」

「暹羅，」福吉爾回答。「白象， bayadere（舞妓），老虎。」這一回他是準備着說笑話了。

「那麼，你可以收拾起鋪蓋到暹羅去了，福吉爾，而且在白象背上和 bayadere 大跳特跳罷。這於你會是安閒得多了……」

這笑話却不像平常似的說到底。福吉爾甚至于並沒微笑。

第十三章 顯勒克福司乾乾燥燥出來了

魯特·顯勒克福司現在是過着不可逃避的機械的甲蟲的生活。他在煙霧瀰漫的戰地上，在破壞了的戰壕的那些交通壕中間，爬來爬去；但是最糟的是那些炮彈穴（炮彈炸成的地面上的洞）。他最恨的，是這些炮彈穴。

他曾經在這些炮彈穴中間的兩個，住過了兩天，被濃密的煙霧和爆炸的光亮所圍繞。他換過了防毒面具，武器，而且有時失去了他的同伴，但是主要的事情是他像一條受傷的甲蟲似的爬着。他時時發命令，吹口哨，射擊，用他那手槍的槍口觸着跌倒了的人，但是他難得決定主意把兩條腿直立站起來。

過去生活的幻影也時時在他眼前浮出來：綠色的野外，莽莽無邊的蔚藍的天，平而闊的白色的大路，他正在開拔到前方去，嘻嘻哈哈沿路而下，像一個年青的天神，沒有危

險事情嚇着他。那時，槍彈在他身邊飛過，他也不低一下頭，炮彈的呼嘯的尖音反而激起他的揚揚得意的自信來。後來，槍彈來了時，他會像一個新入伍的兵丁似的縮頭縮腳了，他也要躲在掩護物後邊，也要找覓掩護了。現在呢，他只是一條受傷的嚇怕了的機械的甲蟲，在轟吼的混亂中，在這乾燥的什麼東西都翻身的廝殺的席面上爬來爬去了。現在，他放倒頭睡覺時，也不再擔心會被人家活捉了去，也不再擔心一個炮彈的炸裂會將他的身體和泥拌起來，也不再擔心瓦斯會在他睡中降服了他，——他因為萬分疲乏，睡得很熟了。

當他醒了來時，他看見一切依然毫無改變。只有瓦斯改變了牠們的顏色或形狀。他看見中了瓦斯的人，有的是皮膚發紫，有的是一張銀色的臉，有的是臉上手上全是玫瑰紅的斑點。傷兵們的慘呼從那些炮彈穴裏出來。他們的聲音像一些失了修理的通氣筒的吼叫。於是，也有時他會被送到後方去休息，——被送到一個破敗的村子裏，到一個新的地點，在那邊，他睡着不知是誰的破塌的床，吃着而不知味，且也不知道吃的是什麼。

於是他又得再來爬那煙霧瀰漫的戰地。他甚至於不知道他周圍的地形是怎樣的。他只覺得老是那些笨大的泥牆忽然聳天而起，忽然又倒坍成爲一堆，好像地皮在那裏跳舞。

他的嘴上，長上了一條蠅蜒的綠色的喙了。這防毒面具是詛咒不盡的。人人都在叫着「防毒訓練。」顯勒克福司像一條受傷的甲蟲在倒鈎鐵絲的牆中間爬着，呆呆地看着那飄浮而來的煙霧，在煙霧後面，敵軍是在前進着。

天色忽然開朗了。天上變成全是嗡嗡的蜂聲。許多的飛機在嗡嗡地叫着來了。牠們來的速度真不含糊，好像牠們是從另一星球上被發射出來，而且一定要穿過這地球似的。牠們的翅膀愈來愈近了。顯勒克福司臉向下的仆在地上了。那些飛機裏射下箭來。這些箭沉重地擊着了鋼盔，擊着了大炮的掩護物，擊着了木板，而且容易穿過了人的身體。這些飛機是在煙霧的淡紫色的堆層上面射下了子彈來。牠們也擲下炸彈來，這些炸彈不顧震聳了人們的耳朵轟然爆裂。飛機們過去了——跟着就來了一次新的掩護

前進的炮火。

在這些日子，——白天黑夜，顯勒克福司怨得要命；這些日子使得一切都像在屠宰場，屍體到處掛滿，而屠夫們所呼吸的老是厭倦和血腥氣。在一些好像垃圾堆的山中間，——那邊有些特別的「廢料」擱在那里任憑在太陽下腐爛，在死滯的眼光的獸以及帶著綠嘴罩的眼光定定地而且無神的人們中間，在這些煤的灰的碎鐵的白骨的堆中間，有幾塊髒得很的破布——叫做軍旗的，在風中飄揚著。

當失望制勝了他時，他不能放槍，而且爲了單純的神經緊張之故，他竟至喊不出聲音來。不論朝那方面看，他只看見了巨大的紅點或綠點。大炮們工作得出汗。一切地面上，只有炮彈穴留着，像是月球上的火山口。給下一代的人看來，真是美麗的風景呵。但是顯勒克福司即使是怕炮彈穴的，他還是不願爲了炮彈穴而不恨他的敵人。他時時嘔吐，他沿着那些「噴火口」（炮彈穴）的破敗的土壁一直往下爬往下鑽，泥土簌簌地被他爬落了，他的耳朵裏有嗡嗡的叫響，而在那噴火口的口邊站着一股暗紅色的煙霧，這把他

全身的血都趕到他腦袋裏去，這使他兩條腿抖起來。

在第六或第八天上，他被休息在後方了。煙霧的霧是在他遠遠的前面在翻滾舒卷了。突然側面有槍聲起來。孤獨的槍聲比戰爭的多種聲音的吼轟更可怕。出了什麼事了？顯勒克福司走出到大路上，手在眼上搭涼棚望着。人們在到處亂躲，——沒有穿全了衣服，吃驚的人們，全是被叫到這後方來休息的。沒有人有權利向他們開槍的，他們是在休息，他們已經離開了戰地，他們但願能再呼吸新鮮空氣而且用兩條腿來走路。

這當兒，顯勒克福司看見了一架坦克。這黑色的肋骨嶙峋的發着重濁聲浪的機械正在蹣跚地爬來，而且時時有煙包圍着。牠在很斟酌地射擊。爆裂彈的白色小煙打着牠的側面。可是幹麼這架發瘋的坦克落了伍？牠的其他的同伴們又在什麼地方？牠的駕駛者一定是發昏了，會一直跑到這里來，也許他是認不得方向了罷。他一定是單單爲了疲乏之故就發昏了。這坦克轉而朝着顯勒克福司來了。牠站在那些零落的灌木叢裏，開始哮喘了。牠被槍擊着，好像在獵象似的。只是打不中這龐大的軀幹。

顯勒克福司仆臥在地下了，因為那坦克朝他這邊擲過了白色的煙雲來。在房子後面的什麼地方，沙土石子飛了起來，屋頂都被揭起，在空中旋舞。顯勒克福司怒得出性了。他簡直打算追在這黑塔後面，用拳頭打牠，用爪抓牠，而且唾牠一口吐沫。他看見有一排的「朋馨」(benzine，從瀝青內提煉出來的揮發油)的罐頭縛在那坦克的平頂上。既然這坦克帶了這麼些「朋馨」預備補充之用，可見牠是存心要走遠路的。顯勒克福司從近旁一個兵手裏搶了一支來復槍，就大聲喊道：「子彈，引火彈！」

沒有人帶着引火彈在身邊。於是他又喊道：「射擊那些罐頭！射擊那些罐頭！」

接着是無盡的子彈的冰雹。顯勒克福司從他那雙筒望遠鏡裏看得見那些「朋馨」怎樣淌了那怪物一肩。也許已經滲進那怪物的身體裏去了。那麼，在坦克肚子裏的人怎麼辦？這坦克開始團團旋轉了。現在那「朋馨」像河流一般淌着了。終於引火彈也拿來了。

一道光亮的透明的灰醬色的火焰從那坦克身上竄了出來。這坦克往後一退，隨即

向前衝在一堆磚石上，就攔住了不能動彈。大的「朋馨」罐頭爆發了。沒有火星的一股火焰裹住了那機械的黑色的兩側。三個人從坦克裏跳了出來，舉高了他們的手。「朋馨」從他們臉上滴下來，窒息的煙和火焰已經把他們的臉頰薰成了紫色的，而且佈滿了煙煤的條紋，而且猙獰可怕。他們的嘴唇全已經咬破了。他們穿着污穢的汗臭的衣服。顯然的，三個中間站在前面的一個是官長。他差不多失却了所有的自制力。他幾乎站不直。要是他能說話，他一定要說人類的耐勞的能力是有限度的。鋼條壓得過量，會像一支鉛筆那樣折斷的。他們在那爬行的箱子裏——那是熱的跟火爐一樣，而且他們在這裏邊甚至伸出頭來看一看也不敢的，——已經有多少天呀！

人們挺着刺刀，向這三個跑來。有幾個打算進那坦克去，另外幾個用槍柄打着那三人中的一個，——最矮小的一個。於是那官長，他是這坦克的指揮者，低聲說道：「水呀！」

顯勒克福司看見這人已經負了傷。他的臂膊用布綁着。顯勒克福司看到了這個俘虜的錶已經停了，於是他自己也不知爲什麼，他大聲說道：「五點一刻。」

那官長伸手到頭上去摸了一把，擰下了一些垃圾或煙煤。
「水」他再說一遍，又加着道：「還有，睡覺。」

第十四章

「好像是這麼的」

芥氣像河流似的穿過了市鎮的街道，氯化錫的煙霧遮蔽了天空，以脫跟着手榴彈的散片同來，硝基三氯甲烷和穿過了障礙柵隙處來的炸戰壕的地雷一齊爆炸着，氯氣像電光那麼快帶來了肺炎。

瓦斯是像葡萄似的經過一次極厲害的榨壓，成爲液體，然後裝在砲彈或炸彈裏；有時不但敵人致死，就連裝置這些瓦斯彈的人們也要死。

瓦斯腐蝕了鋼和鐵的，咬穿了木頭，皮革和衣服的，保留着牠們的毒性至於數星期之久的；瓦斯，逼迫人們死命抱住了性命交關的防毒面具，挺直了一對驚惶的眼睛，懷着一顆脹大的心，等候着死。而於是又來了形狀像極細的河沙一樣的噴霧式的「愛弗尼爾克洛拉辛」(Aiphenylchlorarsin)。這些極細的沙粒的噴霧，容易就鑽進了

防毒面具的細毛孔。兵丁們就開始嘔吐，不要命地不顧一切地光是撕抓着鼻子和咽喉。他們拉下了他們的面具，就被那微微辛辣的芥氣所歡迎，或者就吸進了可悲的 Phosgene（光合氣）——綠十字。

六百萬人打了一百三十五天，在白色的，綠色的，紅棕色的，黑色的，藍色的和黃色的煙霧中。荒野的沙丘被「沙的風暴」趕了來趕了去。整個的大自然都被改變了面目，土地的成份也被改變了樣子，甚至鳥兒的飛法也被改動。鳥兒們遠遠地飛到旁邊去。牠們拋棄了牠們自古以來的老路。土地呢，碎裂了，裝滿了死屍，浸透了血，荒蕪了，什麼也不肯生長出來了。

兩邊的實力現在可不是相等的了。一邊是漸漸地在瓦解。牠開始撤退。各種樣式的幾千架飛機，都帶着戰爭似的綽號的，在天空中迴翔了。這些綽號有所謂「短劍」，「天國」，「自由」，「公民投票」，Puma（非洲老虎）之類。這許多飛機全是打算從空中襲擊那些拚命地且戰且退的德國大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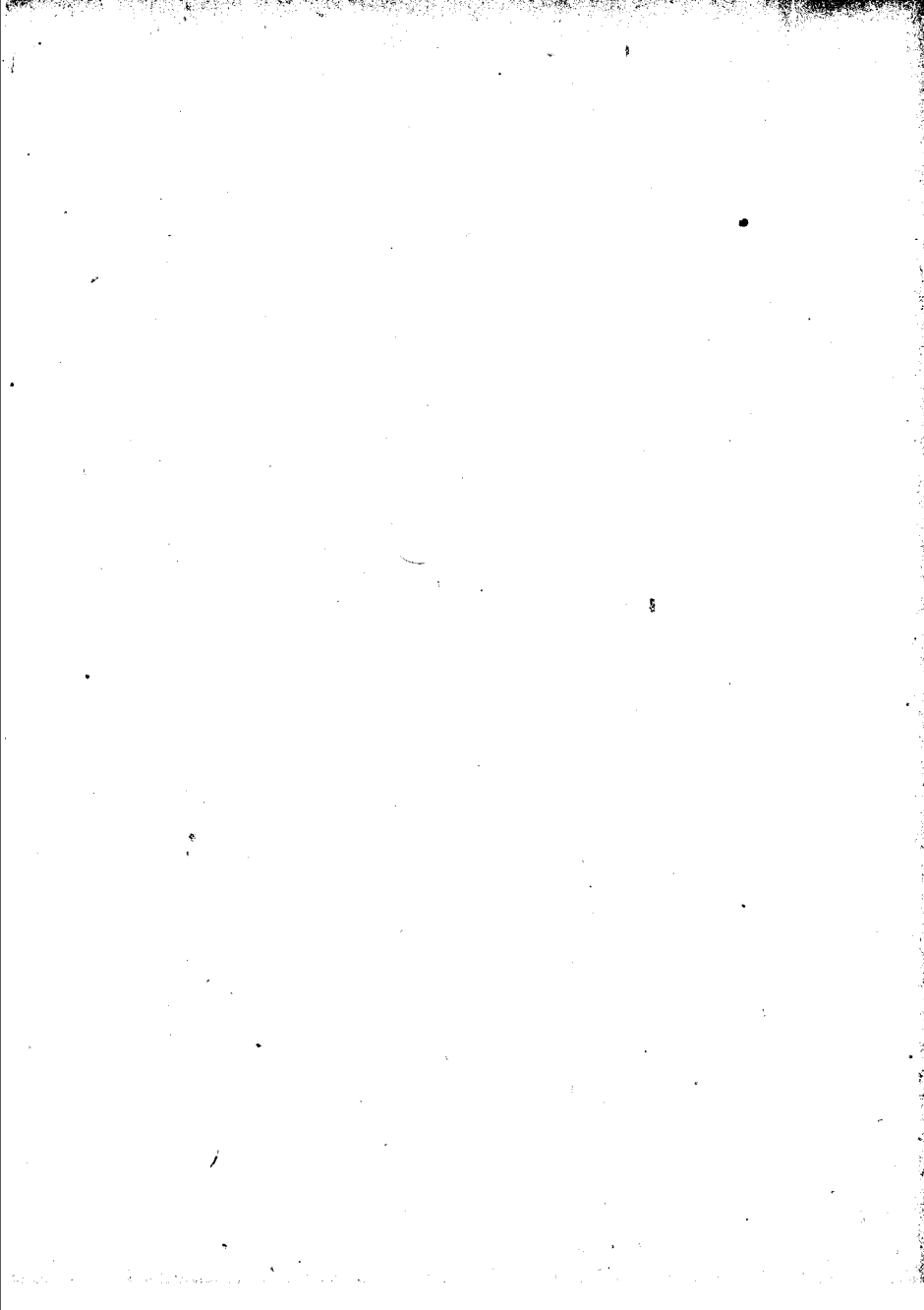
冬已經在戰地上蓋上了一條冷而濕的被窩。三十師的兵早已準備重新向馬因斯 (Mainz) 前進。十二國的聯軍也早已準備好送出一批前所未有的強烈的瓦斯的洪水，向着德國軍隊據守着的最後的地點。有一個濃霧的晚上，在遠遠地離開着火線和大砲轟聲的一個小鎮內，——一位灰白頭髮然而因為疲乏而變綠的人伏在一幅地圖上面對另一位倦透了的鉛色臉的人說：

「好像我們這番是打輸了罷？」

那鉛色臉的人回答道：

「好像是這麼的。」

在十一月七日晚上八點鐘，那法國軍隊佔守的拉·恰潑 (La Chapelle) 北東方二基羅米達處的污穢而凍僵的法國哨兵看見一輛揚着求和的白旗的德國汽車開過來。他們命令那汽車停止。



第十五章

勝利者們

從前拿破崙被打倒而維也納和約成立以後，人人都快活得跳舞的。歷史家告訴我們，那時候大皇帝們跳舞，國王們跳舞，梅特涅克（Meternick）和卡斯爾累勳爵（Lord Castlereagh）也跳舞。只有塔來朗特親王（Prince Talleyrand）不跳，那是因為他是跛足。

在我們現在說到的那大廳裏，——一間暖和的密室，有歷史的桃心木的傢具，充滿了各種色彩的歷史的陳蹟的，只有兩個人在企圖跳一回真正是有聲有色的舞，——一個奇特的跳舞。他們老是繞着一張紅脚的桌子跑，在那些驚訝地瞪視着他們的壁櫥面前跑過。他們跑，——這兩位變料的胖矮子，他們咯咯地喘息着，像兩只雄火雞。

「你不了解麼，上將？」穿着大禮服的那位喘息着說。「戰爭是完結了，完結了。你必

須到斯巴（Spa）去，去跟德國人講定了停戰條件。」

那上將揮開那大禮服的傢伙。

「我不到斯巴去。我不是對你說過多少次麼？我不要和平。誰喜歡到那邊去，就請誰去好了。戰爭沒有完結。誰告訴你，戰爭是完結了？這全是陰謀。他們偷了我的勝利去了。當我正在親提一百師的大軍準備作最後的一擊，當我正要渡過來因河，直搗柏林，席捲德意志而進取波蘭，掃蕩那些過激黨，臭遍了全歐洲的那個窩，把德國人趕出了俄羅斯和羅馬尼亞——哦，他們却發動了議和談判了。這壓根兒是陰謀，而你還說「到斯巴去！我簡直聽也不要聽，這是太侮辱！」

「上將，要是我們依着你，那就是我們把歐洲捲入了又一個戰爭，捲入了大混亂，大恐怖。戰爭是完結了。個個人都要求休息。從今天起，我們——我們穿燕尾服的人，定將衛護着公道。上將，人人將受公道之賜。一個最下賤的種田佬，他曾被 Boches（德國兵）牽去過一條牛的，將要賠還他兩條。我們將要叫德國人重建一切被他們燬壞的房屋。照

爭視爲已告結束。現在大砲必須靜默了。只在慶賀和約告成的當兒——而這和約我們大概會弄成功的，大砲們才許來一次最後的致敬的鳴響。這是個神奇的日子：紙頭會跟金子一樣值錢。我們政治家對於這一切，略知一二，不過你必須上斯巴去一趟。接受戰敗者獻上的刀——這榮耀是屬於勝利者的。你到斯巴去，和德國的代表坐了一桌……」

「我坐着，呵是的，我一定坐着，但是他們不能坐。我要他們老是立正在那裏。我說話，他們靜聽，不得出聲——不許他們說一個字，我不許他們出聲。於是我將命令我的副官給他們筆，馬上在我的條件上簽字。我一定要親自把這幾年來他們給我的困苦一一報價……」

「對極了，上將，對極了！他們當然要立正，而且靜聽着沒有一句話。隨你喜歡要他們如何便如何罷，只是你得立刻到斯巴去。我們求你去一趟，上將。國家永遠不忘記你這功勞。至於那班德國人呢，隨你的便，要他們站多久就是多久罷。主要的事情是我們已經打勝，我們是勝者了。」

第十六章 火腿

這真真是一個富麗的陳列窗。黃色的橢圓形的乾酪瀉出了美味的透明的乳淚；桌上冷盤用的臘腸躺在那裏呈露了牠們的銀色的皮，牠們那波紋的脂肪的肉體圍繞着綠色的加料；臘腸掛着的就掛得跟花綵一樣；用冰護着的小圓桶溢出了紅的和黑的魚子醬；黃的和紅的葉子，象徵着秋，躺在冰塊上；一方一方的奶油排成了個半圓圈，在奶油的半圓圈下面，像要爬出來似的伏着一些挺大的龍蝦，牠們的桀敖的大螯裏充滿着柔軟的玫瑰色的肉。鴨，鵝，鷄，肉糜，斯托拉司保捲兒，醬菜，香蕈，檸檬，都可愛地紛紛擁擠着。但是這個美味共和國的大總統當然是那火腿。

火腿這東西，即使是最有野心的主婦也不敢想望的了。火腿是獻給食譜家的。是這火腿，而且唯有這火腿，使得過路人止步了。這火腿佔居在陳列窗的正中。這正中一席事

實上似乎非此「公」莫屬。

外面是包着一層塗油塗得晶亮的，薄薄的淡黃色有斑點的衣，衣內就是柔嫩得奇妙的棕色的精肉，有狹狹一條雪也似白的天鵝絨樣的脂肪圍繞。這火腿躺在那裏，怪滋潤的，似乎到了嘴裏就會融化，跟火鶴一般嫩紅，——這是世界上唯一的火腿。

白色的筋細得像是最精巧的畫家畫出來似的，加增了那淡紅色精肉的新鮮和愛嬌。似乎有一種靠着魔法符咒的熱氣和香味穿過了窗上的玻璃片直鑽進過路人的鼻孔，拉他們的頭立刻轉向那個窗。而事實上，只有極少的一二過路人不被這迷人的景象所吸引而止步讚賞。但是開了那店舖的門，走進去的人，却也少到幾乎沒有，因為這火腿的價格正如這火腿本身一樣地會嚇人一跳。

一個穿着緊身衣，呢帽直拉到眼皮上的男子，站在那裏瞪直了眼睛朝這火腿看了許多時候了。他是釘住在那窗前了。別的過路人到這窗前時，止了步，朝窗裏看了一眼，也就走了，但是這位呢帽漢子老是站在那裏不轉眼地看着。他甚至時時啞着他那乾嘴唇，

他的手動了幾動，他舉舉他的腳，好像他正要到查爾司登去禮讚這華麗的景象；然而隨即他的一雙手又放回衣袋裏去了，腳也不動了。人們走過，人們止步，看了一眼又走了，但是他定着眼老站在那裏。

突然他覺到有一道驚訝的不客氣的眼光朝他射來了，他也毫不掩飾地敵意地回看了一眼。他一眼就看清了那新來者的面貌，那身粗俗的工人的衣服以及那豔色的蹩腳的圍巾；他忖度起來，這新來者是注意到他那對於那火腿的戀戀不捨的神氣了，而且打算取笑他了。

他不願意跟一個帶着那樣發昏顏色的圍巾的人有什麼交涉。他背轉身去，而且取出了紙煙來了。新來的那人就挨近一步，而且站得更近些。而當他又轉眼去看那火腿的當兒，這披着圍巾的人就批評道：

「你可以看一個飽，但是看看未見得就飽了罷。」

於是那呢帽漢子旋轉脚跟——雖然他是十二分的不情願，離開那陳列窗，慢慢地

走了，兩手插進了衣袋，插得很深。

「現在你可以籠着手隨你喜歡多久就多久。」那工人在後邊叫着。

呢帽漢子回過身來了。哦，他有站着，有看的自由，是不是？他們總不能因此把你捉進監牢去，或者拿了你的錢去，是不是？他重新站到那工人的面前來，他的眼睛又重新露出了怒氣。那工人也朝那火腿看了；粉紅色的肉把那很白的筋呈露着，脂肪是一絲一絲的。那工人重重地唾了一口吐沫。

「這便叫做什麼恐慌呢！這不是你吃的，也不是我吃的，伙計！那麼，這是誰吃的？」那呢帽漢子斷定這實在是太過分了。他覺得還是趁早走開爲妙，他再也不回頭。

披圍巾的人退後了三步，開始伸手到衣袋裏去掏摸。他的肚子裏空得很。終於他摸着了他所要找的東西了。這是一枚久已失用的小銅門。兩頭已經有點磨損，然而重重的他拿這小銅門在手裏掂了掂重量，走到路中間去，朝四面瞥了一眼。車輛的河流方才剛剛被擋住，讓徒步者通過，而此時又已在柏油路面流過來了。那小銅門刷的飛出去，正擊

中了那陳列窗的玻璃的中心一點，發出尖利的短促的砰的一聲。也許這人從前在前方是擲手溜彈的好手。那小銅門的準確的一擲就顯示了他的手段——他這手會記得比銅球兒更重的東西。那邊陳列窗的大玻璃立刻佈滿了碎紋的大網，碎片的邊受着有色燈光的照耀，發光閃閃地。

店員們站在街上，在那陳列窗前面，揚起了套着黑皮袖套的臂膊指東點西。穿了雪也似白的工作衣的他們很像些會放出妖精來的妖術家。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意外是怎樣發生的。

「上星期已經有過同樣一次。」

「上星期他們搶劫了鎮北的一家鋪子。」

「總得想法措置才是。」

警察的發亮的帽子開始在人叢中出現了。

披圍巾的人早已去得遠了。他走得很快，而且不回頭。警察的發亮的帽子愈來愈多。

了。他們是從對面來的。顯然是有什麼「出軌」的事情正在進行。那披圍巾的人站在一
個小小十字路口的角子後面。十字路口正被一個示威運動佔據着。披圍巾的人看着那
示威的行列。他們和他是同一族類。這些示威遊行的失業業者高揭着標語旗幟在前進。披
圍巾的人並沒去注意那些標語。他不是第一次看見示威，而且他早已熟知那寫在旗上
的是什麼話語。而且他也知道，這些高揭着標語的竹竿當警察來折斷牠們的時候是怎
樣喀喀地響的，而且他又知道一根橡皮警棍打在肩膀上和背上的滋味。

警察們從兩邊夾住了那示威隊。示威的失業業者們鎮靜地陰悒地向前進，似乎在蓄
養他們的力氣。他們的臉上全留着飢餓的表記。在電燈的耀眼的白光下，他們中間有幾
個因為疲乏而閉了眼睛。

警察們像護送隊似的在兩邊夾着那示威行列向前走，警察們倒好像已經俘獲了
這隊「敵軍」正在牽牠到更遠的後方去。只有不多幾個過路人站住了。這樣的事他們
早已看慣了。行列中有些女人，手牽着她們的孩子。行列中心有個男子喊着，但是聽不清

他喊些什麼。

于是那一羣人騷動起來了，似乎有一塊石頭擲到了他們中間了。人們似乎都在互相詢問那石頭是從那裏來的，於是就有聲音抑揚而起。聲音是沙啞的，然而堅定。那披圍巾的人側耳靜聽。似乎那聲音使他歡喜。

全世界的勞工們，

工作着，只爲了資本家的利潤；

「這說得對呀，」那披圍巾的人說。警察們亂揮着他們的警棍了。歌聲由示威隊的人們接着繼續下去。歌聲在羣衆頭上響亮地散開來，似乎使得那些標語旂子都顫抖。歌聲似乎一字一字從上而下，擊着那些標語旂使牠們駭然失色。

但在我們的蘇聯呵，

正唱着一隻新的歌，

唱着我們的巨大的威力，

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突然那示威行列的前隊衝破了警察的警戒網。一陣喊聲起來了。示威的一羣像一鍋濃厚的粥被一隻湯匙粗暴地攪動着。而在混亂的吶喊和吆喝中，有幾條雄壯的喉嚨繼續唱那歌中的火惹惹的句子。

唱着向勝利的意志！

向勝利的意志！

示威隊的前列分散了突進了他們所要進去的任何街道。發亮的警察帽子又一次攢在一塊兒商量。現在那些標語旗就同軍旗似的舞動着。現在人們直要爲這些竿子這些洋布而作戰，不許警察們來碰牠們一下。

「他們要開槍了！一個女人銳聲叫着。

「哦，」那披了圍巾的人說，「他們的本領就只有這一手呵。」

讓那些資本家們，

隨便喊什麼，

可是蘇維埃共和國裏

有的是這一句口號：

現在是一個人的聲音在唱。然而他這一句還沒唱完，就有數十數百的聲音轟然而

起，合唱那歌尾的疊句了：

前進！前進！萬衆一心前進！

帶着曳引機，鐵路，起重機，前進！

前進！呵！向五年計劃前進！

警笛從各街上射來，跟槍彈一樣快。旂幟搖來搖去，而且倒下去了。警察向人羣中衝鋒。

那披圍巾的人一邊喊着「前進！前進！萬衆一心前進！」一邊就一拳打倒了一個最近在身邊的發亮的制帽。那十字路口成爲一個旋滾着的人堆。

人們從窗口看着。店舖們以空前的速度一下子都關了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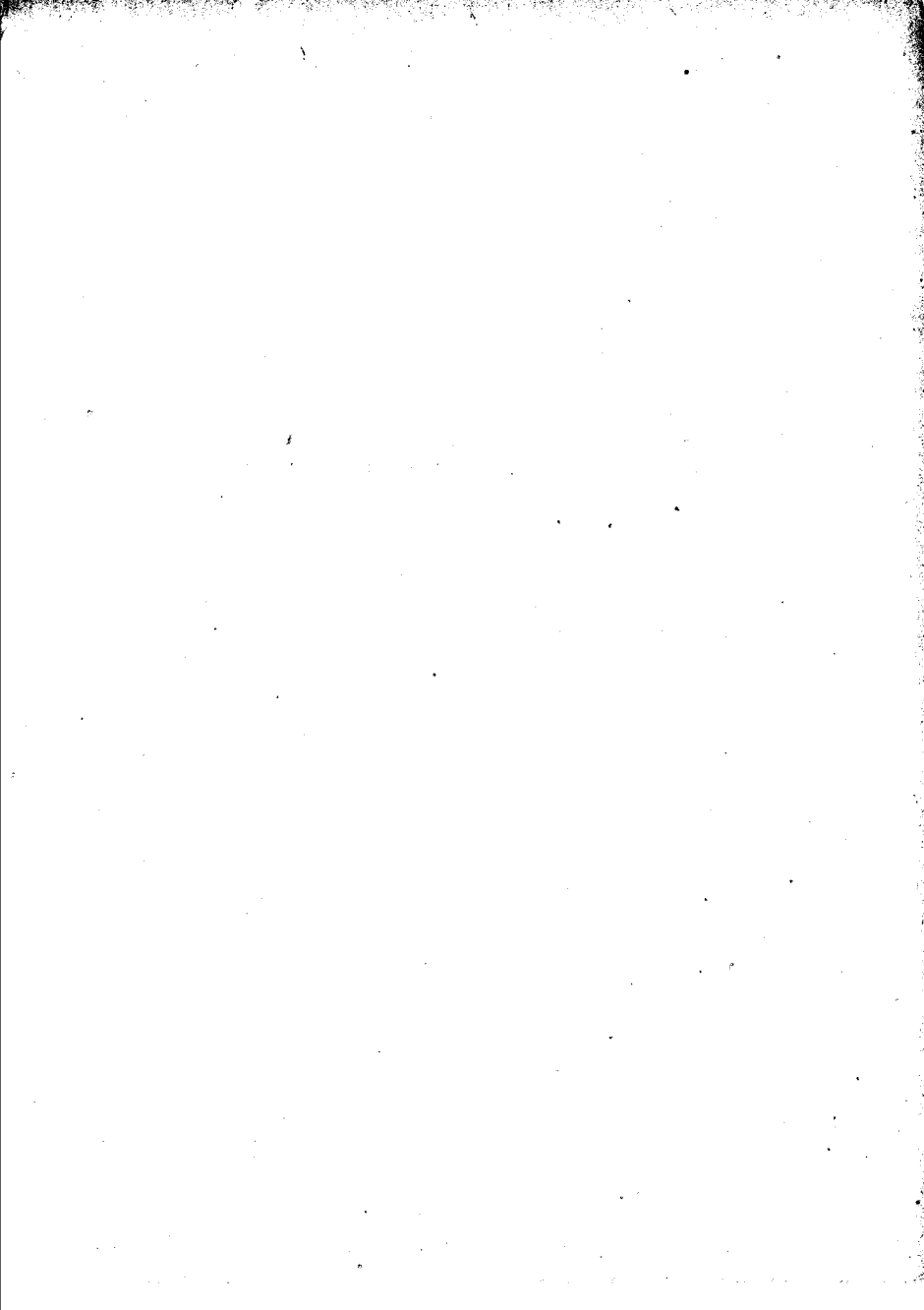
橡皮警棍亂打着那些示威者的背脊，拍拍，拍，拍。標語旂的竿子喀啦喀啦。過路人躲在

門洞子裏。一個闊肩膀的上了年紀的紫醬色臉的漢子用他的手杖鄙夷地打着階沿石。

「你聽得那歌麼？」他說。「嗯，在我們當年，德意志有別的歌。」

「我們當年的德意志呵，奧都」一個兩撇拐鬍子的高身材的老頭子回答，「我們的德意志呀，是有法律有秩序的德意志呀。——可是我們且看能不能過去。我們要遲到了會了。我們一定不能等到他們鬧完了再走罷？」

「不會像你所想那樣不快快完結的。姑且讓我們的老伙計在那邊定一定神智罷。」



第十七章

約翰·科別歇

那天晚上奧都·豐·斯塔爾克扶着他的黑色手杖回家時，已經不早了。近來他們那一夥並不常常聚會了，但這一晚却是個奇妙的晚會——是一個回憶的晚上，最親密的朋友會見的晚上，大戰時代的老軍人的集會。

十六年前，他們都是第一次捲入了炮火的海，而這炮火的海曾經將他們沖上了一個荒涼的灘，他們被煎熬了，損傷了，成爲被侮辱被出氣的殘廢人。當然，那些屍首是可以藏起來的，有的是簡單地埋在泥裏，有的則葬在華麗堂皇的陵園裏。而且當然，傷兵們也可以從街上掃除的，他們可以被打發到什麼工廠裏去，或者打發到什麼不容易找見他們的角落裏去。於是，又一個當然，人們可以寫自家的回憶錄，努力證明他不是當真可以被人家打敗的，證明被打敗之說壓根兒不對——證明要不是海軍叛變，要不是後方

（那是那些豬羶，那些不打仗的市民，以及那些社會主義者的所在地）先行崩潰，要不是美國那麼不巧地來干涉，要不是……（這種「要不是」的原因是舉不完的），那麼一切就要完全不同呢。

然而沒有地方可以藏匿那些街上示威的羣衆——那些餓肚子的工人，他們從他們的黑洞裏，從鑛山裏，從工廠裏和亭子間裏爬出來，整天整夜嚷着肚子餓。也沒有地方可以藏匿那些瞪直了大眼睛，站在每一街角伸出了枯柴樣的手掌的叫化子。

那天晚上，斯塔爾克他們的集會，可實在是充滿了光榮的回憶的。大戰時代德軍的一些偉大領袖的相片靜聆着美妙的詞令，甚至那「拖司」（烘麵包片）也像從前帝國政權全盛時代那種「拖司」，但是在少校顯勒克福司那狹長的棺材似的屋子裏只代表着昨日的德意志——這是街上那些羣衆所看不起而且憎恨的德意志；這些羣衆撒野地唱着荒謬的歌，講到大地之一角（不知何處）有一個野蠻的國度叫做俄羅斯。

這是斯塔爾克他們一夥最最不懂得。怎麼一個人可以不將「我是德國人」視

爲人生第一義——然而那班人却首先大呼全世界的工人彼此全是兄弟全是同志！

每天，街上有羣衆的紛爭發生，有和警察的衝突發生；每天，有人被殺；然而沒有聽得說一句話。那「團體」沒有說一句話，——這不是他們自己的祕密的「紅色」團體，却是斯塔爾克他們的「團體」；德意志軍官同盟，法西斯學生同盟，「鋼盔團」，大德意志同盟，德意志農業同盟，德意志貴族同盟，殖民地同盟，參戰軍人同盟。只有希特勒不靜。他大叫着：「起來，德國人！」但是他的叫喊像沒有電光的空雷。

斯塔爾克將這一切都在心上盤算過，當他沿着那林蔭路，答答地拄着他那手杖，回到他那遠在一條冷街上的冷靜的「貸間」的時候。在這些風暴的時代，一個退伍軍人要活下去，可也真不容易。自然，他有些地方不能不將就，但他斯塔爾克仍舊對付得過去；他還沒有做過叫化子。

有一個人睡在樹下一張長凳上。斯塔爾克止了步。他僵着身子，低頭看這睡着的人。他在這張粗獷而疲倦的臉上看見些什麼呀？那閉着的一雙眼睛深陷到好像兩個洞。

(因為那臉上太瘦)而這洞你可以放下一個銅子，而且銅子放下去就會沒入洞的深處。還有那圍巾能夠告訴他些什麼？這圍巾繞在那瘦頸子上，兩頭掖在那破爛的背心裏，這背心只用一個很大的鈕子鈕住。還有，那人脚上穿的那一雙也許是垃圾堆裏找來的破靴子能夠告訴他些什麼？雖則現在這雙破靴子不用靴帶也還能穿上，可是顯然兩三天內就非用靴帶不可了。

這睡着的人甚至不顧那路燈光直射在他的臉上。但是他倒可以放心睡覺，不用留心他的衣袋，因為他的衣袋裏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沒有。

斯塔爾克嘆一口氣，額角靠在他的手杖的圓頭上；他這樣站在那裏好一會兒，端詳着這睡覺的人，而且想起了一些舊事。這人的手，有一隻是納在衣袋裏，另一隻垂在凳子邊，袖口捲到肘彎以上。斯塔爾克朝四面看看，一切是沉靜。他彎了腰看那隻臂膊。近肘彎處有一個傷疤，看來好像是一對鉤子刺進去過，留下了一對牛角形的傷疤。這是老疤，現在顏色已經變紫了。疤旁邊的皮膚是乾縐扭曲的，灰色的。路燈光射在這睡覺的人的身

上，好像舞台上的照明燈光照亮着一個場面。

斯塔爾克用他的手杖撥動這睡着的人。這人一動也不動。於是斯塔爾克用他的手杖輕輕敲着那人的肩膀。那人猛地坐了起來，睜開了眼睛，但是他最初一剎那間看不見什麼。他揉着他的眼睛足有一分鐘之久，於是將他的兩條腿從凳子上搬落，拉好他的便帽，吐了一口唾沫。

「我還當是一個警察呢。」他說。

斯塔爾克退後了一步。

「媽的，你招呼也不打一個，闖進我的臥房來幹麼？」

「我叫醒你，」斯塔爾克說，不計較那人的說話無禮，「想要問問你，請到屋子裏睡覺，你覺得怎樣？」

「哦，那到要考慮一下了，」那人吁一口氣說，手指絞弄着他的圍巾。「我不是讓人家從杉樹下拾了去的耶穌聖誕節的小囤。」

「我是正正經經請你吃一頓夜飯和一個地方睡覺。」

那人站了起來，開始拉下他的衣袖。他大聲地吹噓着。他猛烈地咳嗽了一會兒，于是他又坐下朝斯塔爾克仔細地看着，好像他不信這不是做夢。

「你打算捉弄誰呀，老傢伙？」那人問了。「也許你跟一個青年的小子佈置好了罷，可是我略大得幾歲，而且我的拳頭還是不好惹呢。」

「這些下流話，我不懂。現在最後一次——我請你一頓夜飯和一夜的住宿。吃夜飯的時候我們細談罷。」

「你要給我東西吃？」那人說。「很好，只要路不遠。你不怕和我一路走，你不怕麼？」

「我是老軍人呢。」斯塔爾克回答。

「冷的真可怕。」那人的嘴堵在圍巾裏咕嚕着。「希望你也有什麼東西讓我們烤一烤。」

斯塔爾克不回答。他拄着他的手杖只管走，而那個高身材的人兩手插在衣袋裏挨

着他身邊高一脚低一脚的跟着。

他們走進了斯塔爾克的「貨間」，斯塔爾克取出一些冷肉，馬鈴薯，茶，並且開了一瓶紅酒，擱在桌子上。那披圍巾的人毫不客氣。冷肉落下了他的喉嚨，就好像落進了一隻桶。他吃完了所有的馬鈴薯，用麵包揩着盆子，呷一口酒，就將麵包送下。他不喝茶。他坐在那裏朝斯塔爾克看着，一點也不注意瞧瞧房裏的情形。他只是偵伺着斯塔爾克，似乎在等着看他還有什麼把戲。

斯塔爾克等候他的客人謝他的夜飯。那客人一句話也沒有。他在褲子上揩揩手指，打了個呵欠。于是他又用一根火柴剔牙齒了。

斯塔爾克開了雪茄烟盒，敬給客人。那人解開他的圍巾，橫放在膝頭，圍巾的兩端拖到了地板。他抽着雪茄，他的一雙眼睛就被青色的烟氣所隱沒。他嘴裏噴着煙泡玩。於是斯塔爾克安詳地說，用了更加親熱的口吻：

「現在，喂，約翰·科別歌，告訴我，你怎麼會弄到睡在路邊的長凳上的？」

那人把雪茄從嘴邊拿開，慘然笑了一笑。

「哦，我想不到今夜我會在一個警察派出所裏吃了夜飯。」

「這里不是警察派出所，」斯塔爾克回答，被那人笑得不耐煩起來了。「但是，如果你再認認我明白，你就會想起一些比今夜更愉快的事情來。我是斯塔爾克。從前我是救火隊的隊長，而你是我的部下路德威格·科別歇的兒子，路德威格是救火時受傷死了的。你小時還不能爬的時候，我常常抱你。後來你大一點了，你喜歡爬大的救火梯，有一次你從梯上跌下來。這就在你的右肘彎下留着一個終身的傷疤。對不對？」

「要不是你當面原原本本告訴我，那我總以為你是人家所說的「借聲的魔法家」——會在遠處猜度事情的一流人物了。不錯，我是約翰·科別歇。我相信有些地方甚至還有些文件在那裏。」

「你打過仗罷，我猜想來？」

「你可以賭咒，我打過仗。誰沒有打過仗？整個軍隊全是像我那樣的人構成的，但是

當打勝仗的時候，他們就不把我們當作人了。我們簡直是一種機械，像槍炮一樣。「起來，掘，射擊，躺下！不許想起來！掘，躺下！……」

「只在一九一八年，我們才算是人了。也許你從沒想到過，你的士兵們的腦袋裏有腦子，而腦子裏又有些人樣的東西。我們是一向不幸福的。特別是我這一輩。我從小就不幸，最初是從梯子上跌下來那回事，後來我跌破過頭，還有許多別的事。後來我生了一場傷寒病。醫生說：「不要使他的腦子過勞，不要教他太多，他是受不住的。」因而他們就叫我去做裝煤氣管的學徒。在前方，我嗅到所有的各種各樣的瓦斯。我可以說他們每一星期要換一種新的毒瓦斯，好像馬戲班每一星期要換新節目。一切的污穢和臭東西全澆到我的身上，有一次一個地雷轟炸竟把一個洋鐵罐頭飛到我頭上，罐子上畫得有一隻澳大利亞的猴子。」

他噴着雪茄煙，看着斯塔爾克，搖着頭說：

「我竟不認得是你了！」

「你變得那麼厲害，老傢伙！」

「老了許多了。可見戰爭對於個個人並沒有什麼進益呵！」

「還是請你講你自己罷，而且不要叫我「老傢伙。」」

「哦，那就再講我自己。戰爭的時候，我懂得了許多事情的道理，我得了廣泛的教育，你可以這樣說。後來，革命的時候，有人在我身上又做了一點兒工作。」

「當然都是好的教師了！是誰把你弄開通了的？」

「我的第一個教師是一個鐵匠——彼得·勃來歐爾，——一個好鐵匠，出色的鐵匠，要是人人都像他，夠多麼好。他解釋給我聽，主人和工人中間有什麼不同，國家和革命又有什麼不同，勞動和掠奪又是怎麼。科學的地解釋，全是科學的地解釋了。」

「光景他們早已給你的鐵匠找到一條結實的繩子了罷？」

一陣咳嗽阻住了科別歇的話。他吞煙吞得太多了。他仰後靠在椅子裏，他的圍巾在他的膝頭抖動。

「勃來歐爾現在是共產黨。我的第二位教師是一個裝煤氣管的工人，湯白，在戰爭的最末了一天被殺，真可憐！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英雄。他能在未擲出去的手榴彈的火線上點着了捲煙。他能把兩個人的腦袋抓在一處磕破，像磕碎兩個胡桃。第三位教師是一個出色的脚色。在巴伐利亞（Bavaria）革命時死了，——他叫做保祿·柴爾脫；有人告訴我，他是怎樣死的，——他從人民委員會會議出來，身上帶着炸彈，他在扶梯上滑了一交，他跌在地下，炸彈全都爆發；這一炸是那樣的可怕，所有那一帶的店舖立即都關了門。這幾位就那樣指點給我，生活應當怎樣。我還有一位教師，歐恩斯得·奧斯頓：一個學生，被打在軍犯隊裏的，在軍犯隊裏他常常搗亂的。我和他在一起的時間要算得最長了。我們同到柏林，佔領了議院。我們就是那麼滿身骯髒從前方回來，佔領了議院。他們稱我們爲「蚤虱隊」。當真我們那時身上虱子多到數不清呢。」

斯塔爾克止住了科別歇的話。這老頭兒鼓起了紫色的兩頰，眼光在天花板上射來射去。他正在回憶一些事。

「奧斯頓，歐恩斯得·奧斯頓——我記起來了——怎麼，哦，他是我的姪女的愛人。我們猜想他是給英國當間諜，想經由雅利達得到我的噴火器的祕密。有一次人家看見他和一個做情報工作的英國人談話，因而我們就將他打發到軍犯隊裏去了。現在我記得明明白白了，是呀，當然。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們曾經同在斯巴達克團 (Spartak Union)，我們同參加了巷戰。他現在關在監牢裏。他結結實實對付過一個少校或是少校什麼的，哦，這鬼傢伙喚做什麼呢，一個儂相的名兒，斯倫克，顯倫克。——顯勒克福司對了，我記得。這少校來盡職，就被結結實實的對付了！因此他們就把歐恩斯得關了監。」

「現在你打算做什麼呢，你這運氣不好的傢伙？」

「我不知道咱們倆到底誰的運氣差些。我是看不起有錢人的，誰要是不看不起有錢人，他遲早得後悔。正像星期日學校裏有一位對我說的：錢財就像海水，你越喝得多，便越覺得口渴。我現在是到處碰壁，沒有人肯雇用我，爲了我的政治的意見。他們說，現在是

連工程師也在失業。我有一個朋友把事情想通了，一跳跳到蘇聯去了。他寫回信來說，波爾雪維克是好腳色。」

斯塔爾克站了起來，在房裏踱着。到這時候，科別歇這才看一看他周圍的一切，然而他還是滿不在乎的。

「科別歇，」斯塔爾克說，「工人們必須工作，而統治者必須統治。政治家的頭腦跟商人的，策略家的，以及手藝人的，是完全不同的。你試看老夫，科別歇。我的生活一向是規矩矩的。我不愁吃，不愁穿，我可以在人們中間挺胸抬頭。我不必像一條狗似的躲在洞裏，我沒有坐監牢的威脅。難道我這安靜舒服的生活，我這不奢不窘的寓所，竟不會引起你的欲望你的私願也想有這麼一個安靜的角落來過活麼？是不是你也艷羨我有一張軟的床給我睡，在一個好的屋子裏，又暖又舒服？」

科別歇撮着嘴唇噓噓地吹着。

「不，我一點也不羨慕你。我們不久就可以睡暖 and 的床，在暖 and 的屋子裏。」

「你說的我們是什麼意思？」

「我們——就是一切現在睡在路邊長凳上的人，一切睡在小客店裏的，在舊陰溝裏的，在地窖裏的，一切穿得破爛的人們，三天沒有東西吃的。」

「你所夢想的，簡直是怎樣的神奇異蹟了，科別歇？」

「這不是神奇異蹟。這是一次革命。不是我們做壞了的那個革命，却是一個真正的真正的革命。事情不能老是現在這樣沒有個解決。我不是傻子，而且我和共產黨也斷混得夠了。有時我也勉強讀讀報紙。我知道現在德國有我們這樣失業者六百萬，而我們的財產却是刮刮叫的；他們說我們每人欠了協約國二千美元。哦，既然他們把我定價定得這樣高，我還能有什麼損失？自然我是無所失的。他們不給我們工作。現在甚至有這樣一句話：每一分鐘裏會產生一個警察和二個失業者。當然的，總有一天那二個失業者會佔了那一個警察的上風的！」

斯塔爾克坐下了，雙臂抱在胸前。

「喂，約翰·科別歌，你說的一切話，我都聽得仔細，那麼，老德意志，你自己的祖國，就不在你心上了麼？」

「老德意志就像在學校裏他們給我們的書本子的圖畫，」科別歌說，自敬了第二支雪茄。「可是這些書本子，我們永遠不讀的；牠們老是那幾句話，老是那一幅旗，而且旗上的鷹也老是那個樣子。赤色的德意志可就好了。我約翰·科別歌願意給赤色的德意志做點事。至於老德意志呀——那就剛剛像一只火腿什麼的。今天我看見了一隻上好火腿。然而買不起。沒有錢，經濟恐慌。你得坐了摩托卡這才能夠得到那樣一隻火腿。」

斯塔爾克心事很重似的綳緊了眉頭。他用他的暖和的手掌撫摩着他的膝蓋，定睛看着那吃空了的生菜盆子，似乎要從那盆子看出德國的前途。

「你忘記了一件事，科別歌，這就是政府依然有力消滅鎮壓像你這班人。」

「你所謂政府有力，大概是指毒瓦斯和坦克罷。但是毒瓦斯和坦克，我們在前方早已都見過了。這條街的盡頭，聳立着哥爾支工廠——那邊那個大塔。據說是最新式的毒

瓦斯是在那邊製造呢。然而瓦斯未必夠用。我在前方中過毒瓦斯，可是我現在還活在這里。當然，我們免不得要把德國的人口弄稀薄些；有些人一定要被掃除出去，這是無疑的。有些人也不得不徬徨無依，像一條喪家之狗，他終生將被踢來踢去。他們給我們溫吞白水喝，他們自己却吃火腿。我大概有好多時候不會忘記那火腿。可是，不相干，今天我已經用了一支上好的舊銅門砸碎了他們的玻璃窗了。」

斯塔爾克喧囂地從椅子裏站起來了。科別歇也站了起來，開始把他的圍巾圍到頸子上去。

「原來你是赤黨，原來你是，你是那些傢伙裏的一個，那些仇視一個有法度的國家，敵視社會秩序，那些眼中沒有一件東西是神聖的……」

「正是如此。」科別歇說，仍在圍好他的圍巾。

「那麼你怎敢來到這里而且吃了我的麵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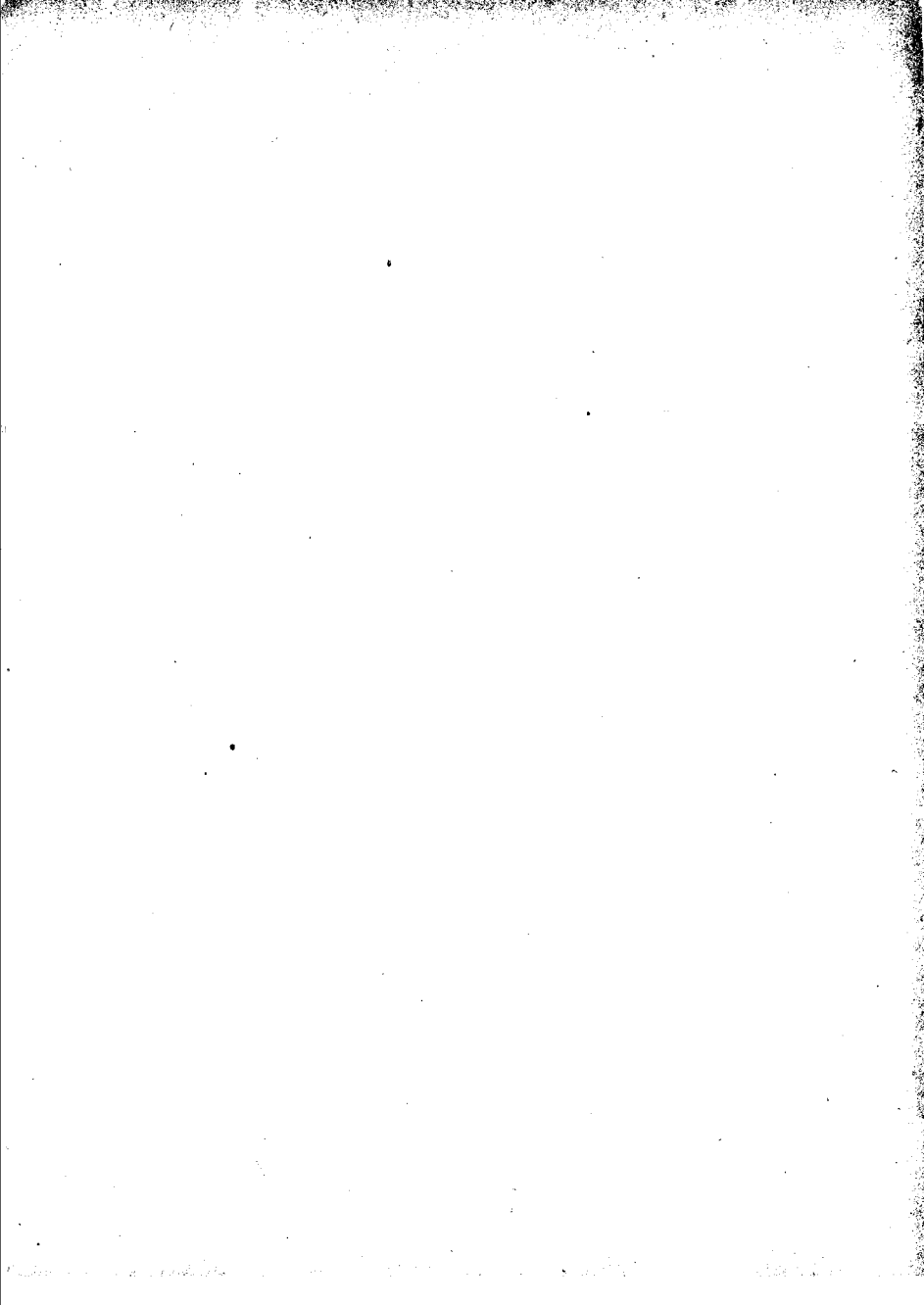
「這不是你的麵包呀，老傢伙。怎麼說是你的麵包？世界上唯一的麵包是勞力換來

的麵包。這是工人們做出來的。是你烘了麵包麼？你一點事也沒有做呀，你做了什麼？」

「你是下流不堪的渾蛋，」斯塔爾克大聲叫罵。「你已經在我這里稱心如意什麼都要到了罷。你不用再妄想睡在我這屋子裏了，爲的你說了那些話！」

「我早已知道會這樣的，」科別歇說。「我知道你會轟走我。要是你會讓你的床鋪給我，這才是怪！」

斯塔爾克這時早已走在走廊裏了。科別歇再自敬了一枝雪茄就走了出去，也沒關門，也沒回頭看一下。



第十八章

發拜爾教授聳聳肩

發拜爾教授坐在一架日本式的圍屏前。一堆報紙躺在他腳邊。一條大的青灰色的狗在屋角裏打呵欠。桌子上蹲着一張伊爾麥的照相，穿一套春季新裝，戴得有一頂像飛行家的頭盔一樣的帽子。

這張照相是在意大利的加爾提湖 (Lago di Gardi) 上，在幽靜的花園和幽靜的水上攝的。

像是電影裏的臨時演員那麼一位苗條身材的侍女托着個銀盤進來，盤裏放着一張客人的名片。伊爾麥心不在焉似的讀着名片上的字：退職少校奧都·豐·斯塔爾克。
伊爾麥聳聳她的肩膀說道：

「這個斯塔爾克是誰呀，你認識卡爾？」

「這是第一次，我聽得這人名。」

「他要見你，教授先生。」那侍女說。

「引他到書房裏去罷，我一會兒就來。」

發拜爾站起來了，站起來的時候踏着那些報紙。他拍拍那條狗的項頂，將眼鏡收入眼鏡盒子裏，於是走到書房裏去了。

在書房裏，主人和客人坐着，對面看着，於是房裏的空氣就漸漸變成了非常的警戒。斯塔爾克將他那有風濕痛的紫醬色的手擺在膝頭，開始咳嗽起來。等到把喉嚨咳清爽了，他舉手摸着他的胸脯，這里掛得有黑白紋的絲帶。這是能夠鼓起他的勇氣來的。

「我喚做奧都·豐·斯塔爾克。現在我是老了。在我壯年有爲的時代，在大戰前，我發明了噴火器。大戰時我完成了這武器，倒也很給了敵人不少的損失，人們呼我爲「黑暗之王子。」那時我以爲我的噴火器很可以把戰事解決的了，然而那時你就出場了。是你，把瓦斯的威力顯示給人類看。你創造了瓦斯戰爭，蓋過了我的風頭。也許我可以說，你

是像一個藝術家，經驗充足，隨你所欲地改變了戰爭的面目，而我只有失敗的份兒了。但是戰爭的海有怒潮也有平潮。怒潮來時，燬滅了你和我。這也燬滅了德國。我今天來，可不是專說這種話的。能夠再一度救援我們的國家的，只有像你這樣的人了。」

這當兒，發拜爾教授插口道：

「不要忘記凡爾賽和約第一百〇一條依然存在。照這一條，德國是永遠不許製造各種瓦斯的。我們可以用化學的手溜彈，但只限於性質柔和的，以便鎮壓工人們的示威游行罷了。只是這一點絕對只這一點。」

斯塔爾克捏緊了他的風濕痛的手指。

「教授先生，和約是人訂立的。人也可以撕毀和約。今日之下，我們所見的德國是什麼？混亂。我們是在革命的危急關頭了。我是一個老軍人。我知道，戰爭是什麼，而跟着戰爭來的又是什麼。只給我一點暗示就夠了，我懂得許多事情。我今天來，只請教你一句話：請告訴我，教授先生，這，這一點一定不夠能……」

發拜爾鼓起了他的腮巴。

「你是什麼意思——這一點一定不夠你說「這一點一定不夠」是什麼意思？」

「我說這句話時，我是在想着你的回答。我再說一遍：從前曾有一時我嫉妬，甚至有時我恨你，——以為你奪了我的名氣去，但是你的勝利是那麼大，以至被你壓倒的人也敬重你，也引你為榮。我要用這樣的字句來表示我的敬意：老德意志，那是仍在我心裏跳動的，請問你，是否牠還可以起死回生呢？」

「少校先生！我曾經從實驗室裏出來一次，把科學的真正力量證明給人們看。照你的話判斷起來，我的確是證明了的。是不是還會再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呢——我不能回答你，我的年紀也不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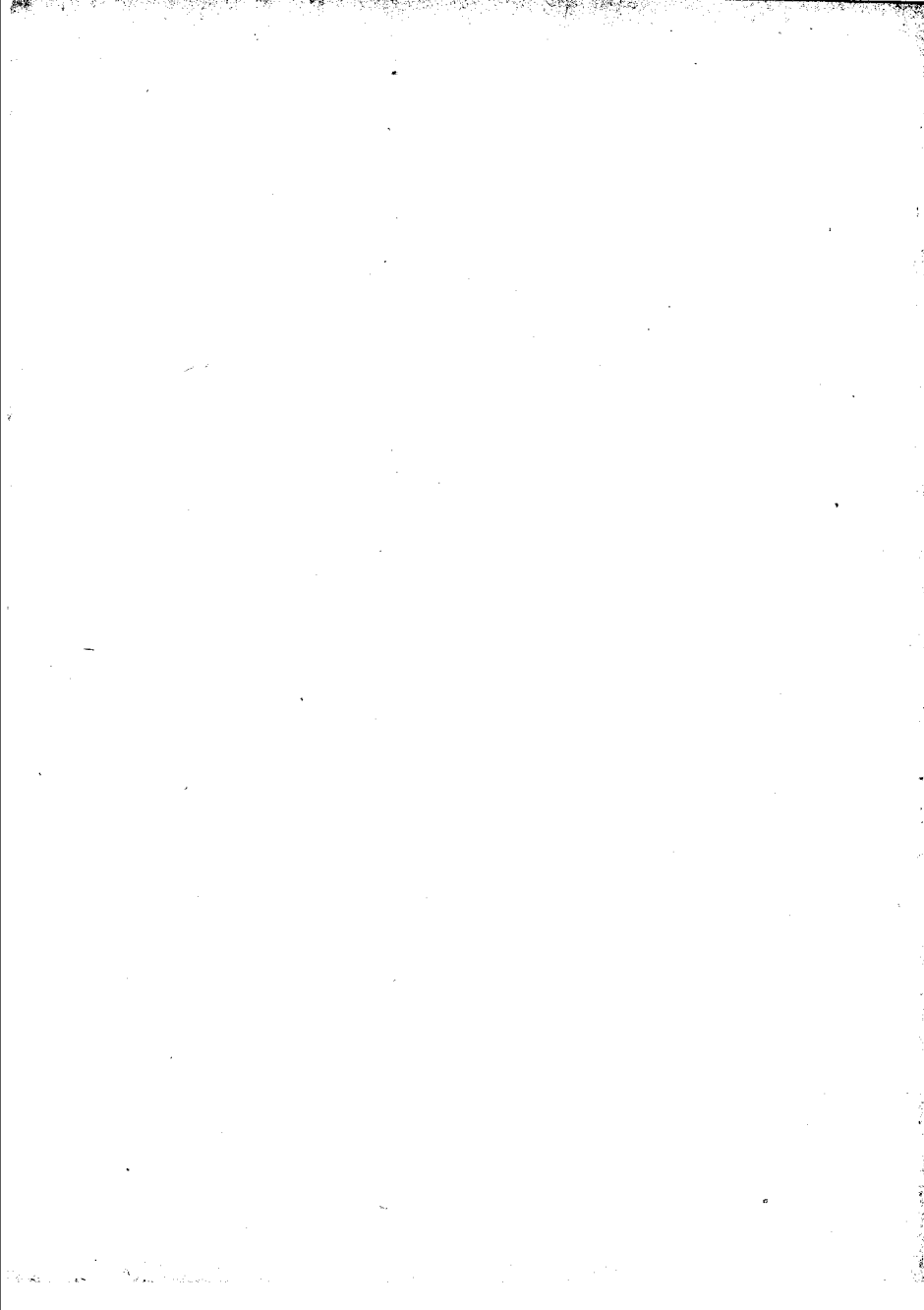
「教授先生，我不能相信你的話。奇爾文工廠那個塔甚至在今日之下也還在……」
發拜爾教授抽身往後仰靠着他的椅子背。他是不高興了。

「教授先生以為他的科學是超然和政治無關的。但是他的科學既已為德國而服

務，既已幫助了德國軍隊的勝利。你不能證明給我，你不是一個德國人。我只要曉得你是何等樣的德國人，你是第三帝國的德人呢，還是……哦，這一切都跟你不相干麼？」

發拜爾教授聳聳他的肩膀。

「你拒絕了回答我？那麼，至少請告訴我——苛爾支工廠那個塔所要威脅的人到底是誰？」



第十九章

美妙的夢想

「他們對我說，你病得很重，他們說你談話困難。我本不打算來打擾你了，但是我曾經到處找過你，所以我今天不能不把我爲什麼要到這里來的原故告訴你。」

他說時，帶着很顯然的生硬發音。他那灰色的衣服，灰色的頭髮，灰色的臉有兩片薄嘴唇，以及灰色的眼睛，——構成了完備的喬裝。要猜度出他的職業和他的居心，是不可能的。他並沒脫去他左手上的灰色手套。他這手是納在衣袋裏的。斯塔爾克呢，則埋坐在他的高背軟椅裏。他不說一句話。他只是點着頭。他點着頭，那個不相識的來客就接着說下去了。

「我喚做什麼名字，那是無關緊要的。如果我告訴你，有一時我被呼爲赫金斯，後來又被呼爲司托克，又後來被呼爲拉復滑，於是又被呼爲卡勤呂尼，於是仍舊又被呼爲赫

金斯——這不過是我把我的小傳略展開幾頁罷了。你只要知道我是一向在找你，而且只找你，這就夠了。」

這不認識的客人偃身向前，許久的時候定睛看着高背椅裏那個黑魘魘的粗大的身體，這身體會令人起了是塑在椅子裏的印象。

「原來這就是「黑暗之親王」麼？原來就是他！他就是有名的「黑暗之親王。」我送了他我的左手的「黑暗之親王」呀，」這時他將他的左手從衣袋裏抽出來，敲着那桌子。

那一隻假手的最輕微的震動聲被灰色的衣服所緩和而掩蓋了。

「在一九一五年，你的噴火器和毒瓦斯使我們大受驚慌。人們怕得發昏了。你却沒有利用那橫在你面前的意外的可能，而讓我們的頭腦冷靜鎮定起來。我一向絕未留心過戰爭的技術，但自從領教了你的噴火器那天起，我就被戰爭的精靈所佔有了。仇恨之心把我浮托起來，就像救命圈浮托着一個溺水的人。我經過了許多困難，但我的第一次

發明是成功的。現在想起來覺得可笑——我把揮發油罐子埋在地裏，用裝了瓦斯的水罐使之開火。從那時起，我像着了魔似的工作着。我不說你已經知道的那些了。赫金斯的火簇與瓦斯發射器曾經給你們吃過一時的虧。在我工作開頭時，我在前方學得了許多乖。我被你的噴火器結實實擺佈過。我損失了一條臂膊。於是我發誓，定要找出那位使我戰爭熱的那個人的名兒；這戰爭熱是瘋狂的高熱，將我燒了好幾年呢。我先曉得你喚做「黑暗之親王」，但這不過是一個富有詩意的空名。後來我又打聽得你叫做奧都·豐·斯塔爾克，那時我就對自己說：我將找到這個人，不是爲的要羞辱他或殺死他，却是爲的要告訴他，他是一條好漢。」

斯塔爾克不作聲。

「我失去了我所愛的女人，戰爭變成了我的情婦。我本來是運動家，酷好競技，但一切競技既不是一個沒有了一隻臂膊的人所可能，戰爭就成爲我的競技。我們這時代是一個不斷的武裝衝突的時代。我告訴你：自從在法國的一戰（指世界大戰）至今十年之

內，我不大離開戰爭這條路，而且即使我偶然離開，也不過是到我的實驗室去了一轉又回到戰爭。我在什麼地方作戰呢？就是最近幾年來那些戰爭——你知道這幾年來戰爭不能算是很少的。但是所有這一些戰爭比較起正要來到的新戰爭來，只能算是仲夏夜的夢。新戰爭的「砲灰」正在各國產生成長。資本家和科學家都要去打仗，資本家因為懼怕無產階級的發展，科學家因為了混亂的情緒。工會的官僚將調製宣傳的醬油。戰爭將解決了經濟恐慌的問題，將掃除了失業，戰爭將需要鐵和鋼，銅和煤，油，氮氣，紙，皮革，罐頭食品，牛油，牲口——人們已經什麼都準備完成。」

斯塔爾克不作聲。

「在未來的新戰爭，我們將放毒煙，——各種顏色的煙將給大地披上一件奇幻美妙的衣服。而在這煙中將有驚人的大交戰，好漢們的血將再度滋補了大地的金黃的血管，而且給戰勝者塗飾了無敵的光榮。要用瓦斯，——會使得整整一軍的人都變成了癡笑的瘋子的瓦斯。他們會傻笑了幾個鐘頭。世界上沒有一個戲院能夠演出比這更悲劇

的地而且更完美的戲文。要用機械——能夠克服一切障礙，不用駕駛人的機械。這些機械的行動，可以在遠處指揮。但是我們一面打仗一面却也不能忽視這事實：今天的敵人是明天的買主——這一點，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毒瓦斯將穿透任何的防毒面具，我們的磷炸彈是不能弄熄的，將從皮肉燒到骨頭，必要時我們將用燃燒着的磷傾注在市鎮和大路，我們將投毒於水道和井中。從長距離大砲的砲隊發射出來的砲彈的雨，將在數千架飛機遮黑的天空降落。」

斯塔爾克坐在那裏不作聲。

「但願你也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在渴望着一個新的世界大戰呵！統治階級的增長着的精力在找求發洩，而尚未懂得戰爭是什麼的年青人的無限精力也在找求發洩。這些年青人的精力是一向被新近過去的回憶錄和故事所喂養着的。即使是婦女們也夢想着戰爭——婦女們是愛血的，一個勇猛的武官所述的最血淋淋的故事能使婦女的心跳得更快。但是我們如果不幸而沒有那些發明了新式武器戰術的人們，那我們就

只能坐在黑洞洞的戰壕裏等候狙擊兵的流彈或者一個原始地雷所炸來的土塊。我會經去見過發拜爾教授，謝謝他，爲了他的發見已經使得人類歷史起一革命。然而他不了解我，——或許他不願了解我。你是一個老軍人，一個雄壯的頭腦簡單的戰士，而且在噴火器這樁事上是我的教師，我真高興我在煞費苦心找來以後居然能夠見到你。」

斯塔爾克不作聲。

「也許你要問，我們將要去打的，是誰？配得上這樣偉大交戰的戰場在什麼地方？我告訴你——未來大戰的戰場將是全世界凡有無產階級的地方。不是那些爲了我們而勞作的無產階級，也不是那些吞嚥着我們的宣傳的醬油的無產階級，也不是那些可以被我們收買過來的無產階級，也不是那些乖乖地守中立而且爲我們裝軍火的無產階級——却是那些武裝着對我們的憎恨而且只向着一個方向，只朝着蘇維埃俄羅斯送着盼望的眼光的無產階級。」

「世界上已經有過對龍（中國）的戰爭，對新月（回教）的戰爭，對獅和鷹的戰

爭，現在將有對鐮刀與鎚子的戰爭。凡是有這標幟（鐮刀與鎚子）出現的地方，就得有戰爭，凡是舉手歡迎這標幟的，就是我們的仇敵。這就是爲什麼我們的偉大門爭應當聯合全世界的戰士了。這幾年來，我們已經學會了許多。似乎我們還是年青，正像我的朋友所說，我們的血管裏仍舊流着海盜的血，而帝國也不是戴白手套的手所能創造的。你的國家正在革命的前夜；我們將給你救援。我們必須告訴你一件事，親愛的奧都先生——這就是我們不復是敵人了。我們是痛癢相關的親兄弟，我們是被大戰所創造出來的新文化所聯結了的。」

斯塔爾克不作聲。

「現在我已經把我的來意告訴你了。我能夠會見你，慶賀你，真不勝榮幸。這世界現在是又一度極需要着心身靈魂都強健的人。我準備着背誦你們的諾斯凱的那句話——「我以他們的呼我爲渴血的狗諾司凱爲榮幸。」我喜歡聽得你說——「我以他們的呼我爲黑暗之親王爲榮幸。」」

但是斯塔爾克不作聲。

「不久以前，我列席於倫敦的一個大宴會，在這宴會時，那偉大的德國人，東非洲的守禦者萊耶·福勃克將軍，和那偉大的英國人，東非洲的征服者斯末資將軍——這兩位曾經是你打我我打你打了好幾年的，——握手言歡而聯合了。這也就是我所要求於你的。我請你和我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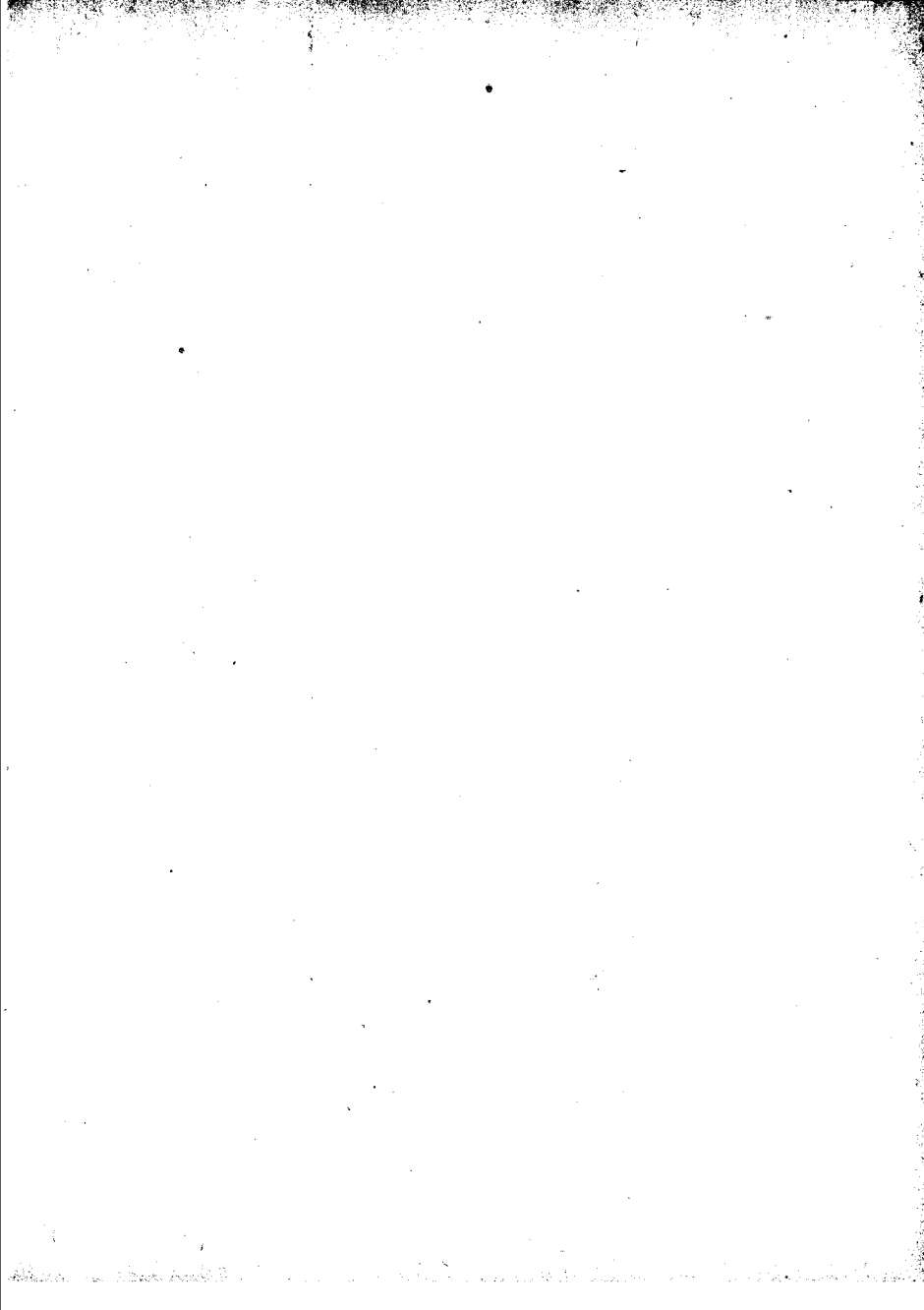
那客人站起來，走到斯塔爾克跟前。血冲上了斯塔爾克的臉。他的前額比紫銅的顏色還要深些。但是他一動不動坐在他的高背椅裏，這椅像是一口堅立着的棺材。那客人咬着他的薄嘴唇，僵身到斯塔爾克的臉上看了一會兒。於是又轉眼看着斯塔爾克的臂膊，用右手摸摸那臂膊。他吃驚地一跳，從那高背椅退後一步。

「瘋癱了！他驚叫着，不能隱藏他的恐怖之感。『該死的那班人，幹麼他們不對我明說？可是真也不幸，先生呀！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相信——怎麼會這樣的？然而明明白是瘋癱了，噯！』他說着又僵身近着斯塔爾克。『你聽得我說的那一切的話麼？』」

斯塔爾克肯定地點着頭。

「那麼當真是瘋癱了麼？」

斯塔爾克又點着頭。那英國人驚駭得幾乎跌倒，連忙抓住了桌子，他那假手在這寂靜的房裏咕咕地發出了怨聲。



第二十章 「今天我們幹些什麼事」

發拜爾教授穿那房間走過，手脚輕便，跟年青人一般。

「今天我們幹了些什麼事，伊爾麥？」

伊爾麥站在他面前，活鮮鮮的而且快活。她知道他是讚美她的，甚至她的一舉一動都會使他愉快——那是再也不會錯的。

「今天我們聽了好的忠實的悲多汶，」她說，「我討厭爵士（Jazz）音樂。明天，卡姐要上米蘭去，我是要去送行的。你有什麼新聞麼，親愛的？」

「我會見了蒲爾哈脫。好久沒有會見他了。他還是那個樣子。他熱心着法西主義快要發狂了。明年開春，他們決定主意要舉行德意志帝國的十六週年慶祝大會。」

伊爾麥交叉着兩手，站在那架日本的圍屏前，姿勢像是祈禱，像是祈禱着圍屏上的

繡花孔雀要牠飛。

「德意志帝國——有這麼一個東西麼？」

發拜爾教授微笑着，輕輕拍着伊爾麥的粉頰。

「拿這話告訴蒲爾哈脫罷。他只知道有第一次凡爾賽——一八七一年凡爾賽條約的紀念日。他們會放砲，會演說。他會咒罵法國和俄國，因為世讎是不能消滅的，而於是就有了第三帝國的空氣了，硬布的女裙將被穿出來……」

「這是很意外的！」伊爾麥叫着，取出一枝加有香氣的紙煙來。但是她這句話是指發拜爾所說的新聞呢，還是指此時剛剛進來而且在門口鞠躬下去的福吉爾——那就很難說了。

福吉爾舉步稍稍向前，像是在跳舞，而且在他走到那日本圍屏跟前時，他那外交家的臉上掠過了許多的表情姿態。

「呵，福吉爾教授，」發拜爾說，「幸會幸會。請坐。你這一向在那裏呀？」

「我去過馬因斯 (Mainz) 和拉物爾庫森 (Laverkusen) 而且遠至于和赫爾司忒 (Höhrst) 一切都上了軌道，只不過」他朝伊爾麥那邊神祕地看了一眼，「有些關於那荷爾文廠的塔的謠言，似乎那邊有些東西不得不從新布置一下了。」

「在這裏你可以用謠言來鋪街路的，」發拜爾說，他的說笑話總是脫口而出，終身如此。福吉爾用了深沉的信仰的眼光定定地看着發拜爾。那條狗才走前來，將牠的尖嘴巴擱到福吉爾的膝頭。這狗是喜歡外交家的，——外交家有一種特別的氣味，跟平常人不同。

「我是有點事情來的，教授，」福吉爾開口了，「那班波爾雪維克人……」

「福吉爾，近來你也變成這樣的一個法西主義者了，甚至你開口閉口總要提到波爾雪維克。波爾雪維主義不過是雅各賓主義 (Jacobinism) 倍以普選主義 (Chartism) 再中和以德國·猶太的哲學。在未開化的民族，這是走進文化的鑰匙，在我們呢，這顯然是寫在牆壁上的和新聞紙上的材料。然而他們的科學家却是真正的學者。我會見過幾

位。他們是出色的科學家。你要和我說的是什麼呢，福吉爾？

「哦，我就是爲了他們的科學家而來的，教授先生。不到三天以前，報紙上登過一個莫斯科通訊，說是有幾打的所謂破壞五年計劃或阻礙五年計劃的人被判決死刑了，而且其中有幾個科學家。」

「我的親愛的福吉爾呀，科學是不能被槍斃的。全歐洲的文化依賴在科學家和學者。只有野蠻人這才槍斃科學家。」

「啊，正是這麼一回事呵。他們槍斃了他們的科學家，只當他們是皮匠呢。」

「伊爾麥親愛的，你倒想一想，要是 Cheka（蘇俄的特務隊）在這裏得了手，來殺了我和福吉爾，那你怎麼辨？當然，他們會饒過你的，因爲你長的標緻。」

發拜爾將他的眼鏡架上了鼻樑。他戴了眼鏡時就像一個中國人。

「哦，什麼事呢，福吉爾？」

福吉爾走到門口，拾起了他進來時放在一張椅子裏的一隻紅色的小皮包。他很小

心地抽出一張折成四的大張的紙來，展開在發拜爾面前。

「這是對於那槍斃的抗議書，」他說，「我們必須以人類的名義而抗議。我是在徵求德國的科學家簽名，這裏已經有了幾位了。」

發拜爾讀着簽了的人名。他讀那抗議書時，眉頭就繃緊了。

「幾打的人被殺，你倒想一想看，伊爾麥，我的孩子，幾打的人被殺了——那劊子手要沒有魔鬼的靈魂一定不敢下手幹那樣的事的。這班人，真真像火石一般的硬心呵。這班人，真是偏激。歷史上有過許多這一類的野蠻的頑固。例如甘必大（Gambetta）當他年青時，他的父親送他到一個遠地的姑母那裏去住。他寫信給他的父親說：「帶開我能，我不願住在這裏了。」他的父親回信答道：「住下去，別胡說。」那孩子再寫信說，「帶開我，不然，我就要挖出我的眼睛了。」他的父親回答，「不要幹傻事，住下去。」於是甘必大寫了信說：「我已經挖出一隻眼睛了，如果你不帶開我，就要挖出那另一隻眼。」那麼，只好把他帶開。全俄羅斯正是一個甘必大，而且他們已經失去了他們的一隻眼睛，顯然

的。給我那名單，福吉爾，我就簽字。你有筆麼？謝謝，福吉爾。一會兒就會乾。」

(完)

鐵霍諾夫自傳

Nikolai Semyonovich Tikhonov, 1896—

有一回，一個讀者對我說，他不滿於我的藍色小包之民歌（Ballad of the Blue Parcel）的一點，是沒有結局。

「抱歉，」我說，「可是你所謂結局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應當給那個出色的人物一枚紅旂勳章，因為不如此則他的事業便是落空了的。」

啊，我的文學事業的大部分曾經是落空的。我是算作一個寫實主義者開始了我的文學事業的。我從事於散文。那時我八歲，寫在一塊灰色的厚紙上，（這本來是包鱈魚用的，）摹仿着左拉（Zola）的一部小說。七年以後，我寫了小說了，——或者不如說我

以爭自由爲題目寫了一套的小說。我在不平的大路 (The Rough Road) 裏把馬來人從荷蘭的羈轆下解放出去，在約翰·亨潑登 (John Hampden) 裏把中國人從外人租界解放出來，在沙漠命運 (Desert Fate) 中解放了法蘭西治下的阿爾及耳人，在特坎的森林 (Forests of the Deccan) 解放了英吉利治下的印度。

所有這一些作品——一個孩子的大膽的率真的手寫下來的，現在仍舊躺在我的書桌抽屜內。有時我拿出來，看着那黃舊紙上的淡灰墨蹟，我就感到了憂悵。筆調多麼抽直，思想多麼淺顯而表面，多麼熱心地胡亂猜想那些從沒見過的事物——而尤其是多麼自不量力。

我生長在一個戰爭的時代：正當土耳其人跟希臘人打仗，美國人沉死了西班牙人，「大亨們」壓迫着歐洲人而歐洲人劫掠東方的專制君王的宮殿，正當南非洲的荷蘭人在德蘭斯瓦爾 (Transvaal) 的草原把不列顛的軍隊的傳統吹得精光，正當日本人從俄國和中國拿走了旅順口，正當意大利取得了黎波裏 (Tripoli) 而整個巴爾

幹半島戰火熊熊的時代。我以為我之出世不在戰鼓蓬蓬的包圍中而在聖彼得堡相近的小鎮一個平靜的職工的家庭裏，竟乃有點怪。我的童年的全部，就是和兵們軋淘，而且寫一些真正是戰爭的小說。為此我受了責罰。因為要找出紙上打仗和真真打仗的區別來，我不得不親自變成了一個兵了。一向只在狹小地面看見過四輪敞車上的馬兒的我，於是就變成一個輕騎兵了。

劣性的土耳其斯坦馬，營房的馬槽，營裏茶爐上的一盅水。馬呢，即使沒有釘蹄鐵，也能踢你個老大吃滌，而且踢的很準。森林呢，要是你不戴着手套去砍柴，那你的手就會凍牢在斧頭柄上。要做一個掃除馬棚裏的肥料的專家也得足足有一個半月的訓練才行。我的周圍全是我書裏的英雄。我發見他們到處受着不好的待遇，他們常常流浪，常常挨冷，而且常常打架，打架，直到死為止，而於是我的孩子氣的冒險小說也和他們一同死了。

三

十九歲那年，我在騎兵隊裏。他們常常和我的英雄們賭錢。他們老是絮聒着我的英

雄們說，他們打仗是爲了自由而反對德帝國主義。革命像雪崩一般落在前線上，而且帶進了那個誰也躲不開的偉大時代來了。

結果是當我在紅軍的時候我所寫的主要是詩。時代的熱心像春風一樣沉醉了我。我成爲詩之信徒。現在這些日子，人們說散文佔了詩的上風，說得很多，然而不論我們把散文的優勢說得如何，我們總不能將詩趕出於生活之外。詩或許退縮到不大認得出來，或許弄到囚首垢面，或許窮苦到靠周恤過日子，然而我們不能將牠完全趕出生活之外去，牠還是死捱着作爲人生的主要部分。詩從語言的本然裏出來，強迫着選用最好的字眼，詩見於格言和俗諺，詩在舞台上出場，它巡行於集體農場，兵隊的營房，大學校，以及工廠，詩以莊嚴的銘讚給長篇小說和短篇故事開門。詩是不斷地和散文角鬥的，因爲散文好像乾燥的陸地而詩則像永遠有波濤起伏的海洋。這便是我所寫的許多詩雖則大部分都不好而我總不放棄作詩之故。我曾經歷試過許多題目，許多格律，而且曾經有許多次變換我的作風，——我曾經費了很多苦心「找求英雄」爲的要找到時代的精神。

我曾經長久爲「眼高手低」的性習所苦。這是我的第二個大毛病。誠實之於詩，其重要與音節一般。我於詩是誠實的，但是另外的那個媒介物（喚我的，是散文）太強有力了，非我所能拒絕。

我再轉到了散文。我從前寫過一架坦克比一個心偉大了一千倍。我從前又寫過數百萬碼的人皮爲倒鈎鐵絲網所撕破……但是坦克和倒鈎鐵絲，無線電和戰鬥飛機，全是人的手，工人們的手，所製造的，而所有這些手沒有一隻會比一枝短槍的槍身爲長。有一個簡單的故事必須被講述，而這就是土地與人的故事——我說過這樣的話。

現在我要加說道：是蘇維埃土地與蘇維埃人的故事。

現在我又加說道：是在我們這時代參加着階級鬥爭的所有各種類的人的故事。多麼體面然而多麼困難的功課呵。百年以前，果戈理（Gogol）悲傷於自己之被稱爲僅描寫了人生的污點，僅描寫了事物的醜惡一面，然而普式庚（Pushkin）則有幸而嬉遊於歡樂而幸福的藝術。我呢，沉浸於現代的人生更深，就覺得寫作一事更複雜而困難。

每次新寫一詩，每次新寫一小說，我要找着時代的精神，而我每次束手無能爲力。多麼快活呵，那些毫不費力地寫着長篇小說的作者——他們用鮮明的顏色描出最能動人的場面，他們自信已經達到了他們的目標，因而自滿，他們滿足地讓什麼都從他們的天才飛速奔放之前退避開。但是我不滿意於現在此種文壇巨人的闊大篇幅和飛快的工作。我知道，我將來還有作品出來，而且現在已經寫了一部分，我描出了黑色的……忠實的圖畫，但是這並不使我安心，我覺得這不是我所寫的。

而這是我的第三個大毛病。

我所要寫的：既不漏遺了歡樂，也不漏遺了痛苦；不至於自命不凡，然而同時也不會讓我自己不自覺地滑進了粗製濫造的——可也有廉價的名譽的閃光的——光滑的地板。

那麼，到現在爲止我的種種不同的態度對不對呢？就牠們一直下來的情形而言，是對的，然而還嫌不夠，還要一點兒添加。我要寫得簡潔，緊縮，我要寫點兒什麼新的，我要寫

點兒什麼強有力的。這就是我的微小然而堅決的野心了。

我的一生見過那麼多的恐怖，以至我變得心硬了，——正跟我的同時代人一樣。而且我也分有了那麼多的幸福，因而同時我也是樂觀派。我沒有那我所極願有的文辭的天才。我缺乏那表現我所見的周圍一切事物的力量。因此我的手常常無力地垂下。

光是到現在為止我所寫的幾千頁的詩和散文只不過是我的習作，而我的真正的工作不過是現在方始開頭罷了。

我生於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因此我現在正當做些真正工作的盛年。

譯後記

戰爭在蘇聯文壇上是有名的傑作。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第二次大會時，蘇聯文學現狀的報告中舉出此書，稱爲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代表作品之一。原文頗長，這裏譯的是根據了 Anthony Wixley 的英譯節本，見於一九三二年國際文學二三期合冊。

雖然是一個節本，但也可以窺見原作的面目了。這部小說跟歷來各種的歐洲大戰小說有顯然不同的地方：第一，這是用革命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來照明了歐洲大戰的成因，科學家如何幫凶，產業巨頭如何因戰爭而獲利，以及最近幾年來帝國主義國家如何在製造在加緊準備反蘇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第二，這就不是個人「回憶錄」式的戰爭小說，而是帝國主義陰謀的分析和暴露。

原作者的生平已見他的自傳，這是根據了一九三四年三月的國際文學英文本轉

譯的。

書中講到毒瓦斯時，有許多化學名詞，很使我叫苦。幸而脫稿後得由文化生_子出版
社轉請吳先生核正，這意外的幫助，我謹在這裏道謝。

一九三六年倫敦海軍會議破裂之日，

茅盾記於上海寓次。